

天下

卅三年元月

新年特大號

第五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

杭州 翁隆盛茶號

上海分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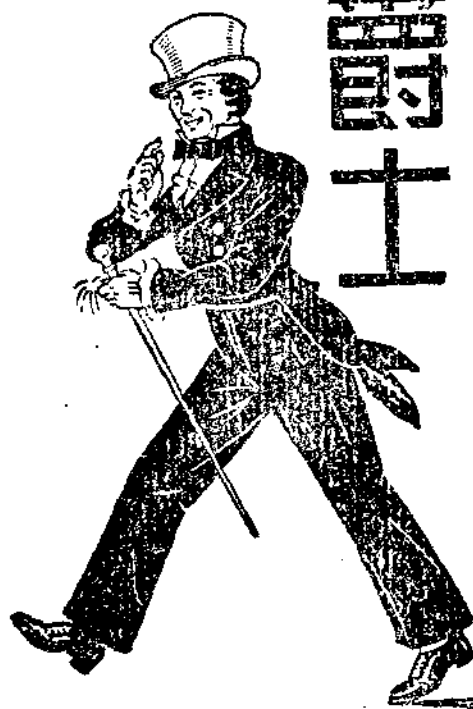


開設二百餘年
專售上等名茶
品質比眾精良
服務格外週到

地址：南京路山西路東
電話：九七六六六

最新型咖啡館

咖啡 · 美點 · 西菜



爵士

西藏路二四二號
電話九〇〇七

：設備：
舒適軟座 新型壁畫
小型舞池 別有風趣

：燈光：
專家設計 情調幽美
談心暖茗 燈旒溫馨

：音樂：
麥克爵士樂隊演奏
海上著名歌星獻唱

深 得 喜 心

！命生新我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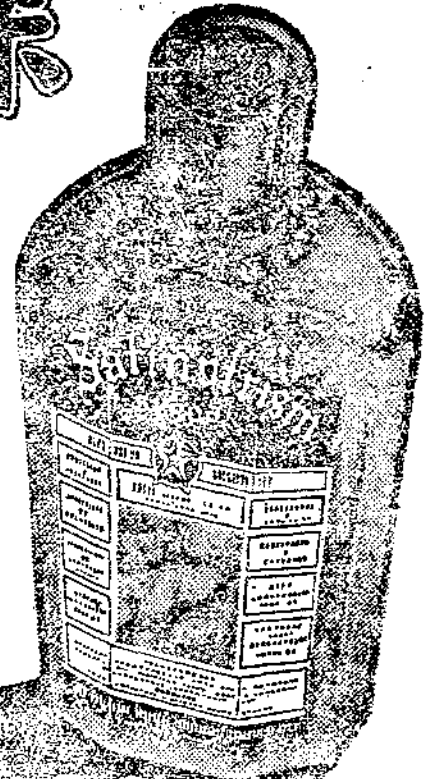
！力動新我給

血液為生命的中心。營養是生命的動力。一深「得喜心」以補血與營養為基點。每一西西均含有足量之造血要素——新星特製濃縮肝精。及增強活力之維他命A B 1 B 2 C D。健腦。却癆。補骨之維鈣。常服使兒童增加發育力。中年獲得新動力。老年人更得新生命。此在醫藥界已獲得最高評價。更譽為理想的大補藥！

大瓶特價
藥房普遍發售



新星藥廠監製



足量維他命A B C D

鈣劑中最成功之出品



鈣素母

壯骨固齒
防癆補肺



關美科藥廠出品

公藥房均有經售

人之初，生長在滋養豐富胞胎之內。人之沒，消失了精血和賀爾蒙之故。而營養素所成之胎兒，其功用之助：製體行胎。調補老衰虛弱，還有何種藥物可比？

胎生家



上海新亞藥廠
製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介紹光化製藥廠

史碩

——以實事求是精神取信於社會——

光化製藥廠創立於民國三十年八月，

係由光華大學化學系畢業同學，和教授友

好等集資開設。「書生經商」，一切作風

總和人家有些兩樣。他們抱着純正的宗旨

，堅強的毅力，悉心研究，埋頭苦幹，忽

忽地已經搭着三個年頭了。

博愛精神

從開始以來，光化製藥廠的

主持者，就一貫地抱着「博

愛」精神，想從他們的本位工作上，為社

會，為國家，為人類，做一些有價值的貢

獻。不問環境如何困難，設備如何簡單，

他們把握住「愛人類」的這個中心思想，

奮力邁進。到現在總算有了良好的結果，

受到多方面的鼓勵和稱譽。他們知道這是

一種苦工之下的酬報，是經營藥廠者應盡

的責職。決不敢以此自滿，故步自封。以

實事求是

的精神，

來取信於

合乎理想

醫師們賞識光化出品，因為

它們成份準確，功效靈驗。

一般人或者對於這一家新進藥廠的出品，

尚未深切認識，——因為他們過去很少對

外宣傳——可是你如果信任你的醫師，就

會同樣地信仰他們的出品無疑了。

光化藥廠以最新化學治療劑「對氮苯

磺醯胺」一類製劑為研究目標，故對於這

一類化學製劑的製造，最富心得。其出品



社會，這
是他們的
信條。

有「二（對氮苯磺醯胺）嘍唑」，名之為「天佑寧」；「二（對氮苯磺醯胺）吡呢」，名「適安甯」；「（對氮苯磺醯胺）苯磺醯胺」，名「第蘇甯」；分針劑及片劑，醫界採用後，深覺合乎理想。甚為滿意。

堅守信條

關於營養劑，如維他命B之

針劑及片劑，名「適倍命」

；及有機鈣磷鹽複合製劑「光化鈣」片

劑，對於發育期兒童，及身體虛弱者服之

，最為適宜，具有肺癆症象者，尤須服用

，功效至驗。

目下光化出品雖不甚多，可是在實事

求是的信條之下，他們一方面顧到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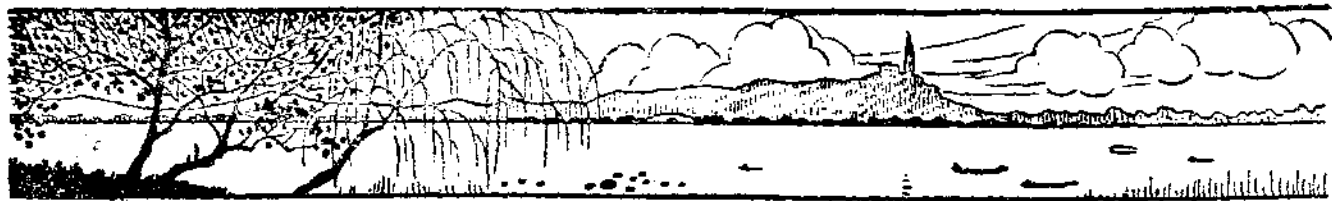
信用，一方面更要顧到將來的前途，決不

願意草率從事，欺騙大眾。

「光明燦爛，化奪天工」，倒可以代

表示他們的立場哩。





天下半月刊第五期目次

中華民國卅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本期新年特大號每册零售廿元

回顧與前瞻……………編者(四)

記余叔岩之種種……………唐慶增(六)

書的故事……………紀果庵(九)

談遲睡……………班公(一三)

生活特寫專輯

夜雨蕉窗錄……………清流(一五)
 人生的浪花……………江泓(一八)
 大學的陰暗面……………孫一帆(一九)
 雙料的黑良心……………庸(二一)
 蕪煞鄉鄰，餓死老婆……………桑神(二三)
 鑿飯碗鏤了……………白駒(二五)

論男女做朋友……………予且(二七)

攬鏡談……………王仲鄂(二八)

長命新錄……………守拙(三〇)

泰山舊遊記……………湯之盤(三二)

世界名著 流犯餘生記……………唐牧(三六)

散步的藝術……………陳世鵬(四〇)

北歐的石頭城……………沈翊鷗(四二)

文天祥……………諸葛蓉(四四)

春去也……………諸葛蓉(四五)

化身博士……………諸葛蓉(四五)

窮途(小說)……………楊紅蓼(四六)

搬家之前……………嵐影(四九)

長篇連載 三眠……………勁風(五一)

封面銅圖：八達嶺雄姿

回顧與前瞻

——代卷頭語——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我們除了敬向讀者諸君道一聲「恭賀年禧」外，回顧以往，前瞻來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們已經有了一個並不使人失望的過去，懼的是我們將怎樣的去爭取那更艱難，更複雜的將來。

辦刊物確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眼望着「天下」已順利地出了五期，可是在過去二三個月中，爲了要維護，要發展這本刊物的生命，不知曾經付了多少精神和物質上的代價。問題是單純地在於我們辦刊物祇是爲了性之所好，爲了想爲讀者在幾乎已經成爲定型的雜誌界中，供獻一本新型的，獨特的，正投合他們所需要的刊物。惟其如此，物質上的困難固須竭力克服，刊物內容方面之取材，尤實，不時求進，更需要無盡的精力之灌溉和培育。從籌備創刊直到現在，蔣槐青和葉勁風兩先生確實胼手胝足，在這兩方面下了極大的努力。

我之認識槐青兄，在前年七月七日申報編輯部全人晉隆聚餐席上。那時我忝爲申報特約

訪員，被邀參加。趕到晉隆，進入預先定好的房間，四顧無人，原來我生恐趕到，結果竟是第一個到。俄而門簾起處，進來了一個生人。祇看他穿了派力斯西裝，眉清目秀，精神奕奕，我便趨前請教尊姓大名，他說姓蔣，我說「您是蔣槐青先生？」他說「您是葛家良先生？」

「大家都沒猜錯，實在彼此神交已久，對面不相識，而今通過姓名，當然一見如故。最初常聽得人說他爲人利害，我見了他起先有些戰戰兢兢，日子一久，反覺得他和藹可親。他對於朋友，勇於負責，生性耿直爽達，絕無虛偽做作。我最欽佩他的，倒不在此，而在他的好嘗試，好創造，好進取的精神，「天下」就是這樣給他打出來的。他說他今後沒有什麼另的企圖，預備專心致力於辦刊物。說不定不久他還有另一種刊物要問世啊！在這裏，我預祝他成功！」

葉勁風先生確稱得是文壇老英雄。在他爲商務印書館主編小說世界的時候，恐怕我還不到十歲。我認識他是在「天下」創刊之後。他是中等身材，瘦瘦的，微黑的臉，說起話來，一面嚼着板烟，聲調輕而快，沈而遠，十足學者風度。他平時担任教職，已經很忙，而今忙

裏抽閑，爲「天下」奔波，在編輯方面，擊刺經營，不遺餘力，他的辦事精神，亦許我們後輩遠遠不及他哩！

的確，蔣葉兩公得并稱爲「天下」開國元勳，在他們主持之下，刊物本身在逐步進展中。創刊以來，謬承讀者及全文讚許，我們受寵之下，實深慚愧，因爲這些離開我們的理想還是很遠，今後決計把作者的陣容更加充實，把內容水準繼續提高，儘速往理想範圍內走去。同時我們又渴望讀者及全文的批評。最近有一篇「評天下創刊號」的文章。那位讀者在旁邊加了紅框，批了幾個大字，說：「如此謾罵的亂寫，鄙人甚爲不服，請貴主編有以駁正之。」對於這位讀者的好意，我們實在非常感謝，不過人家對於「天下」，無論褒貶，祇要褒之成理，貶之成理，我們無不誠心接受，力圖改進，使天下真正能成爲普天下人的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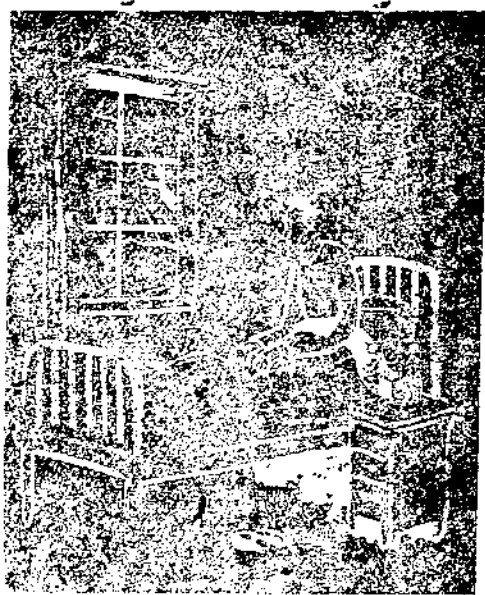
再說「天下」取材，槐青兄在創刊號內就說希望篇篇「言之有物」，而以「山水人物思想」爲主體，而他自己去主張注重特寫，因爲要免抄人家的老調，另創獨特的作風。這一原則當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可是爲了使內容更趨

活潑新穎起見，已決定把「山水人物思想」的主體擴展為「雜感小品，散文特寫」，在這歲月更新的季節，我們謹願標此為今後努力的方針。

準此新原則，我們試分析一下以往四期的取材。「天下之道」，「進擊的年齡」，「靈感的化身」等等，都是雜感文的上乘。趙君豪先生的「午夜翻書記」和甘貝先生的「旅行中的睡趣」可代表小品傑作。胡山源和王仲鄂兩先生的散文冠極一時，「雨天」，「藍天」和「簾下偶記」不是都值得讀再三，回味無窮的嗎？在特寫項下，南山君的「手術室內外」，薛金鏞君的「饅頭山礦山生活記實」，單以「理的一肺病患者的樂園」，等等，都該向讀者推薦。他如諸葛慕君的「半月劇譯」，夾敘夾議，別創一格。至於兩大長篇，唐牧君譯述的「流犯餘生記」和葉勁風先生的小說「三眠」，屢有讀者來信請求從速發行單行本，亦可知此兩長篇價值之一般了。

本期新年特大號，質量俱優，篇幅由四十

頁增至五十六頁。文字增至二十餘篇。唐慶培先生平素不大寫文章，今番居然為「天下」寫了一篇「記余叔岩之種種」，這是我們給讀者的一件新年禮物。紀果庵先生自南京寄來的一書的故事」，清新雋永，引人入勝。予且的「論男女做朋友」，一個很普通的問題，給他說



得活龍活現，又可發人猛省，予且先生寫這類文章，真是拿手好戲。王仲鄂不該是陌生名字，因為他的作品連本期在內已連登了三期，他的「攬鏡談」，頗堪令人耐味尋思。守拙的「長命新錄」，湯之盤的「泰山舊遊記」，班公的「談遲遲」，各有特色，讓讀者自己去玩味

罷。這期添了一個「生活特寫專輯」，為職業生活徵文所得，因篇幅關係，先選載六篇。「夜雨蕉窗錄」為一個新聞記者改行做教員感覺苦悶的供狀。「人生的浪花」為江泓小姐脫離話劇圈的自白，行文清新典麗，和她踏入職業圈時所寫的發表於新都周刊第四期的「舊夢的殘痕」，可以媲美。「大學的陰暗面」暴露現時上海大學生活的腐敗，足資警惕。「雙料的黑良心」，「嚇煞鄉鄰，餓死老婆！」「鐵飯碗碎了！」是開烟紙店的二房東，銀行員及郵務員生活的隱痛。紀實敘事，可見社會情形之一般。「生活特輯」下期預備連續，過後如有佳作，當陸續發表。

過去，現在，和將來是三位一體的。有了過去，方有現在，有了現在，方有將來。我們處身「現在」，一面回顧，一面前瞻，依據「過去」所得的經驗，從「現在」開始，創造「將來」美滿的天下。我們有毅力，有熱情，千艱萬難，在所不辭，讀者們，和我們攜起手來，一同來打我們的「天下」吧！（葛家良）



記余叔岩之種種

唐慶增

余叔岩逝矣，迴憶昔日紅氍毹上，清歌妙舞，詎料鈞天妙奏，遽成絕響，誠爲劇壇上大損失。數月來南北評劇家於叔岩之事蹟技藝，所述甚詳，可不贅述，茲文僅就各家所未及敘述者，加以補充，續貂之謂，知不免也。

評衡伶工演藝，不外唱做念打扮相等數項，叔岩之唱口勁，絕佳，無倒字之弊，噪雖限於天賦，惟其歌饒有韻味，能令人咀嚼不盡。作工甚細膩傳神，念白於字眼甚講究，故蒼勁有力，武工極有根底，扮相則頗合於儒雅一條件。負盛名數十年，非倖致也。

其演劇之缺點，在（一）其唱墊字太多，亂加啊囉等音，有時行腔流於纖巧，殊不大方。（二）作工固佳，惟有時有自作聰明之處，不免過火，且搖頭晃腦，極不雅觀，曩年會著優伶之形形色色一文，揭載於舊都之戲劇新報，於叔岩曾有評語云：「叔岩作工雖佳，有時不免過火，每逢上場，便搖頭張口，殊欠鄭重，無齡不然。」

民六老譚逝世而後，叔岩久整思動，曾於夏間義務戲中露演三日。是年冬，順天時報舉行菊選，按日以投票結果，揭登報章，凡一月餘，其伶界大王一席，以梅蘭芳票數爲最多，最後一星期中，小樓居首，叔岩突增十數萬票，報端以大字登出，極引起各界注意，結果雖未中選，然可知社會屬望之殷矣。民七之秋，在吉祥數次所演爲盜宗南天門等劇，義務戲中喜演瓊林宴，僅列中軸。民八加入喜羣社及中興社，二社人才薈萃，聲勢極盛，尤以在中興社時代，武生有小樓，且角有瑤卿，此外如桂仙、闔九、瑤如、寶昆、金福、德義、長林、文斌、雲甫、春山、福山、無不羅致其中，可謂民國以來最完整之戲班，茲後遂正式搭班演唱焉。

叔岩能戲極多，其冷僻之劇，皆在新明大戲院羣社時代露演，多爲後來所摒棄不演者。如宮門帶、胭脂虎、三擊掌、迴荆州、太平橋、打登州、下河東、泗州關諸劇，且貼過葭蕕關跑城二劇。轅門斬子在三慶園曾經演過，某君謂其動不了，實非確論，又洗淨山一劇，今人評論者甚多，據余所知，余氏一生演此戲甚勤，在民九以前，固未聞叔岩擅此劇也。

武生戲除戰宛城、蚩蚩廟、連環套、落馬湖等爲世所熟知者外，民八梅蘭芳祖母祝壽，曾演豔陽樓，烏宅堂會演雙橋會之街坊，叔岩母壽辰有春陽友會之蚩蚩廟，去朱光祖，蘭芳演射戟去劉備，其時票友姚恨吾演失街亭，則時爲配王平云。

楊余合作之戲，爲蚩蚩廟、陽平關、青石山、連營寨、八大鎗、戰宛城等，曾在義務戲中合演鎮壇州一次，極爲名貴。與梅蘭芳合演之劇，爲梅龍鎮、打漁殺家、南天門、珠簾寨等。與劉鴻聲龔雲甫合演之劇頗少，惟陽平關迴荆州探母數劇而已。與小培合演則祇有蚩蚩廟一劇。（小

培之施公)

叔岩陽平關蜈蚣廟均不惡、青石山每於舊曆元旦演唱、實一歇工戲。連營寨唱作俱佳，火燒時之跌撲，敏捷尤稱獨步，此劇在叔岩所擅長各戲中，其價值遠在瓊林宴盜宗卷之上，愚見如此，不知當否。

探母一劇，在二十餘年前，演者大都至見母為止，雖鴻聲又宸亦不能演全，惟叔岩則能直演至求情邀赦為止，且能全神貫注，始終不懈。八大鐘以與侯俊山合演為最名貴，斷臂極為敏捷，說書一段極引人入勝。梅龍鎮亦叔岩名劇，聞人言，叔岩此劇，會請益於陳子芳，其好學不倦之精神，有足多者，此戲演來雍華富貴，作工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絲毫不曾失却帝王身份也。

叔岩在劇場中初次演唱珠簾寨，係在民八之春，（其時北方梨園中尚無演此劇者，惟侗五偶於堂會中演唱而已），地點係在吉祥園，配角為德霖瑤卿金福李五慈瑞全，真所謂珠連璧合，旗鼓相當。是日尚有王鳳卿王蕙芳之汾河灣，程繼先之探莊等。不久又在新明出演，蘭芳去二皇娘，如姚玉芙蓉妙香王長林等，皆羅致在內，嗣後遂時時演唱，發兵時神情奇趣環生，比武數場有出神入化之妙。

慶頂珠一劇，最為難演，其難處在做工身段，須與旦角互相呼應，且其身份又與褚彪不同。叔岩此劇，做勝於唱，瑤卿去桂英，與叔岩合演，殺家等場，情景逼真，令人忘其為戲，我國舊劇感化力量極深，深入民間，觀於此劇而益信。

叔岩喜演甯武關，此劇亦負盛譽，惟以較小樓，似有不逮，蓋力量微嫌單薄，不及小樓之魄力雄渾氣象萬千。羣英會之魯肅，頗能將魯子敬之忠厚氣概，曲曲傳出，殊為不易。其餘如碰碑捉放盜宗卷之類，時時貼演，均有特長。要之，叔岩技藝固佳，若以個別之劇而論，如王又宸之洪羊洞，譚小培之八大鐘等，均有突過叔岩之處，不可不辨也。

今之論叔岩劇者，輒推許其戰太平，實則此劇老輩中能者甚多，如王福壽李順亭以及瑞德寶張榮奎諸氏，皆各有所長，即票友時代之言菊朋，此劇亦極負盛名，余氏此劇，反無人道及也。民八九年間之義務戲及堂會中，菊朋時演此劇，極受顧曲者之歡迎。

老譚逝後，捨少數老伶工外，罕有能及叔岩之精博者，惟票友中有懷絕技，為叔岩所不及者，如侗將軍，功夫遠較叔岩為深。即以坐樓殺惜一劇而言，曾觀叔岩與桂鳳台演兩次，叔岩將宋江描寫過於油滑，桂鳳顯示不滿，於戲詞中諷之，蓋宋江係屬機智之輩，演者惟從輕佻二字下手，誤矣。侗五此劇，能從宋江身份上揣摩，而殺惜之身段作工，細緻非常，在叔岩之上。又王君直氏能戲不多，唱工極有韻味，跌宕蒼勁，兼而有之，會聆其失街亭罵曹，迥非叔岩所及，蓋叔岩嗓音為天賦所限，雖下苦工彌補，不能謂無遺憾也。

叔岩之琴師，以李佩卿氏為得心應手，乃王君直所推荐，隨余氏極久。李氏琴腔極嚴密，且不以花點自炫，其人舊習花旦劇，民元二年間，時在各園唱前三齣，後以倒嗓，改習胡琴，此係孫佐臣之徒單澤普氏為余言。

叔岩近時所灌唱片極多，人所共知，其最早之片，係老晉隆所發行，為空城計文昭關等（以小余三勝為名）又百代早年有小紫雲所灌片

數張，或曰即係叔岩，不知是否。

晚近攝影術進步，故伶工劇照，日見其多。叔岩戲裝，如名伶化妝譜中之探母，風度瀟灑，神情絕勝，觀之令人回憶妙曲不置。梨園影事中之定軍山鎮壇州以及國劇畫報中洗浮山翠屏山（與長林合攝）均佳。晚年所攝劇照，以盜宗卷一幀為最佳妙，又國劇畫報中載有童伶時代之小小余三勝，戲劇半月刊中有便裝照，為以前所罕睹。

小樓生前有馮小隱楊塵因為刻專集，戲劇月刊亦有專號為之張目。至為梅蘭芳編纂專集者尤多，合計不下數十種，（以中華書局出版之一種為最早），獨為叔岩編專集或專號者甚少，半月戲劇所編之一種，內容文字，皆極精審。

報載叔岩亡故後，其手抄劇本，已為其家人付諸一炬，深為可惜。按叔岩劇本，大半得自姚增祿，極為名貴，一旦焚毀，殊屬可惜。憶三數年前，大賓館主會將叔岩手抄劇本天雷報及法門寺二劇，影印出售，得資作救濟難民之用，蠅頭小楷，甚工緻，洵可珍也。

叔岩於音韻之學，甚為講究，多得力於魏菊公，其文章亦清麗可誦。前於戲劇月刊中，見其致看雲樓主論聲韻書札，斐然可誦。其梨園十三絕序文，曾載念三期之戲劇春秋中，國劇畫報第一卷十三期中，載有余氏老八板一文，論工尺源流，固非率爾操觚之文字也。

昔張穉子君將西湖風景喻名伶，以初陽台擬楊小樓，放鶴亭擬余叔岩，聞者許為知言。張肖館君用蕭蛻公近代書評評伶工，謂叔岩如「焚餘六經，支離破碎，奇文爛然」，語亦極雋妙。

本刊佳作預告

- 小雪霏霏送舊年.....王仲鄂 一處乾淨明朗的地方.....許季木
- 不可思議的宇宙.....胡悲 香港的宋皇臺.....芳蹤
- 均稱美的韻律.....姜立 教書匠改行記.....秋蛩
- 談白頭偕老.....覃以理 烟雨樓畔.....蘇奇
- 冬寒料峭憶閩南.....季英 珠簾寨攷證.....蘭陵
- 振風塔下.....穆尼 蘭江小語.....姚穎



書的故事

紀果庵

我喜歡收藏一點書，不一定每冊都讀過，看見有趣的書就買下，隨便翻翻，沒事的時候，蓋上兩方圖章或是簽上自己的名字，也是一種喜悅。似乎在越後堂日記上屢次看見這樣的話，我出來翻翻，却翻不到，中國書沒有索引，真是討厭，如日記之類，若不經整理編排，想要利用，蓋更困難。但在同治三年十一月的日記上，却有：

「夜歸館後，童僕漸睡，內外寂然，紅燭灑灑，手注佳茗，異書在案，朱墨爛然。此間受用，正復不盡，何必名山吾廬邪？然或精神不振，或塵務經心，便亦不能領略，此事故當有爾。我輩讀書偶有解會處，不特放浪花月，非可比擬，即良友清談之樂，亦覺尙隔一塵。所恨者，生苦多病，又客居不恒，時被俗人聒擾耳。」

我們處在今日，連這樣的享受也沒有，晚間想抽暇讀點書，不是防空演習就是節約用電，若是連電燈都沒有，油燈自更不必提。白天則是種種俗人俗事「聒擾」，讀書云乎哉。這兒所說的俗人俗事，並不是要將自己列於人世生活之外，實在因為許多人許多事不能不使我們感到頭疼，與我們興趣相去太遠，只好用「俗」字來替代。然我們還是得去煎油煎糖買配給米，到底亦脫不了俗的。所以我每感如陶彭澤之流，終算幸運，生於此時，要仍不免此厄耳。

把讀書作為功利主義的求學問，是一種讀法，亦另是一種境界。我想這未免有時太執着，好像買了獎券，一定盼望得獎，設不得，心中總有一點悵悵，舉問固然要去求，然總以得其自然為佳。我買書不必都讀，這也是理由之一。但是如果讀書屬於耽美主義，那真是需要若干陪襯，明窗，淨几，香茗。插架琳瑯，牙籤萬軸，雖然不是宋元佳槧，却也不是亥豕魯魚的劣本，這還是小事；最低要不愁米，不愁鹽，外面天塌下來與我無干，這才够得上紅袖添香茶煙琴韻的派頭，我們不用說沒有這種環境，就是有此環境，看着北風一起，滿街凍死鬼，恐怕也要興味索然了。我們不是玩物喪志，乃是在可能範圍之中求得一點安慰，正因為現實問題迫得人不敢不認正視，才不能不尋充一隅以為屏蔽，有人罵逃避現實是不對，我是承認的，可是手無斧柯，除此也別無他道。所以把吃飯的錢省下來，買几冊心愛的書，應當是苦惱，而不是快樂，不過隱去了苦惱不講，我們情願為目前一絲溫暖所誘惑而已。

於是就不能像暴發戶那麼，買大部的廿四史，圖書集成之類的，擺在客廳裏充門面，這種書，也許自入主人的廳堂起至以微末的價值再賣給舊貨商人止，竟大半是不會有過主人手澤的。直如晉公仗鏡，璧則猶是，馬齒加長，不過寄存一時罷了。然而架子一定是精美的，裝璜一定是考究的，主人所欣賞以及向別人傲視者，蓋在此而不在彼。若我們則只能收收零星殘帙，家裏是住房客廳書齋三位一體的，書架往往無有，桌頭放不下，也許就置在牆

角，偶爾咬咬牙置辦一二只籐製的小書架，也放不了多少東西，有時便疊床架屋的擺上去，使這種先天不足的家具大有不勝負荷之勢。而且古舊的房子，沒有水泥地，沒有好的天花板，老鼠以書籍為溷廁，天雨更是淋漓淋漓，要想把書保存得乾淨也十分不容易。我又天性懶散，書老是隨手掣出一本就不管了，倒在床上看一會兒便永遠放在床頭，坐在案前檢閱亦可久置不顧，往往一部書分散到好幾處，必需遇見機會才從新釀合延津，太太常為此向我抗議，我也管不了許多，我有一個最高原則，就是書須為我所役而我不能為書所役，越縵堂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日記云：

一自昨夕至今晨，整比書籍，甚費心力；以案頭之書，必取其最要者以待相次而讀，而書有常資考索者，尤宜置於羣籍之前，以吾輩性懶，或有所疑而書壓在下，不便檢閱，輒復置之，遂至此疑終月不決。齋中無書架，僅縱橫置兩桌，又空其十之四為看書作字地，留其十之二置杯碗燈缸奩盒筆硯之屬，全又性頗喜潔，知惜書，即日閱之物，亦必使整齊不少散亂。又不欲見叢殘書，故或篋或閣，或床或几，或近或遠，或高或下，皆極費匠心。

於先生之懶，我則有之，可是要我費一夜的工夫去擺列分類這些「叢殘」，就絕對不耐。去年暑假好像會清理了一次，下着很大的決心，弄得一身臭汗，擺好甲又不易對付乙，排了乙便又捨不得丙丁，如李君之所謂兩案者，我還很抱歉無有。書桌很小，今年才能換一只大點的，據說市價已達千數百元云云，這桌子也放不下几冊書。加上筆墨信件以及小孩子常常不經意放在上邊的書包玩具，一天到晚，倒是連寫字的十分之四也沒有的機會居多。工具書呢，也有幾種，如咬了牙關花十二塊錢買的辭海之類，如今雖值六七百元，我也仍舊不大重視。總感覺這種書是低能的，除非在課堂上講授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時候，要查明一番，其餘用到的時間很少。何況如果真的要問到底，這種東西也是不行。我常見有人寫某人的史傳逕抄中國人名大辭典，無論如何，不大像話。平時讀書，究是陶公的不求甚解態度為主，可以偷懶是第二層，許多書求甚解反失去意味則是誠然也。因之書桌上就沒有工具書的位置，字典等都是放在最下層。這也算是昔賢與我們的區別吧？

既是不必要求有用，買書自然避免一切於實用一途。我可以沒有十三經注疏，可以沒有昭明文選與古文辭類纂，但却願意花一個月的薪水買了崇禎本的「帝京景物略」。這好像太貴族，而實在是出於癖好。譬如我也花五塊錢買一部沒人問津的光緒板或同治板的「都門紀略」，無非因鄉土的敬愛，才有一點研求與求知的心。昨天用一百元買了一盤山志，康熙板同治補修的，亦有數頁模糊不清，題籤乃是家鄉僅有的進士李江先生，這相隔有三千里了，我一直在離盤山四十華里的鄉里中生活二十年，却到今天才看見鄉里的書，不必管內容，其為欣悅，已可曉知。可惜自家的縣志終於買不着，空望遠處的寒空寄遐想。我又希望從我的書中得到一些故事，這即收藏家所說的掌故是，惟此事可遇而不可求耳。去年暑假，曾買到漁洋精華錄，本已有過一部了，可是這一部上面有「李釋哉讀過書」的印記，又全部都校過，似對漁洋之詩，未盡贊可，對箋注之陋，訂正尤多。散釋先生乃昔時授我們宋詩的教授，而且京中寄居的橋西草堂又是我常去的，這書既為先生舊弁，當然還是珠還合浦為佳，秋天草堂約看桂花，遂將書呈還，先生很高興，說是事變中失書甚多，能够覓還的僅此而已，然我的喜悅又過於先生，假使我的藏書中，能够一一逢其故主，那是多麼有趣的因緣呢！所以在散釋翁以僅此一書得歸故主為悵，而我則以居然有一書逢着故主為欣然。人之離合是絕大哀樂，物我一如，物之離合，又焉知不是如此。一種書在幾十年光陰之內，逢到不少刀兵水火之厄，又不知轉移了多少主人，有的主人對牠是寵愛，有的則是冷淡不措意，也許因此就終身淪喪了，為書設想，不是也很可悲悵嗎？葉緣督藏書記事詩記我的遠祖文庭公云：

一韓非口吃著說林，校讎七略似劉歆；山河泡影談何易，一見公羊涕不禁！」注曰：一文達閣微草堂筆記：趙清常沒，子孫窳其遺書，武康山中，白晝鬼哭，何所見之不達也？余嘗與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以為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倘圖書器玩，散落人間，使鑒賞家指點摩挲曰：此紀曉嵐故物，是亦佳話，何所恨哉！又云：嘗見媒媼攜玉佩數事，云某公家求售，外裹殘紙，乃北宋藥公羊傳四頁，為憫悵久之。」

足見文達亦不為達。說一人亡弓人得之的孔子，不知怎麼樣，大率能真的泡影山河者確不多。事變以來，海內書籍付劫灰者何止億萬，我所教讀的學校，在塞上羣山中，放暑假時還太平無事，不料從此自己常閱的幾冊書遂告永訣。說起來有什麼好東西呢？那時我喜歡把上海刊物賣文的稿費改買新書，有好多書店是附帶着郵購部的，這事並不困難，所以雖是山城，却也有郵差送來蓋着上海郵戳的印刷品。每天在校門前等候年老的郵差幾有盼望愛人之心，若買的書遲遲不來，其惆悵思念也不減於失戀。我所常常看的如阿庚畫的「死魂靈百圖」，對照魯迅翁的譯本非常有趣，那時只賣兩塊錢，現在我每次進舊書店都注意這本書，却迄未遇到，或者當時印的便不甚多。又如「蘇聯版畫集」，紙張講究，印刷精美，且有數幅為彩色者，價錢不過一元七八角，今日是想要印也無從印起了。我又喜歡收藏信箋，故亦買魯鄭合編的「北平箋譜」，這書之失落，尤使我思之心痛。廿九年買榮寶齋箋譜不下三部，已要十六元一部，而前後都被朋友索去，目下反一冊無存。日前到松竹齋買了三四種信箋，已竟是一百多元，其花紋尚不是我所愛好者。後來會聽到從塞外古城來的人說，學校的書都被本地人搶光了，在某街中擺了地攤出賣，一角錢一堆，這位朋友並親見一個人從學校裏出來，腳踏車後座上捆了許多本萬有文庫，這自然也是要打入地攤的了，我很癡心的問他會看見我的書嗎，他笑着說，那麼多的書，誰記得你的我的呢？但是我希望着，希望着，直到現在還希望有一天我的書會碰見他的舊主人，如我會把所收的書還給別人一樣。

東湖叢記：「王述菴司寇（昶）有一印云：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勤；願後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遊藝；時整齊，勿廢置；如不材，敢寶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菴傳誠。」這似乎更多此一舉了，藏書家誥誡子孫的很多，但是子孫能遵誠的則極少，甚至可以說沒有。且即使無意拿牠易餅餌，亦不見得沒有人算計，如唐太宗賤蘭亭故事，智永禪師終於被套入圈子。「花隨人聖庵憶」記袁淑六藏書云：「淑六名芳英，道光間名翰林，工文能翰墨，初為松江府知府，時江南遷洪楊之役，公私赤立，文獻掃地，常州蘇州諸家藏書以次流布於外，淑六銳意搜羅，有見必說法得之，莫能與之競。江南北舊家卷冊以及卷滙閣問字堂之片紙隻卷，皆攬有之，以故所藏書，甲於一世。據云，袁龍官歸里，書載數十船以西，盡移存長沙第中，逮歿，未能清釐就緒。其子楡生不喜故書雅記，以五間樓房閉置諸籍，積年不問。光緒初朱肯夫（適然）督學湘中，任滿離湘前，會親蒞五間樓房者勘驗，則兩層自下至棟，皆為書所充塞，非由書踐踏過，莫移一步，以書縱橫堆垛，即移亦無從徧閱，惟隨手翻之，輒是宋元佳槧而已。肯夫出後，為言於木齋，（李盛鐸）時木齋隨官在湘，方以挖揚自許也。肯夫且謂東南文獻菁華，蓋在此五間樓中，聽其殘毀以盡，吾輩之罪也，吾力不及，時亦不許，子其善為謀之。木齋計往宅中驗視，一切如肯夫言。顧安所出其書而理之者？楡生蒙善飲博，境固不俗，然人以鬻故籍諸，必為所挾，客為木齋計，先出重金請楡生所狎友居間恣其取用，用罄，又復餌之，以是往復積數千金，所狎友稍稍吝之，楡生不樂，友因曰：天下有借無償，宜難復借！楡生曰：償乎？吾焉得辦此者！客曰：君乃無產足以議抵者乎？曰：盡之矣。客曰：人言君家書多，吾固未信。楡生距躍曰：嘗乃可易錢乎？客曰：是未可料，姑試為之！明日客齎書數十冊詣木齋所，大抵康乾間版，無甚佳者，姑如其價留之，楡生果

大喜，木齋求觀目錄，容括四大本至，以蠅頭小字書之，非精本且不錄，一望知爲藏家老冊，非檢生所新編也。木齋指名求書，不得，則憑數箱來，令其自理，自是展轉，木齋獲袁氏書不少。明年檢生帶所有數百箱載漢皋，購者鬻集，浙江丁氏亦在其列，木齋盡力求之，如量而止。據其所言，亦志在與蠹虫爭勝，取天下之物，還與天下共之已爾。前後所得，蓋不過原藏十之一二也。此所記恍如聊齋志異聞微筆記，而陳登原君的「典籍聚散考」並不及之，可見尙未爲學林所悉知。費盡心計取之，還是成幾百箱的散出去，無怪令人人生無常之感了。我在事變後也看到不少公私藏書零落散亡，而苦於無法措手，同時更看到不少巧取豪奪的收藏者，尤不便推測其將來何若。不過莊子說得好：「毛嬙西施，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正色？民食芻蕘，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雅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我們把書當做性命，正有人把跳舞賭博當作性命，我們把吃飯錢換了斷簡殘篇，他們把宋元佳槧換了淺斟低唱，其爲有所蔽，在近道的人看了，或者是一樣的罷？

因之又想起一點幼年的事來，我是農家子，可是父親和祖父輩也讀過一點書。祖父且會中了秀才，也有幾大箱書存放着，大約以「大題文府」「小題文鶴」「四書題境味根錄」之類居多，自然是毫無價值。但也有「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繪圖四書速成新體讀本」等，既有圖畫，便爲小孩子所愛好，父親在外面作事，我常吵着請求母親開開衣櫃上面的書箱找這些有趣的書，後來我又發現一部全圖的三國志演義，雖是鉛印本，而每回必有一圖，第一冊又有一百多葉繡像，今日回想，殆是照陳老蓮所繪翻印的，故與他本頗多不同。這寶貝使我滿足了不少天慾望，常常用白紙紗在繡像上描繪，但不久這書就被我看得七零八落，再也够不上原數。就是那些四書字課圖說等，也帶到學校裏去和小朋友賞奇析疑。時間一長，也是東一冊西一冊的收拾不來了，父親會再三的加以申斥，到底改不好。六叔那時已上中學，他也是有書癖的，一年正月，忽然大家商量在客廳裏成立圖書館，我們把那些老古董統統搬出來，又加上自己買的新書，也編了目錄，立了規矩，實際上是沒人去看的，只是給客廳的客廳加上些監綴而已。不意六叔從這年暑假一病不起，僅僅上到中學二年級就夭折了。從彼時起，這些陳穀子爛芝麻的東西，再也沒人收拾過，七八年前祖父病故，我回到家鄉，父親很憤慨的說：「你們這些書，燒的燒了，丟的丟了。我一天到晚在愁城過日子，那管得了這些！再過兩年，恐怕家裏連一本也不會有了。」我聽着殊爲黯然。今春果然父親又來信說，因爲家中不能安居，只好到舅父所辦的小學裏去教點書，錢掙不了多少，爲的是有了職業可以免去許多麻煩，但因所授爲歷史地理等科，一本參考書也沒有，實在困難，要我趕快寄去幾冊。六十歲老人還要去做小學教師，我心裏已覺相當苦痛，而這小學教員又是如此之貧乏。我到市上選了幾種歷史的書，可是查一查都有些不妥當，遂未寄。想還是買通鑑紀事本末等書寄去吧，書還沒有買，聽說父親已不作教師了，但信却無有，我連連寫了信去問，至今也不見回覆，昔人詩云：「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不想因爲幾本書又惹起我的不必要的感傷，真是抱歉，只好打住罷。

十二月十三日，大雪節

本社遷移啓事

本刊因原有社址不敷應用，業已遷至上海江西路四五二號二樓新址辦公，諸希公鑒爲幸。



談遲睡

班公

朋友們都竭力反對我的生活習慣，他們竟沒有一個是贊成我每夜兩點鐘睡覺的。我的枕邊堆滿了書，有鮑士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有蘭姆全集，有焦氏筆乘，也常有三四種新出的雜誌，一到床上，便覺得神清氣爽，極宜看書，有時忽得奇思，還要在筆記簿上像速記一樣的趕快記幾個「要緊字眼」(Key Words)下來，總是不想早些睡着。朋友們都說這個於衛生大有妨礙，可是事實上我倒是愈來愈胖——以前在大學裏讀書時力求健康之道，每天打球，冬天還要吃魚肝油，體重總不過一百十磅，現在一切都置之不理，懶得運動，也買不起補品了，體重倒居然接近了一百五十磅大關。於是朋友們的好意在我看來便不免近於杞人之憂，相應不理；就像現在寫這幾個字時又已十一點三刻，正是所謂半夜三更的時候了，而這篇拙稿還是剛剛起頭呢！

弄堂裏一天到晚踢球打架的小孩子們都已睡熟，靜悄悄的祇是隱隱還聽得見鄰家在收聽無線電播音，金鼓齊鳴，大概是正在播送那一家京戲院子裏的好戲罷？於是忽然又待一念。我想欲做一番大事業者，必須養成遲眠的習慣，如那一位大角兒如果熬不了夜工，他怎麼挑得了大樑，唱得了大軸呢？就說國際間折衝樽俎，恐怕實際的活動也還是在晚上舉行的多。最近有一次國際會議，不是有一位老年的政治家因為吃不消趕夜工請求稍為提早麼？結果是提早了——提到了午夜十二點。這個消息見諸報章，叫我在看報時如何不發出會心的微笑呢？匡衡鑿壁偷光，孫康映雪讀書，名垂千古，無非都是些「夜車」同志而已。你一定讀過福爾摩斯偵探案罷？華生喜歡早睡，終於做來做去祇是一個助手，而神機妙算的福爾摩斯却

往往祇要靜想一夜，狂抽板煙，案犯就會逃不出他的烟霧所聚成的天羅地網。案情越奇詭，福爾摩斯一定越不肯睡覺，他甚至於注射「哥加因」，惟恐睡不着。故曰福爾摩斯的偉大，就在於能夠晚睡，甚至於根本不睡覺也。

前些日子讀報，看見瑞典的斯文海定氏得了一九四二年的諾貝爾獎金了。此人主要的功績是中亞細亞的探險，和中國極有關係，樓蘭古城是他發現的，西北公路是他測定的，徐炳昶袁敦禮諸位教授的功績似乎都及不上他。

可是，此公倒也是我道中人！

我友楊周翰兄在瑞典時就會見過這位大旅行家。原來海定氏必定要到下午三點鐘才起身，吃飯，會客；八點鐘才開始研究撰述，同時必備紙烟一大束，咖啡一大壺，以助文思。你說他這種生活習慣該害病麼？可是在北平時也會聽過他的演講，見過一面，這位老先生早已年逾花甲，却是精神煥發，聲音宏亮，滿面紅光，走起路來比二三十歲的壯年們還要矯健得多！

當然，在深宵不睡的人們之間，一定也發生着不少所謂罪惡。此地我祇是對於罪惡這兩個字覺得還需要有所說明罷了。上賭場恐怕是在夜裏的時候多，賭博當然是罪惡。但是早上交易所裏搶一頂帽子踢一下皮球又算不算賭博呢？二者之間，的確是有些不同的，蓋賭台上所毀滅的只是賭徒自己——一個不知道走正路學好樣的人；而早晨的投機却也連你我都無運累罷了！

你說，舞場，妓院，旅館，和另外那些僻地方的交易豈不是罪惡嗎？誠然，這些在白天是決不會像夜間那樣活躍的。可是你能說這不是一種正當的商業嗎？以其所有，易其所需，誰敢說這便是罪惡？我自己是一個最不喜歡遊舞場的人，因為我實在受不了這種「音樂」，但是我對於做這些買賣的女人，我是同情的。爲甚麼米店老板出賣一升半米便是正當紳士，而出賣肉體的人們便不值半文錢呢？有生命的肉體豈不是比沒有生命的白米更貴重一點麼？

即使這些真是罪惡，我想這世界上有一些罪惡也好。如果大家都是正人君子，恐怕做起戲來連丑角都不能有了。我是弄不大清正人君子和鄉愚之分的，大家遵守中庸之道的結果，屈原之流便祇好跳黃浦了。還是有一些反派角色罷，他們至少可以反襯出正人君子之偉大！——然而我避題了。

與其說黑夜是罪惡的淵藪，倒毋寧說黑夜是比較真摯的時候罷。白天大家做八股，擬廣告，說人家所愛聽的話；夜裏我們在燈下寫老老實實的家信，有時竟也註明一句本廠貨物未必可靠，不可深信天花亂墜的廣告云云。老實話來了。白天容或稍稍擺闊，以免到處白眼，在牀上仔細算一算帳時也許就會有另外一種想法。因爲，夜裏倒底靜一點，白天所鬧得聽不清楚的「良心的話」，在深宵便會漸漸清晰起來，此所以從古至今，會傳下一句「清夜捫心」的話來也。

在白天，我們拚命應付別人——而應付別人實在並不很難。在深夜，我們所要應付的却是「自己」，一切手段，一切謊話，都不中用。惟其難辦，大家便想盡方法，務求馬上睡着，一睡着便逃避了最利害的敵人——這敵人也就是「自己」。這樣說起來，未免有些對不起存心早睡的人，其實他們之中，有些不過是爲衛生秘訣之類的書籍所矇蔽，無足深尤。有些雖想遲睡而寫字間簽到制度所害，不敢不老早上牀去對了天花板數一二

三四，更值得我們的同情。我之所以不得不這樣嘔叨一陣者，無非表示遲眠於健康於道德都沒有什麼害處而已。那種一睡不醒便想服用安眠藥的人，我想祇有兩種。一種是可憐的人：他必須在明天九點另五分以前趕到寫字間；一種是可惡的人：他存心不讓自己的良心說話。如果你天生清福，用不着每天早晨擠電車擠電梯，而又並沒有做出於心欠安的事情，你何必怕失眠呢？靜靜地看看書，望望天花板，豈不也毫無罣礙，心地寧貼？——不過當你真覺得毫無罣礙而又心地寧貼的時候，你倒恐怕又要睡着了，這才是可以祝福的睡眠。

△啓事

本刊第四期中，有詩詞四則，署名「班公」，實則爲蒙戴先生之作，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致歉。蒙班公先生惠函指正，尤深感荷！本社啓

中國戒烟療養院

專門戒除一切癮毒
管理嚴格負責斷癮

分住戒、走戒、出診戒，按照各人體格，施以適當戒法，不論因病或戕弄成癮，保證澈底根絕，病房設備，明淨舒適，抗毒速戒，八日戒絕。

院長金學高醫師

院址 辣斐德路馬浪路轉角
電話 八七四〇九 詳章備索

夜雨蕉窗錄

清 流

一個「新教員」的苦悶

傷心夜雨蕉窗，點半盞寒燈，替諸生改之乎者也。
回首秋風桂院，廢一枝秀筆，為舉家謀柴米油鹽。

遷局的突變，使我能提早一年結束了我的大學課程，便直接面對了一個在這樣人浮於事的環境中尋找職業的難題。幸虧自從大學二年級以後，我在課外已有些工作，憑着過去的關係底發展，我纔僥倖地逃避了「畢業即失業」的厄運，同時開始大胆地把家庭的重擔接受了下來。

由於生活威脅的與日俱增，和白天的閑暇過多，我遂不得不多方尋求兼職，或另找可以成爲主要職務的事情，而把原任工作降爲兼職。我生性好嚐試，除了直接或間接的在口頭上請託朋友外，在某一前後長約一年的時期中，我一共發出自薦求職信十八封。照一個受過西方文明影響的人想像起來，這種方法是挺合理而行得通的。不過，事實終究是事實，直到現在，我所擔任過的職務沒有一樁是自薦得來的。誰說「機會」是由自身努力去找可得的呢？

雖說我想在原有職務之外，多開闢些財源，但是一個新聞從業員，除了拿筆桿，還有什麼事適宜做的呢？幾次三番，我學起了「時髦」想「改行」，可是改什麼行？做官嗎？機會倒有。無如我不會學會趨附逢迎的一套，就說自不量力的登了台，對上巴結不足，對下嚴正有餘，上下相尅，還不是隔夜就給人擡走？五日京兆，在下不作此想，何況現時做官的惟一的無形的代價，我是毫無決心付給的呢！經商嗎？個性不合。平素最瞧不起生意人，又不願意跟生意人多來往，抱

着這種成見，那裏能從此棄筆從商？即使準備改行做做生意，沒有資本，巧婦何能爲無米之炊？如果七拼八湊的籌些本錢，化起來一定捉襟見肘，沒法周轉。譬如今天我買了股票，晚上準是轉帳反側，不能成眠。心裏想着，明天漲了怎樣？跌了又怎樣？不巧，明天果然跌了，借來本錢，那裏蝕得起，於是着了慌，趕緊賣了，還自以爲運氣蝕得不多。誰知，第二天又漲了起來，甚至超過原先買價，便悔不改於前一日胆塞拋出。這樣我始終陷落在憂傷痛悔的深淵中，那又何苦來？

要「兼職」，要「改行」，可是，究竟兼什麼職？改什麼行？

四個月之前，我心血來潮，忽然想做起大學助教來。一則爲了這種職務對於一個離開學校不太久的人，身份很是相合；二則亂離之世，能够及時養深韜晦在學業上多多求進，未始不是一樁美事，而況助教工作不致會怎樣的影響或妨礙我原來的職務。打算既定，我便去託人介紹。不料那個朋友回答我說，做大學助教「沒有意思」，而且我期望之中那所大學在經濟上沒有怎樣健全的基礎。不過他答應給我找事情，又說一定可以找到。那時我不便問他究竟替我介紹什麼事情，祇是懷着一半疑惑，一半期待的心緒，靜候事態的發展。做夢亦想不到，那時他準備給我介紹的是中學教師的職位呢！

常聽得人家說，「粉筆生涯」是「文人末路」，坐「冷板凳」，太「清苦」，太「剝削」自己。以前，有好幾個時期，我會站在許多學生的面前「授課」，可是從未頂過「教師」的頭銜。而今，我害怕教書的生活，不僅要使我躬逢「吃粉筆灰」和「坐冷板凳」的遭遇，並且會剝奪我整個的時間，斬盡我一切「副業」的關係。可是，爲了不忍拒絕人家給我介紹的盛意，尤其是爲了尊重介紹人在這件事上所

生 活 特 寫 專 輯

處地位和所抱動機的重要，我不得不硬了頭皮，抱着不妨一試的心，把這份「差使」承當了下來。

從開始接洽談判的時候起，校方便決定派我教授初中和高中各一班的國文，以及若干次要的課目。在我一貫的想象，國文教師該是前清時代的一些秀才舉人，高聲朗誦起來是搖頭擺尾的，像我這樣在大學裏既非專修國文，而於國學又無特殊根柢，終覺不大相配。朋友們亦說我年紀太輕，毫無國文教師的「老氣」，最好教些別的。可是事已臨頭，規避無從，就是不配，亦祇好裝出配的樣子。除了在調查表上寫了一些使人看得過去，覺得滿意的所謂「教學經驗」外，又把我一向不報多亦不報少的年齡，加上了四歲——二十八歲。說亦奇怪，開學之後，同事中竟還有人猜我的年齡在三十以上哩。哈，哈！

校中教師羣中對於各個薪俸的多寡，相互很為關懷。在開學的第一天，一位同事問我結了婚沒有，我覺得在那時彼此姓名還有些含糊的人，提到如此親切的問題，有些突然；不過不好意思有問無答，亦就回說沒有。他接着開玩笑似的對我說：「你快結婚吧！」我說爲什麼？他便說結了婚可領婚姻津貼，生了孩子另外有「賞」。我感到好奇，問他津貼多少？他說百分之二十，大約四五百元。這一下把我笑壞了。爲了領津貼而去結婚，而去趕緊生孩子，化大本錢，收小利息，祇有馱子纔這般做！

做教員的最怕是批卷，我則不然。雖然每星期有八十份作文卷，外加大小楷，臚清簿，筆記，默書，考卷，一共疊起來，至少可有三尺高。可是，這些我全不怕，我的批卷的速率實在驚人，有一次，四小時內批完四百份考卷，平均每小時改卷一百份，換句話說，在你把這篇拙作讀完的時間內，我已經改畢廿五份卷子。真個我不愛閱卷

，那末像作文卷等不妨請人代改，亦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在我書桌上，簡直難得發見堆得高高的簿子或文卷。我所怕的不是這些。

那末我所怕的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是校中規則太苛刻。教員自晨九時至下午三時半間，不准離校，就是空課，亦不許出外。據說，這是學校數十年來的傳統，非遵守不可。在我，三四年來過着記者的生活，現在亦未完全脫離，來往無定，動靜自如，到如今「坐冷板凳」，既冷又硬，生活方式突變，一時實在難以適應。

第二是校中氣氛太呆滯。我一進這學校，便覺得在周遭缺乏生氣和活力。圈子內不少是教了二十幾年書的「老先生」，其餘大部份亦有十來年的經驗。他們已失去了生活的熱情，湮滅了生活的遠象；教書在他們完全是刻板的機械的公式。他們一空，來很少談到學生們學業的進程，祇是啣了烟捲兒，吸着香茗，擱起了兩隻腳，聊天，清談，談膩了，伏在書案上打盹。可是他們有一點比我輩強，就是他們會「遵從學校數十年來的傳統」。

我雖不輕視教員的職業，自己可從未想到做一輩子的「教書匠」。我進了現在的這個學校，一眼看到這許多教書教了十幾年，廿幾年的「先生」，心中真奇怪他們何以會安守本位到這樣久，難道他們個個都像「萬世師表」中威爾斯先生那樣一生忠於教育嗎？說穿了罷！在十廿年前，他們來這校教書的時候，每月可得百元左右的新俸，那時的一百元說不定可抵到現在的一二萬。於是生活安定了，別的念头亦沒有了，久而久之，生活落入了難以變動的定型，要改行做別的事情亦無行可改了。十年廿年就如這般的過來，在十年廿年之前，他們何嘗會想到在十年廿年之後的今天，還在「替諸生改之乎者也」呢！

生 活 特 寫 專 輯

校中還有一種特殊的風氣。教職員中不少是本校出身，他們自成一爲一個「傳統的體系」，其中有人領袖，有人跟從，所以一唱百和，聲勢浩大。校長先生對他們亦得低聲下氣，他們却不把他「放在心上」反給他取了一個「老頭子」的「別號」（其實他并不老），閑下來，便開「小組座談會」，把他批評得體無完膚，簡直有「彼可取而代之」之概。原因祇有一個：校長在教的資格不及他們的「老」！

對於一校之長，態度如此，像我們「新」教員，在他們看來更是不足道了。「老」的忌「新」，「新」的忌「老」，於是「新」「老」格格不入。「老」的對「新」的，心裏在說：「你們是什麼東西！」「新」的對「老」的，暗地在笑：「老氣橫秋！」

生存在這樣暮氣沉沉的環境中，我怎不害怕？

第三是教書生活太單純。教書難嗎？并不難。在我所做過的事情中，教書是最單純的。它所處理的各種問題，祇像講授，閱卷，維持教室秩序，聽鈴聲進出課堂，等等刻板的一套。它不需要怎樣的思想，計劃，和機智。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有定例可循。乾脆的說，這種工作缺乏「創造性」。日子一久，準是懶了，消沈了，思想遲鈍了，生活枯燥了。我想在這裏不必談什麼說教式的理論，事實終究是事實。我很瞭解理論，可是我担心的却是事實。

正因為教書生活太刻板，太呆滯，太遲鈍了，我不但不願放鬆或放棄原來担任的工作，反而更起勁，更感興趣，一方面固可使生活得有利有調節，另一方面是保持萬一教書生活中斷時的後路，而免生活落入定型到那時改行無從之苦。惟其如此，我在工作上所表現的與二十年的「老教員」不能盡合符節。有時，爲了不情願過分奉制別的工作，對於「校中數十年來的傳統」，老實說，并未毫無保留的遵奉

。在別的教員想來，我或有一大力與援，膽敢「目無法紀」，其實，這是我的個性使然。縱若我有一大力與援，我却不是「仗勢凌人」的傢伙！

校長生恐我變爲「害羣之馬」，而形成整個「傳統」的動搖，會有兩次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給我「警告式的警告」，或「警告式的敬告」。站在教員的立場，對於校長的權威和尊嚴，是沒有向之挑戰的餘地的。所以我對校長自始絕無反感。不過站在校長的立場，如果把關於教員的問題處理得太機械，太生澀，這該是校長方面的損失！

校長先生本身亦是一個傳統的產物。他是校長，是教務長，是訓導主任，是教師；學校佈告他愛自己寫，所以亦做了書記；辦公室內書案，愛由自己整理，所以亦搶了校役的一部份差使；由此可知，他是何等巴細的了。他所不滿意於我的，便是我不能把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半的一段時間，完全化在校裏。我坦白的向他承認我的困難，并且請求他不要把我教了廿幾年書的相提并論，否則我準是使他失望的。我巴不得能够符合他的需要，無如我究竟能做到何等程度，遠我自己亦有些懷疑！

校長又不贊同我的不合傳統的教授法，是在意料之中，亦在意料之外的。雖是一個「新教員」，在學生方面，我取得了他們整個的信心。我不喜歡施用教師的尊嚴和高壓的手段迫使他們就範。「攻心爲上」，我的年輪比他們大不了多少，我懂得他們的心理，我知道他們的興趣所在。因爲這一層的緣故，我自信比別的教師易於促成學生們自動讀書求進的風氣。在談論到教授法的時候，校長先生太刺傷了我的「自尊心」，這亦許他書讀得太多，教得太久，而把「活人」當作「死書」一樣看待的緣故吧！

孰無抱負？孰無理想？無奈了此時艱，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我自知教書不合個性，可是爲了介紹人特別重的面情，爲了「生」了好歹終得「活」下去，我不得不臨時「客串」教員。每當「點半盞寒燈，替諸生改之乎者也」之時，心念「願一枝秃筆，爲舉家謀柴米油鹽」之苦，真不知有幾許「傷心夜雨蕉窗」，「回首秋風桂院」之慨哩！

人生的浪花

江泓

我踏出了話劇圈

當美麗的生命之花盛開的時候，誰不願意盡情的領受這不可多得的燦爛而又可貴的一瞬？

憧憬，美妙的憧憬，當人們想到自己所期望的事情時，他們會情不自禁的興奮起來，由衷的發出了微笑，像進入了另一個理想中的樂園。你讚美吧，那是多餘的，正如讚美天堂是多餘的；你因妒忌而咒詛吧，那更是多餘的，正如咒詛地獄是更多餘的。是的，理想中的樂園，真是人生最可珍的產業，那些已經到達這美妙境地中的人，該怎樣來表現他們的驕傲呢？但有些人竟還不知足的輕輕的走開了。那是多愚蠢的事？！

人的心理畢竟是不可解的謎。思想，感情，畢竟跟天上的雲，海裏的波一樣的虛幻，縹緲，變化得不可捉摸。在我沒有正式演戲時，我是多麼殷切的期望着，可是爲什麼現在又默默地跟它分手了呢？太矛盾的現象！其實，人的生活每天都在演變中，每天都在無盡的相互衝突裏；生活的方面太多了，誰亦沒有更好的方法來把它一一的填平。要使任何方面沒有一絲一毫的缺陷，那怎能辦得到呢？這浪花似的

人生呵！聚了又散了！前邊的泡沫碎了，成了後來者的水波。

我一步步的走近這圈子，現在又一步步的走遠了！別了！然而又不知爲什麼仍頻頻的回顧着，有點留戀嗎？也許。因爲在那種人生的林野中，我剪撥到不少珍貴的標本。這是在白紙黑字的書本裏不容易看到的。

誰不願意永遠在輕快的流波裏盪漾？可是最寶貴的倒是往深處去的發見呀！

恕我自私，我不想把收集來的珍品，讓你們也知道些，因爲我不願意爲自己添上許多莫須有的麻煩。或許你們要責備我，不該說出這種與年齡太不符合的話，那麼請原諒，就算我是突然老了許多好了。

在戲劇圈裏，有各種各式的人羣。有的懷着鋼鐵似的堅貞，在疾風裏掙扎；有的似棉絮般的柔軟，在春天的暖流裏沈醉。一隻隻不同的臉譜，各抱着志願，各照自己的意思忙碌着。

那些專心研究者，整天手不釋卷的沉浸在劇本裏。他們忘記了時間的溜過，在咿咿唔唔中，有時竟也能不知不覺的澈悟到所祈求的一，連那一張滿是油膩的臉，和一頭草丘似的亂髮，也漠然不顧，反正有油彩，頭套來掩飾一切！

有的在喧嘩的氣氛中，在晶亮的燈光裏過得太久了，幾乎使他們模糊了「真實的生活」與「暫作的生活」的區分。這樣縱情的緊迫着熱烈與狂歡，忘了村度過去，更忘了去準備將來，只是微笑着目前的一切，把整個的生活寄託在歡樂中。他們是那樣無憂無慮的一羣！

亦有人想努力，更想殺出一條血路，可以直上青雲。但是不幸得很，他們有的跌倒了，有的竟從此爬不起來。他們被命運播弄着，被環境支配着，仍舊沒有跳過人家的背脊，仍舊跟以前一樣無力的蹣跚着。

更有聰明的人，他們不但努力，而且還敏銳的懂得人的心理。他們在給你一個最美的感覺後，就悄悄的往別處去發展，預備過了相當時期，捲土重來。這樣不僅使你興奮地熱望着一個久別重逢，而且在你的腦海中，始終留下一個新鮮的印象。這不像做戲一樣的聰明嗎？

也有人僅僅爲了生活，而日夜零碎地賣掉自己的生命，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但是又不得不這樣做。

我只能這樣粗枝大葉，簡單而又籠統的說說了。實在我向來不太愛管閒事，所以知道的根本不多，也不太詳盡。不過我覺得在那邊，融洽的情緒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大家在相聚的時候，簡直如同一家人。

我在想，如果人們帶了思想，力量，愉快和活潑，跳進一個真正融和而具有生氣的園地裏，那麼每一個人一定都會被激動的拿出了他們天賦的活力，去爲這團體工作，去追尋生的真諦。雖然理想跟事實未必一致，而一切的一切又似籠罩在迷茫的大霧之下，可是，走總是要往前走的！把自己生命的珠網去結在瓊瑤梁棟之上呢？還是去結在荒烟蔓草之中？這是該由自己選擇的。

不要讓美麗的生命之花盛開的時候空空溜過呀！盡情的領受這燦爛而又可貴的一瞬！我們亦可以試試看把人生的縮影從不可思議中留下一點點的痕跡嗎？

大學的陰暗面

孫一帆

記得有一個時期，舞場裏的舞女，都以穿藍布旗袍，着平跟皮鞋爲榮，一時弄得大學生，舞女皂白不分。

又有一個時期，大學生打扮得花枝招展，冠丹、脣膏、香水……

……一時舞女與大學生又成了真假潘金蓮般難分難解，直到現在，有人還會鬧出將金枝玉葉的大學生當作紅舞女的笑話。

大學生畢竟是崇高的，做舞女的畢竟是可憐虫，可是人總有向上的心理，因此也就難怪舞女模倣大學生了。

年輕的小伙子，進舞場喜歡手挾洋裝書，表示自己是大學生，似乎一般人的心目中，大學生在社會上有特殊的地位，所以他們雖不是大學生，而處處想惹人誤會他們是大學生。

大學生是不凡的？否則舞女、小職員、小夥計……爲什麼要羨慕他們？其實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很容易回答。大學生「祖上積德，」因此多金，得以進入這一所神祕之門——大學。於是小職員小夥計們又在玄想了「……方帽子，學士裝……哦！滿肚子學問，……做大事，賺大錢……」

可是，告訴你吧！你以爲大學生是天之驕子，他們却有說不出的苦衷呢？不信的話，你不妨用很自然的態度，在談話中突然的插上一句：「我想讀大學真沒有多大意思，喂！你爲什麼要進大學？」

「我完全是「癩豆芽」性質，你現在環境之下，要找一個適當的位置，比登天還難，」A 的回答。

「我是不喜歡說假話的，老實說讀大學還不是混個銜頭，四年一過，紙頭到手，終究 B·A·你知道嗎？現在無論政府機關、商家、工廠……他們重視這個！」B 的回答。

「爽氣些，你還是去問我老頭子好，依我早……」C 的回答。

「我兄弟姐妹都是大學生，你想我如何可……唉，真討厭！」D 的回答。

「不讀書，幹什麼？」一位小姐的回答。

喂！朋友，你真不幸沒有機會進入這神祕之門，那麼讓我來約略的告訴你些這其中的五花八門所謂大學風光，你或許可稍微過癮，不過，這是陰暗面，這是祕密，你不可向外人道啊！

教授改行之風大盛

無可異議的，三百六十行中，做大學教授的亦稱得上清高，不管物價高漲到如何程度，薪俸却依然維持每小時廿五元的標準。「為教育而教育，」他們大約因有了這種信念，當然從不會像電車工友，商店職員們那樣向老板提出加薪要求，實施罷工威脅，可是最近大學教授有漸漸支持不住的趨勢了，當然囉，開門七件事之外，又加上了煤球、肥皂……提出加薪要求，似乎有關體面，若有高就不如自動引退。

糟了，一時教授改行之風大盛，教育博士做官去了，哲學教授榮任大秘書，化學教授做了工程師，連那個好好先生歷史教授東奔西投的結果，居然也聚湊了小資本開了家雜貨舖子，自任總經理。

這天，英文教授黃博士，一改過去滿臉橫肉的態度，和顏悅色的說：「諸位，明天起這課英國文學有一位姓蔣的來擔任教導了，我恐怕將暫別教育界，俟局勢平靖再說……」

「好，黃博士辭得其時，否則下星期小考，又是死路一條！」散課後小張睜開了嘴說着。

「他媽的！比較好一些的教授都走了，還讀什麼書！」老王私下咕噥着。

大學健身操——跳舞

星期一早晨第一課，袁教授點名結果，一級中四十人，缺席者十九名，十分鐘後始先後絡繹到齊。

「這是我的經驗，星期一早晨遲到的，總比其他日子多，大概星期日晚上比較睡得遲的緣故吧！」這是袁教授的經驗之談。

散課後，高拍着李的肩：「老兄昨晚大都會，居然一箭雙雕，怪熱絡的，我離開大都會已十一點三刻，我看你仍樂而忘返呢。」

「有機會給你介紹好了，今晚有空哦？去坐只檯子！」小李相當得意的樣子，「喂！薛，你昨晚將大都會王××帶到那裏去了？」

趙××的洋裝終年畢挺的，是一級中有名的闊少，他笑了笑：「米高梅，真巧碰着她，」他說了指着密絲方的背。

跳舞之風，在教會大學比較盛行，不過，近年來私立大學學生，似乎也感覺到跳舞是為大學生必備條件之一，所以推行甚速，一時有不會跳舞即非大學生之口號，有些大學生說：「跳舞是一種很好的健身操，現在既無廣大操場運動，藉跳舞以練體格，不是再好沒有？」

的確，跳舞不可否認其有相當意義，不過，鑒於以前報載某大學兩學生謀殺百樂門紅星華莉英的一幕慘劇的發生，誠使好事者流不得不為沉湎於舞場的一羣大學生胆寒！

課餘消遣——賭博

賭博，在一般大學生心目中，認為是課餘良好消遣辦法之一。各大學賭的方式不同。滬西某校不知何時何人傳進了打 Billie 的玩意兒，一傳十、十傳廿、五十、一百……於是散課、飯後、晚間、在

樹蔭下，教室中，宿舍內，一個小集團，一個小集團地吵着，鬧着。某大學盛行打「沙哈」，一教室中圍着一堆人，鈔票飛進、飛出、某大學素以訓育嚴格著稱，校內不准賭博，於是學生組織小團體，集體跑馬、跑狗、回力球。……雀戰之風最近在某校也漸展開，還有牌九、挖花、預料不久將來亦將相繼風行。

大學生賭博是爲了消遣？不過不幸的事一件件發生了，某大學校工於打掃宿舍時捉住了一個漂亮賊，追還贓物長毛駱駝絨大衣一件，某大學最近捉住一偷書賊，該賊即爲大三學生吳某。

商科實習——投機

「孟母三遷」誠含有深意，的確，環境予年輕人的影響實在太大。其實上海這個地方根本就不適宜辦學校，因爲魔鬼的引誘，給與年輕人試探的機會太多了。

「老兄，這幾天華股飛漲，我想把手頭的一百股××脫手，你看怎樣？」

「看漲！依我出一千圓再說。」

「小陳，令尊是×號經紀人，可否幫忙戴頂帽子？」

「有機會時，一定幫忙。」

據說商科學生對於「投機」一道比較精明，此不知可否稱爲商科實習？

某大學校址靠近市場，因此在經紀人股票公司中時有手挾洋裝書之大學生發現，據說彼等根據書本理論，從事投機，亦謂學以致用了。

萬衆擁戴——校花

一個朋友竟敢武斷的說：「女子讀大學，最多十分之一是爲了讀書而讀書的，不信的話，你看她們一進大學之門，就裝扮得花枝招展，奇裝豔服，你想她們究竟爲了什麼？」

這個朋友的確也太武斷了一些，不過也不可謂無相當理由。

大概每一只大學，都有校花，正像國有國花一樣被萬衆欽慕。某大學的校花是密絲方，據說她的不論是眼、唇、口、鼻、腰、腿、都合好萊塢的標準。某大學素以美女集中地著名，校花是一位密絲陳，小巧玲瓏，見了人總是笑迷迷的，不知顛倒，多少油頭青年。

多榮幸啊！一九四三的校花！不過妳不必妒忌，誰又知道一九四四的校花不屬於妳呢？

雙料的黑良心

廠

——開烟紙店底二房東的台白——

我們無論在甚麼地方談起二房東，或聽到別人在談二房東，似乎都有一個概念，就是覺得上海的二房東都是黑心的。誠然，事實也是如此。比如一間單幢石庫門房子，其租金及水電捐稅，至多也不過百元上下而已，可是經過二房東的嚴密安排之下，二層樓，三層樓不算外，又將曬台也搭成鴿子籠出租，每月至少有四五百以至千多元的非法利潤。現在如想物色一間小房，更須要付給二房東若干「小租」，否則你休想問津。而且對於三房客的限制又嚴緊，如電燈不能超過十二點鐘，自來水亦不能多用，稍有藉口，就要加租，如此等等，非黑心而何？

說起紙烟來，現在上海的人，除了小孩外，幾乎有百分之八十是有此嗜好的，至於紙烟之品質，自然是頤中公司的如大英老刀比較够

味一點了，可是現在雖有配給捲烟，但是想買一包大英或前門，那真不是容易的事，除非購自黑市。這也就是今日甚盛塵上的，烟紙店老闆黑了良心，門市不願賣，專門走私賣黑市的街談巷議了。

筆者不知是幸抑或不幸，既是一個二房東，又是一個華中煙草配給組合丁種小賣商之一的烟紙店老闆，正所謂變質的「黑良心」了！然而亦有辯焉，倘不嫌詞費，試拉雜陳如次。

旅滬十有餘年，總是寄人籬下的三房客，確實也受了不少閒麻煩，老想自己當二房東，可以吐一口做三房客的鳥氣，天從人願，殊然在無意間一旦得之，幸何如也。因為一個親戚返里，承他將租賃權轉讓給我，所以由三房客階級提升為「二房東」了——自接手以來，因擬避免黑良心的頭銜，——實在房子的年齡也老了，要不是兩邊都有依賴，恐怕早已就變成斷垣殘壁，瓦礫一堆了，——所以立即將三層樓樓拆去。前樓自親戚返鄉就空着，到去年年底纔搬來一戶「標準三房客！」後樓係一母女，亭子間的某甲，據說是吃碼頭飯的，下層則屬自用，每月支出的房租水電捐稅等，約需壹百拾元，收入項下，祇有二層樓一個女人每月的十六元，後樓十五元——因她是住了七八年的老房客，故租金極廉——其餘完全自負，好在不是靠房子生活，金錢方面，倒亦無所謂，祇要求其「清靜」一點，然而事實上非但不清靜，簡直不太平了！因我家做烟紙店生意，所謂夫妻店，也就不會用人，因為我們精神有限，總希望營業時間，在可能範圍內減少一點，得以早點安歇，比如預定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為營業時間，而上午六時不到，還不會起牀，後樓的姑娘要上工，必得代她開門關門——沿馬路市房無後門——讓你剛上牀以為還可以休息兩小時吧？亭子間的那位又下來了，他是到碼頭上去的，祇好再從熱被中爬出，

開門關門恭送如儀，等我再倒上牀去眼睛還不會閉，轟通！轟通！前樓的小姐下樓來了，她是上學校去的。嗨！沒有睡早覺的福分，橫直也快七點鐘了，索性開門做早生意罷！這是早起開門三部曲，到夜晚十一時關門以後，更够膽的了！前樓去看電影，亭子間光顧紹興戲，後樓到張家姨媽去，他們或她們雖明知是十一時關門睡覺了！但總是要到十二點或更遲纔返家，必得你忙了一天剛上牀睡着的疲乏身體從熱被中披着衣服來代為開門。事實上他們不會約同一道回來，所以也就個個別迎接，表演一套開門三部曲。本來啊！既然得了房租，能說不代開門，讓別人睡在外面嗎？萬一你因此失眠或受了風寒，那是活該！

「租金，」該是「先行後住，不得短少分文」吧？然而又不然也！亭子間的那一對——夫妻——或者是新婚燕爾，親密過甚，本來已是三日一大吵，五日一小鬧的，在今年正月初二新年中，夫妻二人不知如何高興起來，那位男先生拿菜刀把自己頭上砍了半寸深，流了半臉盆血，幾幾乎要我陪他上公堂，經此一來，祇好敬謝不敏，請他另外去找房子。從二月份起，就沒有收過分文租金，已快十個月了，你要是催問一聲，究竟幾時搬家，他倒是很客氣的回答你，他說：「本來這亭子間也太小了！我早就在托人看房子，要是我們的「東洋人」把我調到楊家渡碼頭，我馬上要搬到浦東去了。」可是十個月，也就有這三百來天，「東洋人」既未調他到浦東，他閣下也就不會中意一間大廈，所以現在依然不花租金的「屈」居舍下。

前樓的那位「標準三房客，」那更妙不可言了！較之亭子間，更進一步，就是早起一小吵，夜晚即大鬧，要不是那位先生要去上課，就是有連台戲好看。我想她的早晚鬧潮，確實不容易受。比如她

生活特寫專輯

心血來潮，立時要六百元代她小姐買雨衣，立等就要。如不當時交出，就鬧起來了。或者某師母同她打麻將，不會放張子給她，所以就她的先生去懲治某師母的丈夫。再不然就說她的先生有姘頭，要討小老婆了。他們簡直成了巡捕房的長期主顧，必要鬧得她的先生雙膝跪地碰響頭。且精神奇佳，去年臘月卅大年夜，接連到正月初六，在這七日七夜新年中，日夜不停的大吵大鬧，真的唱起連台好戲來了，逼得那位先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同時亭子間於初二日鬧得頂上開血花，演出熱烈的對台戲，我家新年該熱鬧罷——在此環境下，當然祇得要求那位先生發點慈悲趕快「搬家。」自然也就從此時起，不會收到房租。到今年暑天那位先生因不堪逼迫虐待，就不敢返家來了！一直到現在，還不會做重入天台的劉阮。太太既失了對象，該好了吧？還是不然，因她還可以同那位冷嬌小姐，偶而客串一齣全武行。可是苦了我這個倒霉的二房東，到今天這位太太既不談搬場的話，我連要房金的對象都沒有了呢。

查華中配給捲烟各小賣商，計分甲乙丙丁四級，爲一二四八制。例如甲級每期派得一萬六千元，乙級八千，丁級則祇二千了。每期待十日售完，月派三次，但實際因手續關係，半年以來，每月總祇兩次，我店以範圍不大，爲了級卡，每月派貨約四五千元，以規定百分之廿利潤計算，總共不到壹千元毛利，在生活狂漲之下，支持一家店面，區區千金，如何分配，且自來火與肥皂業經統制，紙烟店毫無其他副業矣。這也不能說不是黑市原因之一吧？

再就發售方面說，第十五期及十六期，均祇派到大英老刀或品海各式盒，每種爲一百包，分十日發售，其他均爲不易售去之雜牌次貨，如發達爾，黑姑娘，好來西等，在領到派貨必須經過上級機關蓋

章許可發售時，其中辦事人員，以「友誼情商」態度，購買大英老刀各十包。在此情形之下，還有敢不照數送上的嗎？雖然是依限價照給——想同業中，必皆經歷此種「友誼情商」者。維持市面的人員，自然也是歡喜吸大英或老刀的，依然是「友誼情商」一包二包的，似乎亦不便却之。再加對門的張老闆，隔壁王先生，弄堂的李師母，都是想情商大英老刀者。好哉！橫豎是要賣的，既被情商去十之三四，

下剩十之六七，說明白一點，也就是每天除別種牌子香烟外，祇有大英老刀各五六小包，或者可以敷衍門市了。可是那一批批烟黨的光棍們，似乎又是你的對頭冤家，他們在九點鐘一敲，一大羣同黨已將櫃台圍得水洩不通，將早經備好的五元一角，要一包大英，四元一角一包老刀，並代你義務計數，嗟呀！今天不對呀！大英祇賣了六包，老刀祇賣了五包，還沒有足數，怎麼就完了，你們拿去賣黑市——每日發售數量，均載門前玻璃內——這家烟紙店老闆良心——良心黑了！天哪！他們自然不知道「友誼情商」的玩意，及發達爾，黑姑娘，好來西等，永遠擺在貨櫃裏喝西北風！

我現在祇懂憤着！有這末一天，配給捲烟可以儘量購買，也能够儘量發售，黑市當然沒有，良心也就「黑」不起來了。至於舍下前樓及亭子間，總希望那兩位先生大發慈悲，早點「窩邊喬木」，使蓬蓽的空氣稍得清靜一點，讓我辦遺兩張破沙法，舊書雜誌亦略有若干，使我在工作之餘，得以在那小樓一角「夢遊古人」，「這真是我所馨香禱祝的小小希望。

嚇煞鄉鄰 餓死老婆！

桑神

——銀行員的難言之隱——

我從學校裏讀了多本「工廠管理法」「成本會計」一類書籍，做了「機械論」式的論文，即拿到畢業文憑，踏出大學之門以後，在工業界往來奔走，到處碰壁，各大工廠均無情的烹我以閉門羹；我在無可奈何情況下，祇得進一家商業銀行坐起寫字枱來。「學非所用」雖不免為人所譏笑，但我終用「來日方長」這句話來解慰自己，又看看社會裏的一班職業家，但求餬口謀生，而不計職業性質的，正是觸目皆是，則於我又無足為怪的了。

說來慚愧，我所做的工作，如果對我大學生的資格而言，則無異是一種侮辱；因為這種工作連小學生也可以應付裕如的。如當初我有預知之明，也不會枉費心血與金錢，去進貴族式的大學之門了。我的工作是一「記帳」，跟人家的管帳先生差不多，所不同的，他們管的是「一人一姓的帳，而我記的却是萬人萬姓的帳罷了。記帳的工作是最單調，枯燥的事情，將收帳記入收方，付帳記入付方，收付相減記個結餘就得。天天在傳票紛飛裏，賬簿堆中，算盤珠上，鋼筆尖顛度過。

所寫的僅是從「〇」至「〇」十個數目字中兜圈子，所欣賞的祇是人家的財產增多減少罷了。此外手中常不離開的是圖章，無論記一筆賬，即得蓋上自己的圖章，表明責任。但莫看這是小事，有着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支票是直接支付現鈔的，而支票上毛病却很多很多：如數目塗改，尚未到期，日久失効（開出支票過一年以上，失去時効作廢），橫錢（須銀行轉帳，不得付現），拾頭人劃掉（須銀行背書担保），止付支票等等，如一不小心，隨手付出，則出票人不認賬，即有吃賠償的份兒，所以當蓋圖章時，大家用了一副提心弔胆的情緒，而有些胆小的，將一張支票仔細反覆看十幾次，時時好像不放心，如患神經衰弱症者，正是可笑亦復可憐！

銀行的對外辦公時間，是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合計六小時，其實實際的工作時間在八小時以上。在午後三點鐘左右須記一批交換票子（共分銀行業交換、錢庫交換、外灘交換三種），數量着實可觀，普通終在四五十張，逢期頭的日子則須七八十張；如過端午，中秋，年終三節，則須在一二百張之上。每張以記賬最快速度一分鐘而言，則至少要一二小時完畢，而且記賬時必須顧到票子上的數目，日期，印鑑，止付等事，一個大意，即有錯賬的危險。又因會計間等着軋賬，時間更不能過份延長；如此在「正確」和「速率」兩個矛盾性的工作條件之下，真是忙得要命，何況「忙」和「錯」是成正比例的，忙中有錯是難免的。但行中最高當局的執事先生們，不瞭解這些小職員們的苦處，認為錯賬是由於我們的技術劣，成績差。做這種徒勞無功的工作，有時真是令人「含冤莫白」的。

在我初進銀行的時候，行裏流行着一句俗語道：「嚇煞鄰鄰，餓死老婆。」起初我聽了不懂，後來經一位老同事的解釋，始恍然而悟。這是說，銀行員經手的是無數量的鈔票，在小見識而隔膜的鄰居們看來，不免要咋舌和眼紅，以為這些錢多少有點份兒，或者至少謀錢的問題要容易些；其實我們銀行員是代人管錢，非但無份，而且時時要挖腰包賠償的硬傷表現。至於行員的薪金既不及海關等的職員優厚，年終花紅又不如各工廠的工作人員豐足；而在社會裏，實際上，則算擠入上三流，場面不得不撐些，衣著不得不添些，於是外強中乾，銀行員的生活確是有苦說不出，既不能養活妻兒，恐怕連自身活命也窮於應付。我忝居銀行之一員，想想這句描摹銀行員維妙維肖的俗語，不免黯然自哀，言之傷心！

但靠了銀行發財的却並不是沒有，不過這些發財的鴻運臨到一班

經理先生的頭上，於我們小職員是無緣的。他們手裏握着一投資「放款」兩個法寶，到處受人青睞；加以年來因「囤積」「投機」，都市的工商業勢成畸形的繁榮，正是風雲際會，發財如拾芥。所以我說銀行中可分兩層階級，第一種「利用銀行者」，即是這些經理先生們，借行增高地位，和發財。第二種「被銀行利用者」即是我們一班小職員，爲了一點薪金，就出賣了我們的生命，爲銀行作牛馬，眼見銀行的業務天天在發達和擴展，而我們待遇的提高，却是有限得可憐。在此不妨說個笑話：一天，有位新聞記者來參觀我們的辦公室，在談話裏似乎提到對我們的印象，說我們都很瘦，面有菜色，而說我們的經理却是胖胖的一個，於是我們中的一位効着蕭伯納式的幽默口吻說：「我們的血肉，都生在經理先生的身上了呢！」言下不免一陣譁笑，但笑後想想有些辛酸的。同時勢利的人們還暗暗讚譽我們的經理先生道：「到底有一分精神，有一分財哩！」這種諛詞，令人聽着，真要欲哭無淚。

像我以大學生資格投致進行的尙有數位，我們這班大學生在初進行時，受到總經理的寵遇，並得親自接見，還鼓勵我們安心工作，將來很有希望。但不幸的，總經理在我們進行不到一年就逝世了！接手的却是一位欽財奴，兼有獨裁野心的，引用了許多他的親戚和爪牙，於是在「朝裏無人莫做官」情勢下，我們都給打入冷宮了，四年來我僅僅守着這隻「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位子。最使我難堪的是至親好友以爲我在銀行服務，問問我近來經濟市場的消息，股票行情等，真令我手足無措，滿頭大汗，不能置答，因我除記賬之外，他事一概不知，其實也無暇去兼顧，實在我是撥算盤，提鋼筆，寫阿拉伯字母的一架活動機器罷了。極懷前途，不知將伊於胡底？深夜捫心，更是不寒而慄。

我四年來的銀行生活，所得到的寶貴賜與是「胃病」和「貧血症

「，一胃病」是因行中午膳輪流吃飯，不休息，飯量即須伏案工作，以致胃中食物常不消化；「貧血症」是因終年坐着不走動，缺少陽光，營養不足而起的。本來像我有病的人，早該辭職去休養休養的；但不幸生在窮苦的人家，須餬口自給，抑且舉目看茫茫世態，到處人浮於事的現象，爲了勉强的生活，祇得抱病工作，爲苟延殘喘之繼棧，至此不免要套句京白「思想起來好不傷心呀」來作結了！

鐵飯碗鏽了！

白駒

——郵務員的悲歌——

我是一個服務於郵政局中的普通地位的職員，進局服務已有十年。在這十年中，我曾在包裹，匯兌，信件三個部份中做過工作。在郵政局中每個職員，常常會爲了公務的需要而被當局東調西遣的。

郵政局中辦公的時間，規定是六小時，除了普通的所謂寫字間時間以外，其餘的信件，運輸等部門，都是分早，中，夜，三班的制度。大概：早班的時間是上午七時至下午一時；中班的時間是下午一時至七時；夜班的時間是下午五時至十一時。

目前我是被派在信件部份中專司揀信的職務。這裏辦公的時間，正是分早，中，夜三班的，我們每一星期輪流換值，所以是很公平的。我們的工作，是相當的忙碌辛苦，本外埠的信件接連着源源而來，天天是如山一樣的堆積起來，這一批一批的信件，都是我們日常的工作，我們需要細心地一封一封地照着信面上的地址，用了迅速的和熟諳的技巧，手揮目送地分別投入不全的地名的信格內，所以年老的或是生性遲緩的人往往不能勝任，因爲在你工作的時候，不容你有多餘的時間可以隨意滯慢，否則，這許多信件如何能够清理得了？

有時候，爲了信件過份的多，常會使我們的臂膀感到痠楚，眼睛也昏花模糊。

如果，寫信的人把地名寫得潦草不清，更會使我們感到頭痛。還有許多寫信的人，他們老是喜歡偷懶省筆，例如：這封信是寄

生 活 特 寫 專 輯

到本埠貴州路或本埠南京路的，可是這般先生們就會減去本埠兩個字，在我們忙碌而又需迅速的工作中，像這樣類似的信件，常常很容易誤投到貴州或南京的信箱內，使這封信到那邊去兜一個圈子，然後再批上了兩個字退回來，結果就誤了不少的日期。如果，這封信是情侶們約會的話，那真會使寄信人感到失望哩！

像上述的事實，已屬司空見慣，所以希望寫信的人都要注意，千萬不要寫得潦草，不要偷懶省筆，最好能够在信面上寫得端整清楚，使人一目了然。這不但對於我們工作的人有不少幫助，而且間接就是幫助自己的信件不致遭受無謂的耽誤。

我們工作的地方，還算寬綽，空氣也很流通，可是當一袋一袋的信倒出來的時候，那如烟如霧的灰塵，便瀰漫全室，天天可以使你吃飽了灰塵；而且，爲了輪值三班制的關係，我們一般人都沒有一定吃飯的時間。根據了這兩個原因，所以在我們中間有許多常常會得發生肺病或是胃病。

郵局中的待遇，在戰前確屬還好，而且很牢固的，所以曾被許多人羨慕過，譽稱爲「鐵飯碗」，當時每個職員的薪水，都能維持一家的生活，所以人人都能克守奉公，精神煥發。那時，由全體員工所組織成的郵務工會，曾在上海工會界中放過異彩，這都是一般郵工有了滿足的生活後的成績！

可是，在戰後的情形就不同了，「鐵飯碗」餓了，與以前相較，真不啻有天壤之別，到如今更是每况愈下！照現在每個職員所拿的薪水，不要說有滿足的生活，就是單單吃飽肚皮也感捉襟見肘了！

其中的原因，完全是郵政當局的收入減少，經濟困難，以致常常入不敷出，原來郵政局的收入，大部是依靠包裹和匯兌的業務，自從戰事以後，因爲運輸的不便，貨物受到了統制，……以及種種的關係，就此郵政局的業務一落千丈，經濟發生困難，因之，影響了每個員工的待遇。

物價一天天地漫無止境的向上高漲，而我們的薪水還是依然故我

。雖然，我們的工會一再向當局提出呼籲，要求增加生活津貼——只要能够維持一家數口的最合理的生活費用，但是，郵政當局的回答，老是對於員工的困苦極表同情，而對要求的建議，總是以經濟困難來推託，須要到郵政經濟好轉之後方能調整。這種吃不飽肚皮的同情，究竟是對於我們員工的實際的生活有何益處呢？

在最近二年餘的長長的時期裏，每一個郵政局的員工都沒有加着分文，所以個個員工都弄得焦頭爛額，月月要鬧虧空，但是我們並不灰心，依然很認真地工作，在我們的心田裏，只有期待着郵政業務的發展，希望賢明的當局，從速解除每個員工的倒懸之厄！

不僅我們的生活清苦異常，連一個碼頭小工或黃包車夫都不如，而且在我們的精神上還要常常就心不安，因爲傳聞郵政當局爲了經濟的困難，想要從節流方面去計劃裁員，雖然現在還正在考慮中，未必見得一定要實行。但是，這僅僅是一個傳說，已够全體的員工爲之不寒而慄了！希望這個傳說永久是一個傳說罷！

照大體來說，我們的生活是清苦的，工作是忙碌的，可是，在我們工作餘暇的時間裏，還有着我們的樂園——郵務工會所主辦的各種有生氣的組織：如果你喜閱書報的，你可以到圖書館中去消遣半天，儘你的意挑選自己喜閱的書報雜誌；如果你性好運動的，你就參加到國術班中去學練各式的拳術，或是加入足球隊中去做一個衝鋒陷陣勇敢的球員；如果你酷嗜戲劇的，你可以加入京劇組，任意去引吭高歌；如果你歡喜軍樂的，你就去參加進軍樂隊，吹奏你所興奮的雄壯的號角聲，這許多有興趣的，有活力的組織，每一個郵局員工都可以隨意參加進去，你到了這個樂園裏面，非但可以調劑你生活上的枯燥，更可以使你暫時的忘記了生活上的苦痛！

現在，我們每個郵政員工都願意忍受當前的苦難，我們明瞭這是暫時的現象！我們都深信在不久的將來郵政業務一定能够發展，而我們的待遇也一定會蒙當局改善的！

我謹以至誠期待着這重生的曙光！



論男女做朋友

陸子良

如果我們把老法結婚看作坐花轎，拜天地祖宗等等，那就太看重「皮相」。老法婚姻和新法婚姻之異點，說得明白點，就是一個先有肉體關係而後發生友誼，一個先有友誼而後發生肉體關係。這是一件誰都是知道的事實。我們就這一個事實來論這一個事實。稍一回想必能覺得。

「有了肉體關係不一定會發生友誼，有了友誼不一定會發生肉體關係。」

前一種情形如果發現，我們名之爲「怨耦」，後一種情形如果發現呢？我們尚無適當的名詞。勉強的說，只好說：「女子上了當了！」

做了朋友而後撤開，不一定是男子的罪惡，也許是女的對男子絕交。

但是社會上一般輿論却大半對於女子表同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女子上了當！」究竟是誰上了當或是兩個人都沒有上當，當事人無法解釋，解釋了人也不注意。人們都注意自己最有興趣的事，類比自己打牌，喝酒，做詩，跳舞，或是拚命的掙錢等等。他們沒有功夫注意人家的事，尤其是青年男女間的一切。就是身爲父母的也是如此，自己女兒和人家的兒子絕了交，他們說這是上了當，是那個「王八蛋侮辱了自己的女兒」。倘使自己兒子和人家的女兒絕了交呢？他們決不願使他們「復交」，而且心中一點也不難過。因爲他們想着：「吃虧上當的決不是自己的兒子乃是人家的女兒。」

這是一個很小的心理現象。甚至於大家都藏在心裏不說，雖然不說，心裏却是有的。大家心裏一有，女子無形中就吃了虧上了當。這位被稱爲「上當」的女子，前途無形中生了荆棘。不明事理的父母，也許會埋怨她

不會纏絡男人。姊妹們也許說她運氣壞，朋友們會說她脾氣不好，恨她的人也許會罵她「風流成性，愛情不專」。這都是殘忍，惡毒，冷酷，嫉憤。這些壞德行都是由同情心的基礎醞釀出來的，世間之恨事，當莫過於此了！

男子和男子做了朋友之後是可以撤開的。撤的方法一種是粗暴的，譬如：「罵那個混賬王八蛋再和你做朋友！」或「冷笑一聲，揚長而去」。

另一種是溫文而雅的，「相遇於途，遠則走避，近則偏頭，簡單文靜，莫過於此。」後一種看似絕交實則未絕，可名之爲「準絕交」。原來男子之交友，其目的或謀學問上之獲得，或謀商業上之成就，或謀金錢上之攫取，或謀政治上之援助，暫時不要你，日後也許有用你之處，何必定要扳起面孔，罵你一聲「混賬王八蛋」以達快於一時呢？古人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君子就是在政治上最會留餘地步的人。

反觀男女做朋友的，是不是有以上的情形呢？論目的，我們不便說是金錢上之攫取，也不能說政治上之援助，又不便說商業上之成就，更不敢說學問上之獲得。因爲在年齡上，他們是受有限制的。大概由十六七歲到二十四五歲。四五十歲的女人，確可在學問上政治上經濟上和男人一般的「上算和吃虧」。但認識她的男人，羞在人前稱她爲「女朋友」。言時必正色稱「某夫人」「某小姐」，問他是女朋友嗎？他說：「彼此認識」或是一點頭之交，說時他那張臉，也許微微地紅起來了。

我們還可以切實的一點說。男女做朋友，其目的在精神的慰安。但是誰願把自己當他人的精神慰安品？那一個做父母的願把自己女兒當人家兒

子的精神慰安品？所以就不得不把說話的圈子再縮小一點，老實不客氣的說：「目的在配偶之獲得。」

「用做朋友的方法來求配偶之獲得」不知是那位聰明人想出的辦法。我們先把「得」字來研究一下。這個「得」當然指的是「得之而喜」或「一得之而有益」，倘使「得之而悲」或「一得之而苦」又何必去得呢？我的看法是「新奇的東西」會得之而喜的。「偶然的得着的東西」會得之而喜的，「非常困難纔得着的東西」會得之而喜的。讀者可以想一想，以前的婚姻，三者悉備，現在男女「做朋友，久而久之，既不新奇，復不偶然，又不困難，反是有了一個再找一個，倒覺得是「新奇」「偶然」和「困難」，於是婚姻的基礎就發生動搖了。這是以物的獲得為例，人不是物，焉可比擬？因為人不是物，而有彼此選擇的心理。容貌對了，想到性情；性情對了，想到財產；財產對了，想到門第；門第對了，想到學問；學問對了，想到技能；技能對了，想到健康。中間還有你合我不合，歲月的牽延，偶然的錯誤，一時的迷惑。一切等等。都是婚姻行進途中的大障礙。我看見好些小姐選擇到三十多歲還沒有結婚，自悲顏色衰老，忍痛去墮人家的空房。或是忍痛去聽人家琴絃斷後的哀音。這是一件多麼不愉快的事？又有的父母，爲了維持這一個男女做朋友的局面，不惜曲意奉承人家的兒子，專等人家兒子「向求婚的話，結果是歲月牽延，終成畫餅。耗費了無量的金錢和精神，自己知道是「冤」，但這是無處去申訴的「冤」。

我們不能怪父母不作主，這是潮流所趨，誰願與抗？我們又不能怪兒女，那一個青年男女又不渴望着得一個理想的丈夫和妻子？怪誰？怪男女做朋友和自由戀愛？

「戀愛是自由的」這是人類千百年來的呼聲。

男女呢？可以相識，可以成爲配偶。要是男女做朋友，女子上了一朋友「兩個字的當，已經不少了。



攬鏡談

王仲鄂

人家說我近來面色很好，豐腴了一些，聽到了如含着一塊糖在嘴裏，有些甜津津。這使我想到牆在抽屜中一面塵封已久的鏡子，此時該可拿出來照一照，看看自己的氣色究竟好與不好。我是不歡喜攬鏡的，這回拿出來相之又相，實在發現不出自己的容貌有什麼好氣色。頭髮仍是這樣蓬鬆，一副深凹的眼鏡架在鼻上，仍是覺得有不可須臾離之，此外一點也不見得好看或難看，自己對於自己的面容總不致生疎，因此沒有什麼新鮮的感覺可言。有之，其維近日西風正厲，吹在面上，感到一陣乾皺的不適而已。

可是正有不少人歡喜常常對鏡自審容顏，例如盛裝的少女等等。她們以攬鏡爲一種美的姿態，故在大庭廣衆之間常自皮包內取出一方精緻的小鏡，照之又照，爲了滿足起見，又不時以粉撲隨時拂拭面孔，她們一面是鑑賞自己的容貌，一面以此爲一種小玩意，可以消磨時光，炫耀美麗。鏡子遂成爲女人懷中的必備品，出賣皮包的店家必附帶小鏡一方，以投她們的心理之所好，雖然皮包和鏡子，是有着相當距離的二件東西。

不知誰人發明了這樣一件明晃晃的東西，使人家可以自己看到自己的容貌儀止。不過此物由來已久，總可斷定，在沒有鏡子之前，古人早就發明以銅爲鑑，只是影子糊裏糊塗，沒有鏡子一般的清楚悅目。照鏡的人，無論妍醜，在對着鏡子細看時，從來沒有使自己失望過。我們常要信口雌黃，批評某人的面貌怎樣，某人的面貌醜陋，但是在這位某人先生自己鑑賞容顏時，他可以從種種缺點之中，發現一些佳處，這比鏡子最寬大的地方，它使醜陋者得到安慰，美麗者覺得滿意，可謂各得其所，永不發生衝突。

秋海棠被劃了十字以後，回到鄉間過着隱逸的生活，他兒女兒孫鏡照容，竟把這面鏡子敲得粉碎。這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他不願見到自己的醜臉，從醜臉上勾引起一陣悲傷的回事。可見他以前是常常要對鏡的人，只因有了醜臉，他才不願再照。可是，自己的心就是一面明淨的鏡子，在這個情場歷劫歸來的一代紅伶心目中，仍浮現着交叉了疙瘩的面容，在形式上不需攪鏡，在心理却時時有一面鏡子照在他的前面。鏡子是一個寬容的人，但心理上的鏡子却是一個無情的神，果然他能反映出美麗的回忆，但也強調了醜惡的過去，使人覺得悲哀，可痛，有時甚至椎心泣血。

因此不知是誰人為鏡子做了一個銘，對於這位寬大的長者極盡嘲諷之能事。銘曰：「貌之妍醜，爾則鑑其外；心之淑慝，爾易鑑其內？」一要使一面鏡子，能照人心的良善與至惡，真是一個甚難的課題。如非要借重封神榜上神仙所用的照妖鏡之類，才可以從反映中看出人心的一波一瀾。人類製造了一面鏡子，却又把它嘲弄一番，這正是人類的詭譎處。照鏡的人，從沒有想到要照照自己的心怎樣，蓋人心之淑慝，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可以心照不宣的。

至於人家說你的心淑慝，正如人家說你的貌妍醜一樣，都是閑言閑語，不是公平的鏡子所能下的判斷。如其說鏡子不能辨別人心淑慝，我們也可說鏡子不能鑑別貌之妍醜。因為鏡子僅只是反映了人的容貌，而妍和醜還是人們自己去加上這樣庸俗的區別。

但是據昔人所傳，鏡子可以卜一歲之休咎，那末至少使這位製鏡銘的嘲弄家感到無可措辭了。如月令幸編上所載：

元旦之夕，洒掃置香燭於灶門，注水稱鏡，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杓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

可惜的是我們不能知道何以一定要抱鏡，何以抱了一本書出去，就不

能在密聽人言後知道是卜者之兆。傳說太都附屬着若干迷信的成份，如其在科學發達的今日，聽到了這種事情，祇好當作夢話，誰也不會如法泡製，按說奉行的了。現在正值一歲之始，在這裏添一段鏡子的元且佳話，也可算是應時的吧。

自從有了鏡子，至少使人生增加了不少樂趣。北齊幼主特在嬪嬙院中造起一座鏡殿，好使這些鶯鶯燕燕在跼蹐起舞時，得到顧盼生姿的興趣。如在現代要造一座四壁用鏡子鑲嵌的房屋，可說沒有什麼希罕。但在古代却是豪華而艱鉅的工程，除了帝王之尊可以做到外，民間是絕對不會有這種享受的。上海的游藝場中，設立了一種「哈哈鏡」，利用鏡面的凹凸不平，使人站在前面所見的影子，有的變了扁面孔，矮身體；有的適得其反，長身體和闊面孔。這是鏡子以小丑的姿態來逗人笑樂，使正常的人體變為畸形。如其宇宙間有一面小丑的鏡子，能反映地球上的一切動態，則一定是一幅畸形得令人吃驚的畫面。我們站在哈哈鏡前覺得可笑，安知道就是小丑的鏡子的嘲諷，「原來一些所謂彬彬有禮的正人君子也是這樣惡形惡狀的！」這就是一切丑角的不可及處，值得歌頌的原因；表面上是逗人笑樂，其實却是狠狠的刺了一下。

我記起一則故事來了，屬寶國的君主捉獲了一隻鸞鳥，養了三年仍是呆木的不發鳴聲，使君主感到詫異。當下有人獻議，鸞鳥是要看到了牠的同類才會叫，只要掛一面鏡子在牠面前，給鸞鳥看見，讓牠當作已遇見了同類，或許會發出鳴聲來。君主聽以為然，命侍從在鸞鳥前掛起一面大鏡，果然使這頭久羈的孤鸞發出一陣悲鳴，其聲尖厲，但結果是鳴啼之後，那鸞鳥便一奮而絕了。牠看到自己的影子，知道還是形單影隻，不得不以自殺來毀滅這悲慘的生活。因為攪鏡，便殺害了自己的性命，禽鳥的至情，倒非我們為圓臚方踵的人類能知其究竟的。

所以，鏡子還是貯在女人的手袋中最好，永遠是這樣的溫馨，玲瓏，隨時為她們反映出一個滿意的容顏，在攪鏡者的心目中，使她永遠感到年青，美麗，和動人。至於男人，要鏡子有什麼用，除非在剪除唇間的鬚髭時，要偶然對鏡修弄，不過這已失却攪鏡正真的意義了。



長命新錄

守拙

這大概是許多寫作題材中，最時髦的一個吧！

有了「福」有了「祿」的一羣，免不了要把眼光轉到「壽」上面去。

至於無「福」無「祿」的一羣呢？我想無論如何，也總想活下去吧？

俗話說「好死不如孛活」，又說「蠶蟻尚且貪生」；誰要不想活，我想這人確是有毛病，不是癡子，必是發了狂。

「活下去」這個標語，大概不致於有人反對，尤其是在這新年頭上，誰不想討個吉利？誰肯在這「恭賀新禧」的當口，拿一個死字來觸人家的霉頭？

要活下去，那是肯定的；這話雖不放在口頭，但却沒有一人不是「擺在心上」的；不過不放在口頭的道理，也就是「心照不宣」的意思。

要證明這「心照不宣」是否屬實，那也不難。大約誰都記得從前守着農歷舊制時候，一到過年，甚麼事上都有個貧富階級的顯明區別，富的過年過的熱鬧，樣樣準備得整齊；窮的就不行，有；這，沒了那，也就只好「將就」；惟有一件事，不問貧富，那是絕對不能含糊的，就是「守歲」外帶有孩子們的，一定得多多少少給些「壓歲錢」。

爲什麼要守「歲」？爲什麼要給錢給孩子們壓「歲」？這一守「壓」還不是戀戀不捨這個幾年舊歲，生恐牠跑的太快嗎？

守着，壓着，怕牠跑了；換句話，豈不也就是拖拖延延的，想讓日子過得長些？再換句話，就是想多活些時刻。雖說明知日子這東西是拖不住的，可是這麼守守壓壓，至少在心理上，多少可獲得一點安慰，不是嗎？

所以說這「活下去」，是大衆「心照不宣」的一個共同標語，是沒有疑問的。

可是問題是「怎樣可以活下去？」

據說，（可是什麼人說的，在甚麼地方說的，一時想不起來，反正只要不是謠言就是了。）據說人的壽命平均是貳仟歲，（這裏用「貳仟」字樣一方面是怕排字先生誤植，一方面是怕讀者隨意看了過去。）

貳仟歲！

活二千歲的話並不奇怪，所奇怪的是如今的人，爲什麼這等短壽！

根據「壽世金針」的年齡壽命統計調查，歐美人的平均壽命只得四十五歲，東方各國有的僅僅牽扯到三十七歲；至於我國，雖說自古以來並無統計可以稽攷，但根據兒童夭殤的指數而算，大概平均只可活到二十來個春秋。

那麼，這二千歲的一句話，簡直有些太玄乎其玄了。

不，人家說這話，決非毫無憑藉的。

他的大意是說，人類本來可以活到二千歲，可是一輩子不能沖犯七情六欲；每動一情，折壽若干，每犯一欲，又要折壽若干。

七情是什麼？誰都知道「喜怒哀懼愛惡欲」乃是七情。這情怎麼動？那也是誰都知道的。譬如剛落草的孩子「哇」的一哭，這大概是受了空氣的壓力，感覺到週身不舒服，於是哭了。這至少沖犯了一「惡」，「怒」和「哀」的三情，這一沖犯，壽命上至少是打了一個折扣。

如此說來，人生一世，仔細輪轉推頭，該有多少喜怒哀樂等等的沖犯；每一大沖犯只算折壽五年，一小沖犯只算二年，如此七折八扣下來，試問還能餘下幾年可活？

這裏還只談到七情，此外還有六欲哪！

六欲又是什麼？佛經說六欲就是六賊。六賊又是什麼呢？佛經上又說「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以六根爲出發點的一切享受，或動態，就是六賊。所以修道人須得六根清淨。楞嚴經上說「有道之士，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受「香」，口不味「味」，身離「細滑」，意不「妄念」，所以避六賊也」。

這才是真糟。一個人要剋制七情，已經似乎是不可能，辦不到，然而還不妨試試看。至於說要避免沖犯六欲，我看不說僅僅活這二千歲的「人」，無法做到一絲一忽，就是把玉皇大帝或西天佛祖請下來，也未必行得開。你想那玉皇佛祖還能不生眼耳鼻舌身心？要是連這點做「人」的起碼傢伙都沒有，那成了一個甚麼東西？換句話，要是這等一個起碼條件都沒有的東西，就算能活到二千歲，又有什麼意思呢？

如此，這二千歲的話，豈非等於白說？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那說這話的，未必真的一點理由也沒有。我想他至少也是一個經濟大家，僅不過把這壽命的二千年，看得太寶貝，好像放高利印子的老西兒，看待二千兩黃金一般。

把這一點發揮來說，只要是一個人，不能沒有七情，也不能避去六欲，不過應該學老西一樣，能够少消耗一分精氣，就等於多掙了一份壽命。這樣一分，一厘，一毫，一忽，日積月累起來，壽命上至少也多這麼一個三五七八年也說不定。

多掙制一分七折六欲，就可少消耗一分壽命，這真是一個延年益壽的秘訣。

發表了這個秘訣，也就算答覆上面「怎樣可以活下去」的問題。緊接着就是第二個問題「爲什麼要活下去？」

我想沒有人說他活着的爲的是吃苦，多受痛苦。也更沒有人說他活着的爲的是等死。這些話未免太矛盾了些。我們可以說，凡是要活下去的人，大都是抱着多活一天，可以多「享受」一天的主張；吃點，喝點，看點，玩點，等等。

可是世界上偏偏有這等矛盾的一個現象：照大家明明知道的事實上說，任何一種七情六欲上的享受，都是一種折壽的勾當。我們到底是願多活下去呢？還是願意多享受？

這似乎是一種天演的公例：要多活下去，就不能多享受，要多享受就不能多活下去。活與享受，正正是一個相反的比例。

聰明的人也許要想，活與享受既是反比例，我們不妨來一個折中之道：活一半，享受一半。那就是說，要是人壽真有二千年的話，情願享受着活一半；那麼既能享受，又可活到一千年。

這種打算未免太聰明了些，只是可惜有點行不通。古詩上說「萬福患人指，高明逼神惡」。法子是高明不過，只是算計上精利過分，反而把主要的條件弄錯了。你想冥冥之中那本賬簿豈肯照我所規定的高明方式算計？

說一個最小最窮的例子：你要想享受一頓較好的伙食，照如今的生活水準計算，就得三兩百圓儲備券。要籌備這三兩百圓儲備券，就得多費點心血，多打幾個主意，其中的進行過程，還得添上一些患得患失的緊張局面；因爲不準知道所費的心血，準有代價，或所打的主意準有結果。而且，就算目的達到，又多了一分貪食好飲的習慣，和一些達到了目的過分愉快。

(下接四十一頁)



泰山舊遊記

湯之盤

游歷山川，大概多數人都有這種嗜好，其實也不是我們附庸風雅，希蹤前賢，但覺游歷之際，身心的確得到不少樂趣，有時這種在名山大川得到的樂趣，筆不能盡書，口不能盡言，比如我在幼年時會讀姚姬傳的「登泰山記」，當時先生講日觀峯觀日出的情形，雖然說得逼真逼真，究竟自己不能盡領會，就是能領略的話，後來真的看了之後，也還覺得姚姬傳的文章未能盡其勝，所以我認為游記文章，足以啓發人的游興，足以爲游覽時的指導，有人以爲讀了別人的游記便如親歷其境，恐怕還不夠，總要自己去一遊才好，俗語說「耳聽是虛，眼見是實。」

明嶺的山水自然要推吳中爲勝，奇峯天險要算太華，氣象雄偉可爲五嶽長的首推泰山，昔諺有「五嶽歸來不看山」之言，可見山游以五嶽爲最好，不過匡廬，黃山，天台，又不在五嶽之內，而勝景有非五嶽可及的，也足徵古人所見廬及五嶽，卽如孔子爲至聖，他也祇「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當時的天下，南不至廣東，北不至蒙古，祇不過而今的中原遼省而已。

泰山在我的印象最深，因爲我曾兩游其地，而且泰山距舍下也祇四百多里，往來極便，並且歸程在曲阜下車，一瞻林廟。曲阜地方雖不大，因爲洙泗杏壇爲吾國文化勝地，孔氏又是二千年來不衰之家，從前鄉裏有句俗話：「天下兩個老戶人家，一個新發戶」，兩老戶便是山東孔氏，江西張天師家，因爲此兩家歷代多有封贈，不隨着一姓盛衰，所以名曰老戶，而皇帝家是有時易姓的，便是一個新發戶，唯其如此，這個天下老戶的孔府上，也是游覽者最羨往的地方。

現在讓我記八年前我第二次游覽的印象吧！也許可以鼓勵一下未登泰山的的朋友，因此一興游志，大約是民國二十四年春天陽曆的四月初四，我從舍下往泰山去，舍下是徐州，說來慚愧，那時由舍下到泰安的火車票是四元四角，（假如團體往返，像學生旅行團一類組織，祇要十人以上，事先買來回票，有效一個月，祇要單程的車價，就可以來回。）而火車票在當時是最大的一筆用費，其餘像住旅館，吃飯，坐山轎，都不及火車票的用費大，這一次我是未得到優待的，也祇多一筆單程火車用費。

津浦路上有山的地方祇有濟南以南，徐州以北的一段中爲多。臨城過去，便見有名的抱犢崗，這地方的名，乃是著匪張美堯張美嶽劫車擄去外人一案造成的，俗謂「抱犢崗擄洋人」是也，抱犢崗山形壁立，但是山上却有一片膏腴良田，野老傳說，從前有人上去墾荒，因爲山路太險，不能牽牛上去，但是要耕田就要用牛，沒有辦法就抱了一隻牛犢上去，後來牛犢大了，就用牠在上面耕田。因此叫抱犢崗，據說從前往往有數百匪徒盤踞在裏面，也因爲山裏復有點地方，諸事不必外求，倒是一個避秦的很好的地方，祇可惜因此得名，未免不足以負雅人之望了。

火車過兗州曲阜大汶口而北，坐車的如其不是會游過泰山的人，往往有兩誤，第一誤是看見傲萊山，山峯高聳入雲，往往誤爲泰山，實則不是，車再行看見徂徠山，於是又有第二誤，實則仍不是，俗謂：「傲萊高又高，不及徂徠半截腰；徂徠高又高，不及泰山半截腰。」原來到得泰山南天門下望的時候，真的一汶水如帶，傲萊徂徠是起伏的小丘陵了。

泰安車站，就在泰山腳下，去泰山不足十里路，我去時是陽曆四月初

的天氣，還是春天，一早車到泰安，下車的時候，祇看見泰山的下半段的羣山，稍高的山峯，都被朝雲密漫了，直待我傍着山脚，走到一天門時，天才清朗了，能看見中天門一帶的山形，已經奇偉可觀。

泰山第一個好處，就是山路好，一天門到南天門四十五里的山路，都是寬過數丈的石路，一天門以內石級很少，平坦的地方很多，門坊下有些賣東西的小販，路兩旁有討飯的叫化子，游人到此，曝着朝陽，緩緩行那寬坦的石路，路旁也有高大的樹木，林鳥清越的鳴聲相聞，增加游興不少。

游山的代步方法，是僱山轎，平常叫兜子，是用兩根轎桿，當中放一個矮背的椅架，坐的地方用麻繩織個網兜，前面懸一條小木板做足踏處，如此一個人坐在兜內也頗舒服，兩個轎夫用皮繫帶套在轎桿的兩端抬起來，轎桿所以用皮繫帶抬，是便於他們兩個轎夫橫着並肩而行，祇要手扶着轎桿，皮帶搭在右肩上，走起來快得驚人，那時普通的兜價，一天上山，一天下山，山上住一宿，兩個轎夫，一個管班，一共三塊錢，外加酒飯錢五角，就是三元五角，我去的前些時，有要人孫哲生奉了他的母親盧太太人往游，他賞了轎夫五十元錢，直到我去時，轎夫們還津津稱道他的寵賜呢！

我也僱了一個山轎，但是我和轎夫說妥，我力不疲，興不衰的時候，是不勞抬的，譬如一天門到中天門的路，既是如此寬坦，走路的人絕沒有疲乏的，並且這些路上俗語說「可乘馬，非到迴馬嶺，馬才不能上，才算高聳起來，假使說「騎馬上泰山」，人必說是妄談，尤甚於此的，就是中天門以上有個「快活三里」全是寬坦的馬路，那裏還可以開汽車呢！說來誰信。原來山路到此，便從諸峯的山腰裏環繞過來，因為沒有向上的形勢，便成了環形的一條馬路了。

轎夫就是導遊，我先看了經石峪的刻字，每個字都有一尺以外，一共

九百多字，字體是鄭文公一路的魏字，平刻在一個山崖上，拓帖的工人整日在此拓字，他把經字集成對聯，四字聯或五字聯，每一副也能賣兩角錢，那時上海南京如買經石峪集聯要一兩塊錢，不如我們道地買的便宜了。

中天門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大概天下中等的東西都沒有風頭出，那時中天門內正建造一座新式飯店，因為許多賣飯的都是小飯棚式的飯館，遊人到此正好進午飯，飯畢繞行「快活三里」，便是迴馬嶺了，迴馬嶺上是雲步橋，過此便可俯瞰雪行於足下，遊人不知不覺的從雲中過來，衣裳上淡淡的濕了一層，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橋旁有一個孤立的山石，叫做斬雲劍，山上人說，看雲霧團團過來時，祇要經過斬雲劍，總是被斬開了，遇到斬不開的時候，山下便覆下雨了。

五大夫松原來是秦始皇時封留下來的，但是那五株秦時的大樹，早已沒有了，現在的五株松樹，傳說是六朝時的古物，究竟是不是也無從得知，不過這個五大夫之名，確是有據，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禪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

原來秦始皇並不一定封的是松樹，後人硬派他是封的松樹了。

斗姥宮也是泰山名勝之一，以前我不曉得斗姥宮有什麼好，原來從有極少數的尼僧，行為稍有逾範的地方，不免引誘得遊人都妄想武陵桃源了，廟內迎門有個大廳，遊人都在廳上吃茶，廳上的茶祇有四分錢一壺，如其遊人願出一元錢的話，可以請到內院雅室吃茶，雅室內的鋪陳的確雅潔，我會出了一元錢一臨其地。

斗姥宮對面有座關帝廟，廟祇有一進院落，住幾個道士，照理這裏該無人顧臨了，不想這裏有一座孫真人坐化的肉身金像，孫真人的面目已經完全裝了金，身上披了一片紅布，遊人到此，道士便把紅布拉起來，露出

孫真人的骨盤架子，胸腔和腹腔裏都塞了棉花，一雙手十條手指都是焦黑的骨頭，望去頗爲駭人，但是鬆弛了聖像，少不了要依例拜納香資，那時祇要一角錢便可出門。

中天門雖然沒有什麼可奇，但是從中天門轉過來，向南天門仰望時，這是絕景，南天門前的七百多級石級，像一條白帶子懸在南天門的下面，坊間賣的南天門風景照片，便是取這裏的景緻，另外中天門諸峯背後的陡崖上，橫出了一株松樹，像一條龍形，枝枝杆杆像些龍爪，看那樹的光景，也和五大夫松的年齡不上下。

從中天門向上，先是快活三里，走得很舒服的，再是「慢十八」，再是「緊十八」，所謂「慢十八」，意思是比較可以緩緩行的十八里，其實並沒有十八里，這一段路中，每走十級石階，還有幾步平坦的路，上山吃力的地方，就是怕緊走，如走幾步再有幾步平路鬆鬆腿腳，那還不十分吃力，若是一勁直走，那便吃力了，所以先走「慢十八」還好，再走「緊十八」就要屏息以過，不能且說話且走路的。

「緊十八」過來是上天梯，顧名思義，也是難走的地方到了，上天梯的一段裏已經是沒有鬆步的地方，祇幸還是斜坡向上的，大不了還是一面梯子豎在那裏，並且也沒有甚長的路，不過上天梯走盡了，就到了南天門，南天門居高臨下，面前一條直如壁立的石階，初到此處不免歡欣鼓舞的想跑跑這險景，倒不一定因險而減人興趣。

南天門下有一面石碑，記載此段石階一共六百四十五級，走這一段，却非容易，路兩旁有鐵鍊，上山的人真的力盡時，可以攀着鐵鍊而上，轎夫們到此也祇有一步一步的慢挪，這裏要注意的是不可回顧，不回顧不駭懼，一回顧就不寒而懼了。

南天門上罡風極大，初走上去每感站立不穩，及至站立穩了，又覺奇寒不勝，那時四月的天氣，上面還有積雪，我倒極愛這春盡以後的雪，雖

然地理書上常說喜馬拉雅山上積雪終年不融，最多祇看了照，而今真看到了這雪，使人歡喜不禁。

登泰山到了南天門，一則已經登峯造極，一則俯瞰羣山都在足下，這時心中有無限的滿足與快樂，這種快樂也就是我開頭說的，筆不能盡，口不能述的快樂，也如禮讚佛法的人不能盡名大乘圓覺至理，祇好說請你自己領略罷！

泰山最高處叫玉皇頂，就在南天門內不遠了，玉皇頂也是一座小廟，廟的天井裏有一個環形的短垣，短垣內起伏着幾個小石丘，這就是泰山最高的山石，垣外立着一面無字碑，便是有名的秦碑，可惜上面已有藍色的字「天下爲公」了，按泰山立石見諸史記始皇本紀，顧炎武「日知錄」攷之甚詳，傳說清初碧霞元君廟大火，這塊秦碑早已毀於火了，後人好事，又立了一塊無字的石碑，杜撰說是秦碑，頗引得遊人注意，祇是於今多了黨化的字，根本就無從認了。

碧霞元君的碧霞宮，就是泰山的主廟，碧霞元君是東嶽大帝的女兒，顧炎武「日知錄」攷道：「碧霞元君封號始自宋時，而泰山女說西晉已有之，張華博物志，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東海泰山女，嫁爲西海婦明日東歸灌壇，令當吾道，令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過也。明日文王召太公望歸，已而果有驟雨疾風去者。」泰山女說蓋即傳於此事。於此證明碧霞元君的廟歷史也是很久的，廟裏一切多依常制，祇有一面金碑一面玉碑，堪稱價值連城之物。

泰山頂上沒有正式的旅館，祇有小飯鋪後面開的客店，客店裏有矮土炕，無論多少客，總是一間屋裏住在一面炕上，土炕倒也頗暖，游乏了的人，一覺就要到天明，但是却沒一人輕易醒的，遊人多要等這一日看日出呢。四時左右，天尚未亮，一天星斗，店主人便來催客人起身，這時冷無再冷，無人不着起隆冬的衣服來，不寧唯是，還都披起大衣，用圍巾把

面孔幾乎完全纏上，依然拍風，那時的風吹到人面上，直如刀割皮的一般，然而爲了觀日出，遊人都起來請店主去日觀峯。

日觀峯在玉皇頂之東，在西的叫月觀峯，遊人觀日出都在日觀峯的石碑下冒寒迎風而立，那種冷況，爲我平生所未經，初去時一天星斗，環宇漆黑，我們守定了方向對齊東面而立，最初誠如老殘游記所說：現了一點魚肚色，才看是東方一點，一轉眼便已白了四方，這時才剛白忽又現暗了些，這是千載一時不可失的機會了，東方極遠的地方，忽然如金鏡一鏡，這條鏡像是極不穩固是亂頭，愈顯愈寬，大概寬了不到幾寸高，東方的天空上忽然有烘紅色了，這是迎接朝日的霞彩，太陽像煞很有架子的戲角兒上場樣子，露了一點面孔了，這時天空已經透亮透亮，上面的朝霞隨日升而愈紅，這一輪朝日盪盪漾漾的走上來，太陽一面升，那太陽前面的金蛇萬道愈顫動的利害，直待太陽上全了，這種下面的霞彩還有活動，按說這就是海水，太陽愈升，上面的紅霞愈向西來，太陽全升上後，紅霞已在我們腦後，這時觀日出的人，唯恐眼皮瞬了一瞬，就誤了良晨美景，所以多數祇顧着東方，西方的太空中此時如何，連我自己也沒看過，於此也可見衆神於某一事上，矜謹的過甚了。

在泰山上看過日出，有如看戲看過精彩的一場了，那時非再有一場精彩的才不會令人墮興，事實上看過日出以後沒有別的可看，要游西山了，但是下南天門確是一件再難也沒有的事情了，請想上山時且不敢回顧，下山面對前方如何下呢？當時徒步的人，唯一要點即是看了自己的腳走路，目光祇放到兩腳上，可以不亂心，但是轎夫們行此却是一件大奇而特奇的事，他們非快走不能走下來，他們每一步祇搭在石階的前端，他們如足踏實了一步一步下去，肩上有担負，易生危險，倒是跑下去的真安全，他這話聽的人，誰也不信，但是細思其事，却也誠然，況且自昔以來未聞有轎夫出過事情的，原來他們抬轎也非一朝一夕所習，先要學了人跑兩年山路，然後才能習抬轎，我那時看見山上飯鋪裏的孩子大約十二三歲光景，

背了一個布袋下山，也是快步下去的，才知他們這是自幼的功夫。

下南天門轉向西山，便沒有整齊的石路了，羊腸小路，而且都是傍着懸崖走的，一個不適心，隨處都能捨身，走過兩個不知名的山嶺，便是西山正路了，西山有名的景是扇子巖，扇子巖像一面扇子，直立着，也是奇景，下來，順着山澗走，一直走到黑龍潭，潭上是一面橫空的長橋，橋下是山水冲平了的澗底，祇越過橋便陡然的下去了，下面叫黑龍潭，潭上因爲有很高的山壁，水流下來又成了懸瀑，不過懸瀑祇在夏季有，餘季甚少。

黑龍潭以下夾道都是桃李，那時正盛開滿林，走到那裏真是一桃李無言自成蹊了，從這路上一直到五賢祠，這裏是新名勝，那時因爲馮煥章先生住在那兒轎睡，便也成了游人嚮往之地，我去時，承轎夫們指教，得到門崗的許可，在祠內看見馮夫人，她告訴我我到科學館才能看到馮，這位夫人正白浣洗衣服，生活也如基督將軍。

於此順便略述一點馮的花樣，因爲李頓調查團在泰山上游玩，李頓落掉一根手杖，下山時他和泰安縣長周煜說了，這位周君不問皂白，就把山上的轎夫拘捕了二十多人，押追手杖，馮聽見這回事大爲震動，寫了一封長信給周君，責他不該侮辱自己同胞的人格，專力媚外，叫他即釋轎夫，周君祇得從命，馮乃聚集了全山的轎夫談話，說得轎夫們人人發奮，一齊上山尋找，隔了一天在山上尋到了原物，便了却這場公案。

科學館去五賢祠約三里，是一幢草房子，建築很樸素，竹籬庭院，馮和幾個學生，在這裏做功課，那時的馮和我在徐州所見的樣子彷彿，祇是現蒼老了，那天我見他，他又激昂流淚的說了一起，又承他寫了一副隸非隸楷不楷的對聯，又承他欸以餐，並且允拍了一張小照片，而今想來，那位藍布不長不短的棉襖，藍布棉褲，一雙皮包前後的布鞋，一條大布帶子攔腰一繫，六十上下的一個大個兒，仍可想見。離此時已將三時，便忽忽的趕進城去，臨晚還又逛了一陣佛廟，在廟裏的壁畫頗工細，不知成於何代，而今想來，不知道這浩劫中損失了多少可貴的東西，像泰山上下名勝，竊禱其能安然無毀，以供後之遊者憑覽。

三十二年冬記於上海。

驚險故事
長篇傳記

流犯餘生記(五)

貝朋諾著
唐牧譯述

第三章 悲慘的生活

聖羅蘭監獄已經準備好一部份地方要給我們住了，我們每六十人住在一間牢房裏。上頭有一個正式的命令，幾安那的老犯人，無論任何藉口，不能與新到的犯人互通消息。可是我發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法變流犯殖民地的正式命令，沒有一個是嚴格實行的。

我們分住在牢房裏，牢門鎖了以後幾小時，有五個犯人到窗口的鐵欄外來。他們低聲說，「香煙要嗎？還有咖啡，香蕉！」

我們心動了。我問道：「我們要怎麼付錢呢？我沒有錢！」

他們說，「用你們的衣服來換。」接着就說出定價來：一條褲子值四十索；一件罩衫值三十索；一條氈子值五法郎。

我們大多躊躇着。我們恐怕被發覺衣服缺了以後，會受刑罰。可是鐵欄外的犯人向我們保證說，「這裏的情形是兩樣的；警士不大注意你有沒有衣服！即使他們問起了，你們也可以說是在船上被偷掉的！」

很不幸的，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的衣服是真的在船上不翼而飛的。交易開始了。有一個新犯人賣掉了一條褲子，另外一個賣了一件罩衫……。那天晚上，大家都有

一包香煙和幾條香蕉吃了！

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時候，許多犯人發覺他們所保留的衣服都失蹤了。這些賊不消說還是船上偷東西的那些積犯。至於收買這些贓物的，是那些夜班的獄卒，這些獄卒也是犯人，多數是阿拉伯人，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警士執行任務，關閉監獄的門，奉命搜查犯人，代警士押解犯人工場。這些獄卒對犯人也大有用處，他們往往替犯人取得違禁品，在搜查犯人的時候，時常說若無暗，祇要犯人給他們以相當的酬報，他們是甚麼事情都肯做的。他們以極低的價錢收買贓物。於是犯人都學乖了，他們情願自己把衣服賣掉，以免被竊。因此交易繼續不斷。

我們抵達後的第二天早上，聖羅蘭監獄的典獄長召集全體人犯作下列的談話。他說：「你們在這裏，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好的，一條是壞的。你們當中循規蹈矩的人，有得持教的希望；至少你們在受刑期間，可以不至遭受無謂的痛苦，每日改善你們的生活環境。至於另外一條路，我相信你們多數人是決心要走的，就是逃亡。在幾安那這地方，你們可以享受很大的自由，你們隨便甚麼時候可以設法逃走。可是我們有兩個監守的人員，一直在崗位上；一個守森林，一個守海面。在森林裏，你們不是餓死，就是死在同行者的刀下；在海中

，沙魚會把你吃掉。我曉得你們在想甚麼；我在這裏已經十六年了，我比你們自己還明白你們的意念！我曉得不到十五天，你們當中有許多人已逃到森林裏去了；我也曉得這些逃走的人，除了那些在樹底下被螞蟻吃剩一副骨頭的以外，很快地就都要回來，他們不是進囚牢就是進醫院去。至於心懷善意的人，我希望你們運氣。」他說完了，可是在轉身的時候他又接上說：「爲要讓你們曉得逃走是不可能的事，第一次逃走不罰你們！」

幾天以後，我們的名字已經登入流犯名籍簿裏了。「雷尼貝朋諾：四六六三五號，」這號碼像烙印似地燒在我的腦中。從一八五二年起，我是到幾安那來的第四萬六千六百三十五個犯人！

在流犯名籍簿中，裘麟多我一號，我們現在住在同一個牢房裏了。我可以再跟他談話了。他已經曉得羅爾慘死在海中的事了。這事情給他的精神上以極大的打擊。我沒去問他船上的生活情形，因爲我深知這位可憐青年的不幸遭遇。我們同住在一間牢房裏那天晚上，他接到帶帶的一張字條，告訴他說他第二天要被換到另外一間牢房裏去了。第二天早上，裘麟就真的被換到帶帶的牢房裏去。原來帶帶帶化了些錢，去賄賂那個在監獄裏管簿記的犯人，叫他把裘麟換過去的！裘麟毫不反抗，默然去做那變態性慾者的犧牲品了。有一次他告訴我：

「過那種生活我快死了。」我後來便再看見他。過了五天，他病了，不久就死在醫院裏。後來我聽得帶着比這多的幾件遺物回去給他的母親，請她寄些錢去救救她的墓碑；這斷腸的母親寄了幾百法郎去給帶着，沒想到這些錢是給殺死她兒子的畜生去飽私囊的。

接着有一次健康檢閱。不到兩小時就全部竣事。新到的犯人有十分之九是被認為健康，可以做任何工作的。那些身體衰弱的，做比較輕易的工作，至於極少數斷肢或跛足的，被認為不適於工作。我前醫生面到的時候，我把參戰恩俸的證書給他看，他把我派在做輕易工作一隊裏，這使我後來少受許多痛苦。

過了一星期，我們被分散在森林中的流犯勞動營裏去工作。我本來會和穆四約定一有機會就一起逃走，現在我却與穆四分手了。他跟一些別的犯人，被派到巴西邊境的聖喬治村去建造一個無線電台。我們逃走時，和計劃因此都變成泡影了！他臨走的時候祝我幸運。我以後沒再看見他！後來我接到一個消息，說他到聖喬治村以後，跟六個犯人乘獨木舟逃走，溺死在海裏了。

我們同船的犯人，祇有一小部份留在聖羅蘭。其餘的都被派到森林裏去做苦工了。不論犯人年輕或年老，被判無期徒刑或徒刑五年，犯殺人罪或逃避兵役罪，本來是做小職員，工人，藝術家，或商人，這些當局都不管，全派去做同樣的工作。因為我們是初到的，說起來總比本來在那裏的那些貧血的犯人強壯一點，於是我們就被派去做最繁重的苦工。

同船的犯人多數被派到森林裏去做工。他們多數是

習慣於溫帶的城市生活的。他們的字從來沒有經過筆頭，現在却派到森林裏去砍大樹了。這些犯人現在開始了

▲流犯在森林中伐木▼



在森林中的流犯營裏，每天早上五點半尺還沒亮的時候，警士就把犯人叫醒，分發工具，犯人就分批到森林裏去。當局規定的工作，是每人每日伐木一噸，或成一立方公尺。犯人得把樹木砍倒，劈成一塊塊，然後在指定地點堆成一堆，這指定地點離開有樹木的地方往往有幾百碼之遙。初來的犯人，有四天可以學習做這苦工；假使在第五天他還做不完規定的工作，那他回去的時候，就祇有乾麵包可以吃了。

犯人做工的時候，並沒有警士監視。隨便他到甚麼地方去伐木都可以。你替他想想看，手裏祇有一柄斧頭，有甚麼地方可以去呢？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警士到指定堆柴的地點去看大家有沒有做完指定的工作，到那時候還沒有做完的，就祇好挨餓了。

看見這些衣服襤褸的犯人，很不自然地肩着斧頭，赤着腳列隊到森林裏去，祇有半品脫黑咖啡在肚子裏，就可以曉得他們是陷於多麼深的絕望中了。他們汗流夾背，用盡氣力去砍樹，可是這些樹木往往堅硬得足使斧鋒挫鈍，於是他們啾泣，咒罵了。他們對於樹木，完全外行，有時候奮勇地想要把鋼也砍不進的樹砍倒。在中午時候，他們汗如雨下，每一吋皮膚都被蚊蟲叮着，但是還得在烈日或陰溼的大樹蔭下繼續緊張地工作着，以便把所指定的工做完，才有些東西可吃。當他們還身溼淋淋地回到營裏的時候，他們是沒有衣服可以更換的，因

爲他們根本就沒有衣服；他們不是把衣服換了必需品，就是衣服早已偷掉了。

當局分發給我們吃的東西，早上五點半，祇有半品脫黑咖啡。中午的時候，有七百五十公分的麵包，一品脫差不多跟白開水一樣沒有菜的湯，九十公分煮牛肉，至少有一部份不能吃得掉的。夜裏，每星期有五天有六十公分的飯吃，算起來不過等於六七湯匙而已。此外沒有了。要是沒有飯的時候，就發一百公分的乾豆。法國人早上喝咖啡的時候，向來是必定要吃麵包的，可是十個犯人當中沒有一個能把麵包省一塊到第二天早上吃的！麵包是整塊發出來，讓兩個犯人去分的，那裏的習慣是大家輪流切麵包。沒輪到切麵包的，有首先選擇之權。可是犯人因爲飢餓的關係，往往爲了一塊麵包皮，發生口角，甚至動武，拿刀互相殘殺。曾到過流犯殖民地來參觀過的法國新聞記者則說得不錯：「犯人在是飢餓中生活的！」

我們同船的犯人，開始一種悲慘的生活了。他們連買一點點香煙的錢都沒有，往往連當局每月分發的一塊肥皂也得去賣掉。

在這帶地方，也有許多疾病流行。這些不幸的犯人，都是從氣候寒冷的地方來的，被迫在熱日下和潮濕的森林中做苦工，這真是他們所過不慣的。他們不斷地被蚊子和別種蟲所咬噬，全身被每天所下的雨水所淋溼，同時又營養不足，宿舍不好，待遇惡劣，從一八五二年起到現在，一直是這樣的。

他們看見同伴病了，死了。往往在早上醒來的時候，他們發現滿腳血漬：他們是在晚上被吸血的大蝙蝠所

咬的。這種大蝙蝠，佈滿在森林中的流犯營裏，飛的時候，毫無聲息。祇要過幾星期，這些犯人失血過多，就

▲森林中的流犯營▼



了。每次囚船抵達後一個月，醫院裏就住滿了病人，每天晚上有五六具屍體被送上沒有墓碑的墳場去。

犯人除了要在烈日和潮溼的不宜氣候下勞作以外，因爲生活單調的關係，還得受一種精神上的痛苦。他們初到的時候，流犯的各自爲政的心理使他們吃驚，因爲一切的行動都是以私自利爲出發點的。每個犯人的內心，對於一切都發生反感。現在他們祇求一種最低限度的生存，因此都抱一種退縮的態度，不多與別人交往。他們都感覺非常寂寞，可是同時又都感覺別人不可靠或不能了解他。他們都想找一個可靠的人來談話，來把自己從寂寞中解救出來，可是彼此都看到別人最壞的地方，因此他們都把自己幽禁在自己的世界裏。有許多犯人養成一種自言自語的習慣，算是一種安全的交際，這在某種限度之內，是可以使自已得到一點安慰的。這裏沒有互助，沒有合作，因爲在這種人當中，大家是缺少互相信任的，尤其是在這種完全沒有文明氣息的生活環境中。他們的一舉一動，是以個人主義和自我爲中心的，每個流犯的心中，都感覺惶惶不安，這就是大家都想逃走的一個原因。

幾安那的流犯有一句話說，以一船犯人填補另一船犯人的空缺。這句話倒是確實的。因爲每年來了七百萬新犯人，而犯人的數目却永不增加。當囚船初到的時候，流犯的總數增加到三千五百名；於是醫院客滿了，有些犯人在森林中失蹤了，在十二個月內，

下次因船開到之前，犯人的數目總是減少到二千八百名。流犯殖民地當局對這些流犯的政策，不是改良或感化他們，而是讓他們死。在當局的眼中，囚船載來的這些犯人，是要他們收拾掉的。

我們這些新來的犯人，有許多都記得典獄長故意留到最後說的那句話，我們多數都自己這樣想：「這老蠢才，我一星期內就逃給你看！」於是差不多每個犯人一有機會的時候，就都逃之夭夭。他們帶幾塊麵包和別的食物，離開流犯營，滿心想別人雖然失敗了，他們自己祇要有勇氣與決心，一定會得到自由的。有些犯人游泳渡過馬朗尼河，到荷屬幾安那的森林裏去，有些逃進法屬的森林，想要逃到巴西去。逃到荷屬幾安那去的，都很快地就被捕了；假如他們逃過荷屬邊境的亞賓那，他們再逃下去，也是被捉回來的；無論如何，能逃過巴拉馬里坡的，可說是很少很少。逃進森林裏去的，往往在森林中餓了幾天或幾星期。許多犯人就這樣失蹤死亡了。多數却爲了飢餓，身上發着高熱，戰抖着自動回到他們所離開的流犯營來。有些半夜裏偷偷地回來找東西吃被捕了。有些逃到荷屬幾安那去，被專門追捕犯人求賞犯捕者捉住人。逃亡回來的犯人，都得了重病，被送進醫院去，他們有的被蟲咬，被刺傷，有的患痢疾，發熱，和其他的病症，有許多就死在醫院裏。這樣，流犯殖民地當局，又間接地收拾掉一批犯人了。

多數的犯人到幾安那來六個月後，生活就變得跟野獸差不多了。他們慣常赤腳，因爲當局所發下來的木底鞋子，既不適於工作，又不宜於環境，所以大家都不穿了。有好幾個流犯殖民地的總督，都曾提出堅決的抗議，要求更換一種鞋子，可是法國政府發來的，始終祇有這一種。犯人不但不穿鞋子，內衣和襪子也已成爲過去的東西，至於手巾和毛巾，那是早就不存在了。就是早上他們甚至也沒洗臉，因爲流犯營裏水很少，而且是要

留着喝的，所以實在沒法子洗。講到牙刷，那真是一種向所未見的奢侈品了。日常生活的習慣一樣樣地丟掉，他們也失去自尊心了，於是開始走上頹廢之路。

他們越來越少寫家信了。因爲他們窮得連買信紙信封和郵票的錢都沒有，即使有點兒錢的話，也得先去買些香煙以解除寂寞。可是根本的原因還不在此。實在的原因，還是因爲環境的關係，同時離開他們的家也太遠了。每次等一封回信，起碼得等四五個月。而且當局禁止他們接受外面寄來的包裹或匯款。有些比較幸運的犯人，有警士替他們轉信和錢，但是這筆錢得分一半給警士，作爲酬勞。時間過得稍久，犯人就和他的家人疏遠起來了。在他們看來，今日的生活和昨日的生活中間，儼然隔了一道不可飛渡的鴻溝。他們不好意思繼續寫信敘述他們現在的生活，同時又沒有旁的話可講。他們受了惡劣環境的包圍，思想上已經沒法子同外面的人交通了。他們自尋心，也不容許他們把生活情形描繪出來，因此他們不寫信了。痛苦的生活現狀慢慢地壓倒了對外通訊的念頭，於是他們完全不再寫信了。

流犯殖民地沒有禮拜堂，沒有牧師，沒有一切的宗教設施。也沒有書籍可以讀這幾個遠離文明世界的流犯閱讀。

犯人要在這種可怖的環境中，必須有強健的體格和剛強的性格。有許多犯人不能忍受這種環境的摧殘，就此與世長辭了。過了頭六個月還沒死掉的人，就算能適應這種畜牲過的生活的了。他們對於這種生活，算是過得稍微習慣一點的，可是其中也有許多人，不到一年就死了，有的兩年，三年，結果也是一死了之。跟我一起進進聖馬丁監獄的八個犯人，已經死了三個，另外五個不到兩年也都死了。在同船來的七百個犯人中，我是比較矮小，虛弱，不慣受苦的人，不知道我還有幾年可以活呢？

節省醫藥健持康健
每人每年應即施行

全 身 健 康 檢 查

× 光 防 癆 檢 查

每 日 同 時 舉 行

：梅毒血清化驗：

靜安寺路九九六號美琪大廈
中國保健公司

電話 三二〇五七

霞飛路九九〇號

虹橋療養院

電話 七六三二八



散步的藝術

陳世鵬

你也許是個感到生活苦悶的人，慣常，你總想以散步來消散你心頭的重壓。可是你得到了你所希望的沒有？朋友！我謹以此文獻你——你會知道，你會覺悟，你實在沒有散步過一次！

我們大都是有天賦才能和受過教育的人。無論對於三輪車式樣的设计，劇本的寫作，展覽會的佈置以及種種複雜的技能，那一件不是我們所精通熟練的呢？也許怎樣纔能精通這些文明所產生的技術的問題，已經吸引了我們全部精力，一個有關於人類基本生活方法與享受的學識，竟被我們遺忘了。

真正懂得散步藝術的人百中無一，無論如何是件可悲的事！將散步視為有奇妙底精神上價值的一種藝術，現在已經成為曠廢了！究竟怎樣的散步纔能使人感到有卓越的樂趣，纔能使人靈性豐富呢？讓我們來約略地談一下牠必要的條件吧。

散步時不可存着什麼目的，這是散步的先決條件。你心中若是死記着你是到朋友家去或是參加什麼集會的，那末這種念頭會不時嚙着你的潛意識；像胡桃上的一只蛆蟲似的，牠會沾污你的敏感性，觸犯你的靈性！所以，不須要目的，散步就是散步。

第二，散步不必像結婚儀式或者向銀行支款時須要預定的方式和步驟。它的發生應該自然，像一個悠然的微笑。有一天，當你正靜靜地在讀書的時候，當你正在操作家務的時候，當你正在整理物事的時候，也許突然一個神秘的思念會掠過你的心頭——去散步該是件快樂的事吧？那末立刻照着做罷；何必找理由？找目的？走，開起門來就走！成功的散步還有第三個最重要最困難的條件。你必須從你心中排除每一件世俗的煩惱和痛苦；除非如是，散步不但無用，而且有害！任意舉個例說：若是出去的時候

，你的心頭正被你押款的事沉重地壓着，那末兩腿所作有韻律的動作，都會變成一種猙獰的音調在你耳邊不住地鬧着：「押款到期了！押款到期了！押款到期了！」我相信你一定有過這種經驗的——當火車輪軌的聲響或時鐘的答的答的聲響在你耳邊響着的時候，心中飽藏着煩惱出去，那末在你回家以前，這些煩惱會無限制地更潛入你的心坎深處；那末，這散步所得的不是比沒有更壞？以堅決的力量，當你跨開第一步的時候，你必須像蛇脫殼一樣地從你日常的一切成見裏從容解脫——這是一條曾經由富於散步藝術的大聖大賢解釋過的重要規則。實際上，這並有像表面上顯現的那麼困難，不久你就會明瞭的！對自己說：「現在，這短短的奇妙的幾分鐘裏，我要和日常的宇宙告別而進入另一個不同的奇異的宇宙之中。過了相當的時間，當然我仍舊要帶着種種苦悶回進我舊環境裏，然而，在這神秘的幾分鐘之內，我要逃避，我要浸沉在另一個奇幻的境界裏，那面，這一切煩惱都不存在的！」這樣，抱定了決心，開步走吧——以你堅定的脚步，開散的心地！

是陶情悅性，散步不必太匆忙，然而也不可懶洋洋地蕩來蕩去，不能刺戟我們血液的循環，以致失了運動的本義；要安排，保持一種尋常的速度的自由自在的速度，流入音韻的步伐！生活在這時代中的我們，那一天不痛苦地忍受着無數劇變？心靈如何能夠得到平衡？那末這適度的有律動的搖搖擺擺就能解放我們肌肉的拘束，鬆弛我們心頭緊張的情緒。

我們像罐裝沙丁魚一般的摩登生活中與週遭的人們太密切太不斷的接觸，已將我們墮落到怎樣一個可卑可憐的地位了！所以，像忘記煩惱，忘記痛苦，忘記一切的一切一樣，忘記別人，忽視別人，不客氣地把他們從你知覺裏趕出去！多多注意那些你日常生活中沒有機會去留心的奇蹟吧！

看看枝頭的綠葉，若是在夏天；天冷了，看看那些被冬剝去外衣的枯幹殘枝！看看淺水潭裏美麗的回照；注視着一堆一卷的青雲變幻離離！細細地留意你四圍的一切，那末無論你脚下的一草一葉，一木一石，都能引起你極大的興味。

大多數日子，每天二十四小時，你的耳朵都是閉着的；因為抵制他人爲了一些小事喋喋不休的聲音，打字機答答的聲音，電話命令的聲音，一個人真也不得不裝着聾子。這樣，你的聽覺在漸漸地衰退着。然而，這時候你得豎起你的耳朵來了，讓他們注意地吸取那些潛在我們文明吼聲下面各種微弱的聲浪——風前綠葉沙沙耳語，簷邊小鳥唧唧低鳴！

任是都市化到什麼地步，我相信沒有一個城鎮會將整個的藍天都掩遮了！也不會沒有一些青青的花草在生長！更不會沒有一絲大地的氣息的！朋友，注意着這些東西；看！（假使正是冬天的話，）甚至在城市的中心，也還有那些乾燥的蟲蟻在凍壞了的高枝上發着格格格的聲音！用你的鼻子，你不聞到那些被風從河面上，湖面上帶來的水香嗎？想想看蒲公英怎樣從石板縫中擠出牠的生命！夕陽晚照，微風拂面，你的內心能不感到些什麼嗎？朋友！你能不感謝上帝替你佈置的一切的美嗎？

當你們有機會獨自去看他，去嗅他，去接觸他的時候，你們會覺悟世界並不醜陋！與世界相識——孩提時常有的奇幻的愉快和驚愕之再生——是散步時全部的宗旨和目的。把圍繞着你的東西再清楚地看一次——把那些使你聾，使你瞎，使你亂的種種嘈雜的聲浪，悵懂的人影，煩惱的心緒撇開一旁！與不時引起激動產生壓力的現實展開一戰——這，當羅加牟尼出發遨遊全境時所立的內在的宗旨，也是自古以來散步藝術的中心！

現在，何處是乾淨的樂土？何處能免了混亂，煩惱和沮喪？然而，莫類唐！你的門還是能够應手而開的，那末，整個世界都在外面！樹不會停止生枝發葉，知更鳥不會放棄了牠的歌唱生活！脚下的大地還能給你舒服的感覺吧！散步吧！朋友！

(完)

(接三十一頁「長命新錄」)

聰明的先生，請拿算盤撥撥，「享受」上倒僅僅是一頓較好的飲食，而「耗費」上則十倍不止，請問，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比例？

有人說，這個算盤太小派，太窮；有錢的決不至於如此。請問，這有錢的錢，是什麼算盤打來的？

索性再舉一個例：

不多幾年前，外國來了一位能叫人「返老還童」的結腺專家，那怕你已年逾耳順，他只要給你換上一根青春腺，你就可以立刻返老還童。這句話，大概聰明而「雄心勃勃」的老年是聽得進的。所以立刻就有幾位聰明而雄心的老人，請這位專家接了腺。據說手術經過良好，而效驗上也是百分之百。就可惜一樣，他所謂返老還童的，僅僅乎只有「青春腺」一種。這，好有一比，好比一隻破舊不堪的「老爺汽車」，換上了一隻簇新道地的來路「發動機」，馳騁之間，請問這隻老爺汽車的破爛殼子吃得消嗎？無怪乎這幾位年高德劭的先生們，雖說返老還童，不多幾天就此夭折了。

常言道得好：「人有千算，天只一算！」

照這麼說，難道世上就真的沒有一個兩全之道——既能享受，又能活下去的嗎？

那又不盡然。要說既要活下去而又不能享受，那是我們把享受兩個字解釋得錯了，至少也看得偏了些。真的享受，不一定是聲色名利之類的愉快。這話有點近乎哲學家的迂腐，又有些像說教人的虛偽；其實其中却還有點真理。

俗話說「忙裏偷閑是真閑，苦中求樂才算樂。」

可是我們又別把這話誤解了。所謂忙，閑，苦，樂，是有着相當高的水準的。你要是能拿這個水準去測量你的忙，閑，苦，樂，我可以担保既能活下去，又能享受；享受了，而又能活下去。



北歐的石頭城

沈鴻鵬

斯德霍爾摩(Stockholm)是瑞典的首府，位於波羅的海岸，跨馬拉爾湖口十三小島上，長橋臥龍，掩映綠陰，風景幽美。

瑞典的碼頭是它的門戶，街道整齊乾淨，都是用白樺樹鋪砌成的，清道夫每日加以刷洗，在陽光的照耀下，閃射出一片光輝。而且碼頭上秩序井然，清新雅靜，沒有污穢的倉庫和船塢，沒有下等的咖啡館和小客棧，也沒有貨物的惡臭；旅行家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個同樣的海港。

斯德霍爾摩是歷史上的名城，建於七百年以前，做為抵禦波羅的海海盜的堡壘。全城的主要財富是森林，這可從它的命名而知，Stockholm原是一木島之意。但從外表上，可一點看不出這是一個盛產林木的地方。

有一個時期，瑞典是木頭城，但，經歷了六次慘烈的大火，歷時二世紀半，當地居民才確信，最安全的火災保險是在他們的腳底下。今日的斯德霍爾摩，是花崗石的房屋，建築在花崗石的基礎上。地主選中了一塊基地以後，就用火藥把

那裏的花崗石炸裂；構造地窖也是採用同樣的方法。在建築方面，瑞典人是別出心裁的，我們在這裏看不到一點希臘的影響，純粹是瑞典風味。直線條的市政廳和它的高聳的樓塔，及有細小均勻圓柱的音樂廳，都出自瑞典人的匠心。

瑞典的新市政廳建築了十二年，於慶祝Queen Victoria 王登基四百年紀念時完工。屋頂是銅質的，每塊銅板上鑄刻着捐款二十五元瑞幣以上者的姓名，倒也很有意思。市政廳是用極大的紅磚建築的，與花崗石的房屋輝映成趣。

瑞典人是愛好土地的，也愛好土地中生長出來的一切；這種熱情並不因都市的環境而消失，所以市政當局在郊外劃分了許多小塊的土地，租給工人，一個夏季租金五元。

工人租到土地以後，就在這裏建立一座小屋，他也可以花一百塊錢買座現成的房屋。於是他和他的妻子及兒女們，就在這個「小田莊」內消夏。但，他仍舊繼續到市內的造船廠或其他工廠去工作；不過，在清晨及下午散工以後，他幫助他的妻子在一小塊土地上，耕種菜蔬，澆花灌卉

玫瑰，牡丹，三色堇，紫羅蘭等。

及至夏末，主婦忙於搗菜蔬裝罐保藏，丈夫則致力於修理花木。到了八月的一個特定的星期日，每家把自己的優良出產——花，新鮮及裝罐的蔬菜，和水果——帶到市政廳去參加比賽，由當局聘請專家評定名次，分發獎品給優勝者。這是一個隆重熱鬧的日子，由陸軍部特派軍隊隊給予演奏。

郊外種植的制度，在物質貧乏的戰時，更為重要，這是不言而喻的。並且能促進工人的健康及幸福，增加都市的美觀。對於兒童，這種「小田莊」更是現實的學校，能夠給他們不少活的知識。

同時我們應該了解，瑞典的教育雖然相當普及，但，那種教育制度實不近情理。一教教小學生，也是一種強有力的呼聲呢。兒童在六歲開始入學，是強迫的；上課鐘點很多，星期天也照常。

冬季，學生在燈光昏暗中起來，穿衣上學，街道都還沒熄燈呢。七點四十五分上課；十點三十五分時回家吃早飯，到了中午再到學，二點三十五分或三點三十分散學，依年級而定。學生在家裏的工作很多，尤以語文功課為最，他們要學瑞典文，德文，英文，和法文。學年在八月二十六日開始，六月六日結束，聖誕節時有一個月的

假期，復活節有一星期的假期。

下雪以後，住在斯德霍爾摩四郊的學生都穿了雪鞋，滑雪到學校去上課，就是六歲的小孩子也是滑雪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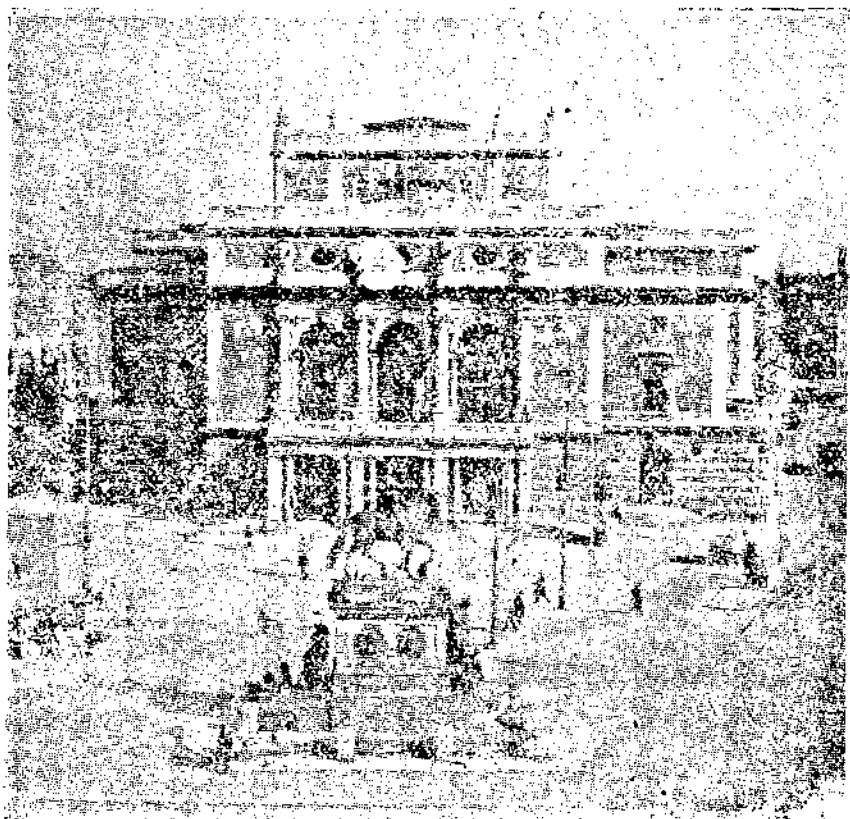
瑞典的青年有一種顯著的特點，就是愛好運動。擲鏢最爲流行；腳踏車長途比賽，滑雪，溜冰，以及夏季的划船比賽，也都非常受歡迎。此外有一種球戲，所用的球和足球相似，但不是用腳踏，多半用頭頂。也許該叫做頭球吧。

到了夏季，跑馬走紅，無論男女老幼，都如醉如狂的到市外十哩的跑馬場去參觀，去買馬票。市政當局認爲人民有賭博本能，也就不加阻止。而且爲了對抗丹麥發行的彩票，瑞典也發行一種有獎公債，以防利權外溢。

當白日逐漸縮短，黑夜延長，秋雨初降的時候，有產階級和貴族都紛紛地從鄉下別墅回來了，瑞典的社交生活也就開始熱鬧起來。於是一連串的宴會，音樂會，看戲，觀劇等，不一而足。

在瑞典正式的宴會中，各自就坐以後，大家

瑞典皇家歌劇院



起立向主人道謝，於是賓主各啣一口杜松子酒，但，太太小姐仍是不作與飲濃的。接着菜就上來了：酪餅；醃鯪魚，沙丁魚，鯉魚，魚子醬；各種冷肉；各種飄湯；烘葷；醃菜；及各種花式麵

包。最後是啤酒。

宴會上的談話是有一定的規矩的，尤其是稱呼方面，必須使用對方在職務上，政治上，或外交上的頭銜。決不可單稱某先生，一定要說某教育大臣先生，或某副總經理先生，而且每次都要

如此，否則就是失禮。

在宴會完了以後，主人起立致謝；如果是外賓，主人就以外語致謝，瑞典人是富有語言才能的。

在瑞典應用最廣的一句話，是「謝謝你」。無論是打電話，買東西，坐車，或看戲都用得着它。這是一種必須的禮貌。兒童從小有一種良好的訓練。

瑞典人天生愛好花草植物，就是瑞典最便宜的公寓房間中，也有放置花草的地方；中等以上人家的住寓中，每間屋子中都有幾瓶花的。到了冬季，瑞典的送花人，就像其他城中的送牛奶人一樣，挨戶送花。夏秋二季的花市是非常擁擠與盛的。

斯德霍爾摩的公共方場中都栽植着花卉——康納馨，秋海棠，大利花，百合花等。花香撲鼻，減少了幾分北歐的嚴肅氣氛。倒使人憶起熱帶風光了。

而瑞典的人民，也正像檀香山居民一樣，是用花束來送別的。旅客的車廂中塞滿了百合，玫瑰，紫羅蘭。

讓我們也就乘這花香四溢的火車，離開這座北歐的石頭城吧。

新刊介紹

文藝生活

創作·翻譯·綜合刊

半月劇譚

諸葛蓉

文天祥，宋吉水人，字宋瑞，號文山，理宗時進士；官至江西安撫使，元兵入寇，天祥應詔勤王，受命使元軍，被執，遁入真州，時端宗立於福州，拜天祥右相，封信國公，募兵轉戰，力圖恢復，兵敗被執，不屈，作正氣歌以見志，遂就死。

文天祥

「文天祥」的重演，確是向現時的上海人投了一支正義之劍！

記得兩年前，上海劇藝社演出「正氣歌」於「辣斐」，營業鼎盛，轟動一時。石揮在此劇中飾文天祥，因而成名。尤其是劇作者吳祖光，更因此奠定了他在劇壇上不拔的地位。而今捲土重來，由「聯藝」改名為「文天祥」，重演於「蘭心」，得人和地利兩者之宜，加以這個戲影彰忠烈，淬勵正氣，更可使觀眾們對那位歷史上典型的民族英雄，致以無上的崇敬與愛戴。

劇為四幕十景。序幕：靜靜的深秋晚夜，冷月凌空，古戰場上，荒塚枯木，蕭殺淒涼，一個年高的白髮老人，挈其孫兒而過，緬懷如塵往事，悲不自勝，乃最其孫兒以生死大義，并告以文天祥一生可歌可泣之事蹟。此幕借重燈光及音响，感人至深，悲怨處如荒野鬼啼，激昂處如窮谷湍流。飾老人之偉鳴，如能再注重聲調之沈厚渾遒，效果一定更好。

第一幕，為太史府內半間堂與相府兩場。時

宋室偏安，太史賈似道擅權專政，荒淫無度。襄樊告急，賈反假傳捷報，朝廷忠義之士，非自掛冠而去，即遭似道暗算，文天祥啓奏皇上不成，與賈發生正面衝突。滿懷正氣，報國無門，不得不暫回家園，待機而動。此幕一場寫賈太史荒淫，緊湊不足，略覺沈悶。第二場自江萬里掛冠而去，謝仿德親皇不成，反被充軍；李官人洩露襄陽被圍之秘密，痛遭鞭笞；以至文天祥痛詆似道，忠耿之資，溢於言表；雖為一片一斷，而前後連貫如一，氣氛緊張，情緒密接，尤以文天祥大罵賈似道一段中幾個高潮和地位處理，允稱確實。惜李官人被撻一節，在倉猝中過去，給人印象不深耳。

第二幕為文天祥鄉居，訓練一般歌女，聊以自娛。賈似道恐其有所謀劃，遣使訪之廬陵，陽為請之出山，陰為探看虛實。不料同時襄樊失守，元兵大舉南下，賈似道率兵往迎，大敗而歸，死焉。文天祥決意東山再起，應詔勤王，兵發臨安，負起救國救民之重任。在此幕中，江萬里趕到廬陵宣讀勤王聖旨，天祥登高一呼，萬民聞風響應，間有動搖份子，反戰主和，天祥大憤，以劍擊桌，火星爆裂。這一段演來緊張異常，很容易激發人憐愛時傷國之情。

第三幕四場。第一場為文天祥兵抵臨安，受

命拜相，威懾羣小，力言委屈求全之不可。既而局勢危急，不得已而隻身出使元營。第二場元營內，天祥向元將伯顏明陳利害，請其撤兵，殊料天祥一走，羣小乘機蠢動，乞降求和，天祥功敗垂成，痛心不已，欲回無從，終被執押解北上。第三場文天祥得人之助，押解途中，乘機脫險。第四場為文天祥行抵真州，當地太守誤以為元軍密探，閉門不納，天地雖大，無地容身，文天祥想念及此，幾欲以死報國，卒以壯志未酬，決心重上征途。後為「楔子」。老人對小孩繼續講述文天祥的故事，述至文天祥被擄時，不禁愴然淚下。

第四幕，文天祥被囚獄中。伯顏來監探望，想說降他，但天祥不願屈服，祇圖一死。此時，文天祥鄉居時所訓練之歌女之一薛素素，亦遠道來訪，文天祥鎮靜地解釋他的「善養吾浩然之氣」的大道理，如此忠昭日月，義薄雲天，文天祥真可謂死得其所了。

在這戲中，演員雖多，但都沒有突出的成就。張伐的文天祥，雖然演得好到妙顯，亦不過保持以往的水準。崔超明的賈似道，祇覺得他粗魯，還不够把奸臣嘴臉全部刻劃出來。穆宏的江萬里，孫芷君的吳堅，洪川的翁應龍，蕭揚的賈餘慶，韓非的劉忠，于飛的伯顏，陳璐的薛素素，嚴重的李茂，重青的呂武，徐平的杜清等等，稱職。劇中新人不少，演出無特別不是處。

導演由穆宏，張伐，白沈，芷君，韓非五人担任。總觀成績，瑕瑜并見。高潮之把握，地位之處理，氣氛之調和，得力於燈光，音響及音樂者

頗多。但因戲長人衆，而台詞尤多古拗，沈悶之處，自屬難免。佈景，服裝，道具，都屬上乘。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觀「文天祥」者，知文天祥事蹟者，請三復斯言。

春去也

「春去也」是一個三幕劇。第一二兩幕以「趣劇」的方式演出，說到一個醫科大學生跟二房東太太的女兒談戀愛，後來又碰到了一雙遇，結識了一個蛇樣的貴族婦人，展開了一個三角的場面，鬧了不少的笑話。第三幕是那個醫科大學去畢了業，貴族婦人走了，房東太太的女兒又別了，於是準備回鄉，不禁回憶大學生活，往事如塵，低嘆春去也！

劇作似乎有不少漏洞。第一，看了「春去也」後，懷疑它的主題究竟在那兒？劇作者之意在勸人及時行樂，儘量享受青春呢？還是勸人莫迷戀於青春美夢而及時努力？青春不再，人人感傷，劇作者之意在叫人便這樣感傷感傷而已呢？還是有別的正確的啓示？就說該劇主題在暴露大學生活的陰暗面，那末這是消極的作用，沒有積極的意義，因為劇作者不會給這般大學生指出一條去路。第二，劇的前兩幕是趣劇，大家嘻嘻哈哈，何以一到第三幕中一變得如此傷感？傷感之因何在？難道青春僅在大學，一畢了業便跟青春訣別了嗎？由喜而悲的律動，太快了，脫了節，好像上氣不接下氣似的。

在人物個性刻劃方面，馬烈武是一個有志向上但老是做著戀愛夢的大學生，如果說戀愛與一

天下半月刊 第五期

有志向上」不一定能够取得一致，那末這兩者間之矛盾，可以在他身上找出來。陶麗芳既是一個女職員，何以在劇中所表現出來的感是像一個天真活潑的中學生？女職員和中學女生之間的距離實在太遠了。貴婦人葉蘭娜，找到了一個漂亮的男子點綴她空虛的光陰，却因了別人的眼淚把他輕輕的擲了，似乎她還有慈悲心腸，不是竭盡誘惑迷戀的能事的！雷鴻的慧直，太慧直了。郭一羅風流倜儻，以玩弄女爲能手，在大學中確不少見。舒子丹十足書獃子，不憚「獸」，有些「瘟」。

論演員。吳漾的馬烈武在第三幕中演得比前二幕好，看來他較適宜於演悲的戲。王薇的陶麗芳，小巧玲瓏，很是可愛，不過由於劇本，她演來像女學生的多，像女職員的少。她的身材較低，與吳漾搭檔不大相配。王薇的葉蘭娜誘惑性不夠。馮泌的雷鴻跟在「敘頭風」中一樣，過火處太多。葉明的舒子丹很出色。餘均平平。

化身

在編，導，演三者中比較好的是導演。前二幕中的輕鬆活潑，末一幕中的悲憤淒惻，都很可取，而最後馬烈武和麗芳臨別依依，氣氛尤勝，借重燈光和音樂，頗爲得當。惟「趣劇」部份純以「動作滑稽」爲事，滑稽流而爲「硬」，豈不惜哉！

看了舞台上「化身博士」，相形之下，更見得銀幕上史本塞屈賽的「化身博士」的超越！

劇本的改編似未見如何高明。

諸葛春：半月劇譯

故事給刪改得太簡單了，在電影中佔着很重要地位而能強調調託紀博士雙重人格的舞場侍女阿蓮，不復存在，和紀博士對立的女子祇成了他的未婚妻，因此故事的發展顯得平淡無奇。同時故事的內幕亦太顯露，「博士」的與「化身」的一體，觀衆早已一目了然，不像電影中那般隱約得高深莫測，所以不够驚奇恐怖。

劇共五幕。第一幕借紀博士朋友之口，說出他的思想的轉變，演出沉悶。第二幕爲紀博士要求賈安解除婚約，後來化身爲「海愛華」，嚇了賈安不算，且殺害了賈安的父母。第三幕爲警署緝兇，紀博士雖無嫌疑，但良心譴責，擬決心抑制「化身」，不再爲非作惡。第四幕爲紀博士在友人面前變形，因此秘密戳穿，殺人嫌疑大明。這幕中，借博士之口，指出了人們的「雙重人格」的形成，與夫善與惡間深刻之矛盾，爲全劇中心所在，然而台詞太長，意思尤多重複，難免使人厭倦。第五幕爲紀博士拒捕，被警長開槍致死。

導演對於高潮的處理，欠緊張。第二幕中，賈安在紀博士要求解約走後，該有不少內心戲可做，而導演却讓她立刻安睡床上，殊欠合理。第三幕中，牛探長在問僕役口供時，紀博士從實驗室走出，這一段原該染有相當的神祕色彩，可是亦在平淡中過去了。第四幕紀博士當衆化身及第五幕拒捕受傷至死，演來都欠濃鍊傳神。導演對於人物地位，處理適當，但還缺乏強調恐怖氣氛的技能，給觀衆的刺激太淺。

演員平平。仇鈺頗爲努力，十秒鐘當場變形，不若所傳之快。袁紹蘭初次以主角姿態露面，限於劇性，不能發揮，給人印象尚可，但願好自爲之，有厚望焉！



窮途

楊紅蓼

——最近S城裏發生底一樁慘劇寫真——

(上)
常站在我們門口，抬着肩膀的老警察，已用步槍自殺了。

這早上，我們家裏被幾個傭人傳遍了這件突發事件的消息。

他叫丁得勝——我們這坊里人人皆知的老警察；雖然嘴角上沒有鬍鬚，留下那一大堆日子的記認，然而生活的重負，已經壓彎了他的脊梁；他爲了和年紀相抗，所以不得不抬起肩膀來。衰老已經染白了他的頭髮——當他偶然脫帽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見。

雖然他強打起精神來站崗，他偏是踏上衰老的路途了。他什麼事都是馬馬虎虎的：當街上黃包車夫們吵鬧的時候，他總倚着酒店的櫃台看着，讓他們自己來個完結。

「年代是變了，變了，……從前那有這樣多的黃包車啊！」他對酒店裏的王老闆說。

「咳！照這樣敗下去，怕將來世界上會沒有個坐車的，全成了拉黃包車的世界囉！」王老闆也挨着櫃台，眼光可落上街心。話說完了，就一

呼吱——呼吱——地吸着手上的旱烟桿子，嘴裏鼻裏連續地全冒着白烟，一圈一圈的擠出來；飛不多高，就散成淡淡的茫霧，漸漸消失。第二批接着又上來。

「一代總是不如一代啊！」坐在櫃台角擦鞋底的老闆娘，也放下了活計，又進來說：「鼓鑿如我們這片小店，從前是如何地興盛啊！單是香烟，一天就要銷上幾十包；一到晚上，我們的櫃台外邊，總站滿了拉車的啦，還有那些年青的小伙子啦，你一杯我一盞地大家灌着酒，瞎撩天。現在呢？——祇不過六七年，唉！可難得有兩個個人來光顧這裏了！」

「咱們窮的越窮他們有錢的可越來越多！」他感慨似地說：「咱當年在方族長家當他姨太太的馬弁時，不知他媽那兒來的錢：一天到晚打牌，跳舞，嫖賭，一輪就是幾百；買一隻他媽的戒指，至少也得個兩三千。哪，只那末寫個鬼畫符的條子，那些洋錢鈔票就全走銀行裏跑來了。」

「到天亮時，咱才把她從跳舞場接回來；正要睡時，旅長也家來了；咱就得侍候他啦……咱

直沒有個睡覺的時候。」

「老了，你也抖過一陣子嗎？」

「抖誰說不上，上士班長可還當過幾年——身上上邊少說些也會帶過七八次花。」

「你有女眷嗎？」老闆娘問。

「女眷？」他像給人打了一拳似地，臉上全冒出一條條的青筋；眼裏放出凶光，瞪着對街的白牆。「不談了！——女人是沒得一個好良心的！操她媽的，嘿，老闆娘！這倒不是得罪妳呢。」

「就在我那年打仗帶了一個大花，——屁股裏攻進了一粒子彈，她跟人跑了；連小把戲也不留一個給我的，都帶走了！——我是挺喜歡我那兩個男孩子的呀！」

「第二年我在咱鄉下左近見到她，——前一年我爲找尋她氣瘋了，已被歇了職。——我便上前抓住問她，叫她跟我走；她媽的她反不認我，喊出她的野男人來將我打跑了。我的小手把戲們一個也沒見。」

「從此，我便死了找她的這條心了！我又回到方族長家裏，請他賞個事情給我做，——那怕派我當敢死隊，我也不回頭哪！他叫我跟他的新姨太太——那是第四個。」

「唉！……」老闆娘的眼角上似乎有了水。王老闆嘴上的旱烟袋，早冒不出烟；雖然他

仍含在嘴裏頭，不作聲地看了看這另小店，又看了看坐在櫃台上的他的老副娘。

「我一個人，也就混到這這一把年紀了，五十多歲了。」他這樣結束說，摸了摸他的下巴子；雖然那裏是不留鬍鬚的。

老副娘抬起頭來細細地瞧了瞧這位老英雄，真的很老了；腦杓上的皺紋，已經有了好幾道；皮膚早乾枯了。

「我也有五十多啦，可是，身邊一個兒子也沒得。咳！」王老副和他同情地嘆了起來。

「大約要換班咧！」他挺了挺腰背，預備走的樣子。

「回頭下了班，過來陪我呷盃酒，好不好？」

「好，晚上見！」

(中)

他回到警察分所時，電燈已經關了，他摸到自己的床邊，頭昏昏沈沈地倒下去；弟兄們的打鼾聲，使他一時不容易入睡，儘在床上轉輾地打着翻身。

白天的事情，開始在他的腦膜上覆映着。

真的，只有王老副才是他唯一的知己。王老副說的話可不錯：

「吾們都是五十歲的人了，還能有幾十年過？目前還不「得樂且樂」的愁些什麼呢？就算有

個三長兩短，——最遲到一百歲也是死。——省得在世活受罪！」

「沒有兒子倒好，少個累贅。現在一個人還顧不了自己，有了兒子也是惹他們受罪。嘿！——養兒防老？」現在的小子，有鳥用！」

「現在怎樣，就這樣混過去。到死的時候，就蒲包一捲，埋他媽個臭蛋。——這總比死在戰場上來得舒服些。」

「王老副才是真明白自己的。他說的全是自已心中要說的話。五十多歲哩，一個親人也沒有，活着也不過敷衍而已；自己再能做什麼呢？」

肚子裏的酒精在作祟，一直使他睡不下。

第二天翻開眼皮的時候，太陽已經染黃了窗紙，四週只是幾張空床。

「呵！怎麼今天起遲了？巡長大概已來查過吧！」他匆匆地起身，幹完了應做的事。

「怎麼？老丁起晏了！昨晚睡在那個姑娘家的？」弟兄們都來尋他的開心哪。

他爲了躲閃他們惡毒的眼光，於是孤寂地站上了石階。春天的太陽晒得他身上有些發燒；幾支麻雀兒在他頭上不停的叫着。

「唉！又是春天了。」他輕微地感到春意的壓迫，眼中幻出故鄉的一幕春景，那是多有意思呀！

那時他三十歲還沒到，自己種着自己的幾畝

田。種不了多少地，他就抬起頭來看看；遠處的山穿上了一件綠襖；這山下近水的地方，隱約可以瞧見幾匹白色的小山羊，羊身子傍站着他的大兒子。

太陽走到頭頂的時候，他的女人送飯來了；他的大兒子也過來；大家一起坐在田埂上吃飯。

不知那個遭天殺的，弄得打仗了！那年大兵經過他們的村莊，踩平了他的田；燬了他的屋；拆了他的家；末了，把他也帶了走。

他想到惱恨，憤懣處，用力踩着石階，像好將它踩進泥裏底都個樣子。

午後。

到了換班的時候，他又站回到那個老地方了。

「王老副！今天生意好啊？」他揷着鎗蹣蹣進了店屋。

「唔！老丁，還不是一樣？」

「咳！正是一年不如一年。他媽的。」

「唉！一代一如一代了哩！」

「你抽烟嗎？」王老副敬上一枝烟捲兒。

「呵呵！……呵呵！」他臉紅地接了過來：「這東西是有幾年不會上嘴咧。」

「咳！一代不如一代了呢！」

「你們一天能有多少生意哪？」他噴了一口烟。

「以前至少也有個千兒八百的，——現在啊

，三百塊錢也很難得了！」王老頭婉婉地說。

「以前吾們用了人都照應不還來的。」老頭娘說：「現在光是兩個人都嫌閑得沒事做了！譬如我，不拿點鞋底來擦擦，真要愁死啦！這樣弄弄，到底也能貼進幾個來的呀！」

「……」他只噴着烟。

「丁得勝！」從街心裏擲來了這個聲响。

「誰？」他轉過頭問。「哎喲！」是巡長！他吃驚地站直了；右手行了一個舉手禮，左手漸漸地下垂，——一小截烟捲掉了地，移條腿子過來一踩。

「哼！」巡長冷笑了一下子：「這樣兒能當警察嗎？你真是越老越糊塗了！肩膀扛着，腰板彎着，這樣子回家去當老太爺才配啦！」

「胸脯挺起來，看！」巡長命令着。

他就挺起來，怪有勁底，肚子也跟着突得高高的。

巡長又冷笑了一下子，昂然地走了。

他若有所失地踱到街心。

(下)

晚上。不，還是黃昏，——太陽還沒落咧！

他昏昏沈沈地回了警局子，就倒在床上；失業——丟飯碗，這幾個字光在他腦袋裏打着花星子。

「自己是個單身漢子呢！活着爲了什麼？還

有什麼活頭呢？」他想着想着，彷彿有一支手叉着自己的頸項，用力地捏着；他本能地搖搖頭，好像是給它個回答；那支手鬆開了。

「這樣老了，誰要我？難道去討飯，活着反受罪！」他又想到這上面去；那支手彷彿又伸上來緊蓋他的嘴，他的鼻，使他透不出一點氣；他感到窒息，氣悶，難過。

「我便這樣死嗎？」

「丁得勝！」一個伙件在門心喊他。這一聲才把他從幻想中拖出來，喊走了一切。那是喊他到局長室，他像早已知道一切地，走過去。

「丁得勝！」局長鐵青的臉龐坐在椅子上，用手摸着下頰的一撮西洋鬍子。「你可知道你早已過了做警察的年齡了？吾們都因爲你老邁，而又是個孤老頭兒，才讓你做下去。」

「是……是……是……」

「現在你倒反而自尊自傲起來，自以爲是個老太爺，什麼花樣都隨便做了。昨晚不知在什麼地方吃得醉醺醺地回來；今天大家起床了，你還睡着；你怎麼越老越糊塗了？」

「……」

「今天又發現你在街上抽烟捲兒，這是吾們做警察的最犯忌的事。吾們管些什麼事呢？吾們正在勸人不抽，這不是自己反打嘴巴嗎？」

「不過……」

「過失是沒有辯護的。」局長截住了他的話。「你到底老了，現在什麼也不必多問你。這裏是你本月的餉銀，你自己出去找飯吃吧！吾們已

不需要你了！」

茫然，他拿起錢，回到營房裏。太陽已晒過了窗紙，爬上屋脊；內房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他倒在床上，眼注視着天花板。

「一個人怎樣過呢？」他腦袋里又浮起了那支手，大的，黑的。

猛一眼他瞥見壁上掛着枝步鎗，那支手彷彿向他招着，搖着，漸漸地小了，遠了，他腦子裏清醒了許多；想起身胖子彈盒裏還剩下幾顆子彈，他取了出來，拿下槍，對準腦口試了試，只是手可够不着扳動槍機

他呆望着步鎗躊躇着。

有了，他解開褲帶，一端扣着鎗機，一端縛住右腳，上了子彈，把鎗兒豎在地上，鎗口對準胸膛。

他望望床，又回轉頭望望門外，——太陽已經躲跑了，月亮還沒升上來，也許沒有。天上撒下一層灰幔，把一切籠罩在朦朧中。弟兄們一個也沒有。

他心中感到空洞洞地，又似有一千個頭一萬個頭在尋路鑽出來；一霎眼時全靜了，什麼都靜了。——心臟都停止了跳動。

一個婦人，兩名小伙子在膠膜上映現出來

「我「起來」了！……」他閉上眼睛，關住了，拒絕了一切；將右腳用力踏了一下。

「砰」的一聲，他鑽倒在地下。

——三二、九、二五清晨脫稿於古城捕政園。

(完。)



搬家之前

嵐影

我已經很大了，但是我所賺的錢，每天祇能够供給我自己半頓中飯，因此說起來很慚愧，我祇得仍舊住在我的父母的家裏，依靠着他們，我的母親派我住在客堂裏，那是因爲七年來，我們家裏的人口逐漸增加，而我們的三房客卻始終不肯搬走，事實上除了客堂，另外也沒有我可以安床的地方了。在這種時候，憑我現在這樣一個人，能够有這樣的寢處，我很知足，而且我也應該很知足。但是，假使我能够自己獨佔一個房間，那該是多麼高興呢，即使祇是一個小小的亭子間也好，總比人來人往的客堂要高明一點。

我懷着一股希望，朝着這個目的進行。爲了要想滿足我這個希望，我在公司中辦事時，開始特別地小心，戰戰兢兢，無非想升上一級，能够多得一點薪水，好自己租房子。然而，事實往往出於意料之外，公司營業不振，不久，爲節省開支起見，裁去了大批職員。論說裁職員已經很不合情理，偏把我又裁進了裏頭。從此，我連半頓中飯也沒有了，眼看着自己往後直跌，雖說我那個希望竟又遠上一二十里。除了搖頭嘆氣，我只

有悶聲不响，計算如何另謀出路，此外，或者只有牢騷而懦弱地自言自語：「倒霉！算我倒霉！」

一個希望——一個獨佔一個亭子間的夢失敗了。

然而耶穌自有道理！

正在這時候，姨母從青島來，在威海衛路頂下了一宅小洋房，她居然願意讓我在她那裏。她把這層意思對我的父母和我表示了，並且說：「三層樓的亭子間濶濶一個人住住很舒服，空氣不壞，光線也充足。」她這樣待我，請我住在她的家裏，雖說要我幫她理家務，課讀表弟表妹，其實她喜歡我是真的，因爲，說實話，理家務和教小孩的才分，我的表姊比我強得多。

我得了這段話語之後，心裏快樂，於是收拾收拾，把應用的物件整理起來，只等姨母進宅的那天，我也進宅。可是，整理的結果，我沒有床，一向我所睡的那張床是我的母親的，是我的母親從香港帶回來的，不是我的。我沒有桌子，也沒有櫃子，連箱子都沒有一隻。所以，假使我要

搬家，其實只是「搬人」而已。結果，總算由姨母給了一張床與我，又答應我把我的衣服暫時擱在她的衣櫃裏。這樣，醞釀建議中的搬家算是有了眉目，有點像樣起來。

讀書的人沒有桌子總不是事。因此，我又覺得無論如何我應該預備一張書桌才好。金泰木器店的老闆我是認得的，我想，我何不和他商量商量，向他買一張便宜的書桌來將就着用呢。於是我決定要買，心裏說，即使把僅有的幾百塊錢都化了也不妨。可是當我發見我所有的存款，就是付作最低售價的定洋還嫌不夠時，我的心冷了，乘早把「買」的念頭丟開一邊去！

「我想買一隻寫字檯，但是我付不出錢！」在無可奈何之餘，我似乎曾經向我的「甜心」說過這樣一句話，說不定他會幫助我！

「不要緊，你的姨母一定會給你付錢的，假使你的母親不給你買。」這是他給我的回答，說得很好，聽上去既溫存又不叫人生氣。然而實際上卻是絲毫無濟於事。我沒有想到他也一樣的沒有一點辦法。

無意中我又開始爲了缺少一張寫字檯而時常覺得不快活！說起來我倒當真好像是一個容易動感情的人！

同學汪蘭，不知道我心裏正忙着搬家，聽說我鬧着無事，專誠跑來請我去替她的哥哥汪滋整

理書籍，編寫書目。我因與汪蘭自幼同學，所以想也沒想，一口就答應了下來。從那天起，每天下午我必到汪家去工作兩小時。他們就住在蒲石路上，離開我的地方不很遠。如此抄錄了兩個禮拜，我所得到的，除了兩頓茶點之外，就是多知道了一些書名和牠的作者。他們待我倒是挺客氣的，祇是他們家裏除了汪蘭和她的哥哥嫂嫂外，沒有別的主人。他們的父親在天津，所以有時候他們都出去了，叫我一個人坐在書堆裏，微風颯處，怪怕人的。

這時，威海衛路的房子，還在粉刷修理中，搬家的事還要耽擱些日子。

每天我到汪家去，每天我看見汪家的五張寫字檯，不免要牽涉到我正缺少着一張寫字檯的事上去，心想：一家子共總三個人，究竟用不着許多寫字檯，一樣空着，借一張給我不是很好嗎？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把這意思向汪蘭說了。汪蘭當即直截地回答道：「這些寫字檯都是我的哥哥的，你要，直接問他好了。」原來三年前汪伯母臨去的時候，已曾給他們兄妹倆分過家了。一旦分了家，什麼事都得各歸各，分別料理。

「汪先生的書桌可真不少！」偶然又有一天，當着汪蘭，汪滋，和他的太太我這樣說。

「笑話！笑話！都是些舊東西，卻是很佔地方，我正嫌牠們擠人，實在說，潘小姐無論看

了那一張，儘管搬回去就是了。」想不到這幾句話倒是正中下懷，好像他已經知道我要向他借書桌似的。

「當真？」我不自覺地追了他一句。

「——！當然！」

寫字檯有了着落了！我把正想向他借一張寫字檯的話說了出來。他毫不遲疑地回答道：

「可以！可以！」

「我能够馬上叫人來搬嗎？」我是天生的急性子。

「我看——今天已經不早了，老虎車怕不容易叫，明天再說吧！」他說。

書目編錄完竣後的一天，我最後一次爲了書籍的事，再到蒲石路汪家去，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後，我又問起桌子的話。他問我要那一張，我說隨便那一張都行，最好借給我一張比較最小的，因爲我的那間房間就很小，太大了可是擺不下的。

「那末讓我把那一張比較小的書桌清理一下，叫他們搬到樓下來，明天您着人來拿好了。」他很大方的說。

我們已經說定，第二天，可巧天降大雨。幸而下午雨勢轉小，時而落，時而停，我差女傭人去叫老虎車，回來她卻叫了一輛小場車來，並且報告我：東邊馬路上有大水，弄堂口也稍有積水，講好的車錢，比往常加一倍。我的母親勸我過

一天再去，我因爲已經和人約好了的，怎可不去，沒有聽她的話，別人又認不得汪家，而且車子也已經叫來，不好打發，母親拗我不過，就叫女傭人跟我同去。

雨濛濛地下，霞飛路上清清爽爽，祇有比往常格外的乾淨相，誰知道一到了蒲石路，竟是大水漫漫，人行道埋沒在水裏，大廈商店，都好像從水裏衝出來的一樣，置身其間，恍惚中彷彿重新又遊到了威尼斯地方。

拉車的人不作聲，安閒自在在水裏邁着大步；我是爲自己的事，卻也沒什麼說的，況且穿着膠皮雨鞋涉水玩，倒也很有趣；只有跟我而來的的女傭人，不免噁哩咕嚕。

汪家所住的地方特別低，因此水也更深，女傭人爲討好於我，一定要負我進去，還說我長得不大胖，就是兩個她也背得動。我卻不過她的情，伏在她的背上，讓她駝我過去。回想從前小時候，傭人們背着上學的情形，不禁笑了起來。

汪滋不在家，據說在隔壁張家看小牌，汪蘭上班去了，祇有汪太太在家，我心直，暗想：汪太太在家不也是一樣嗎？但是汪太太說，她有長統靴，願意義務去把汪先生請回來，好在很近。我對於她的熱忱，十分感激。

汪太太去了有二十分鐘，終不見有回音來，女傭人不作聲，拉車的人卻漸漸不些不耐煩起來

了。後來，多虧汪家的傭人冒着水替我到表家去了一趟，這樣，又過了有一刻鐘，才看見汪滋慢地走過來。

他把我讓到客廳裏，請我坐下，大約有三十分鐘，我們彼此都不開口，隨後又是半晌，時間在莫名其妙的乾咳中溜過去，這才見他喘喘地說出話來：

「那張桌子，我的太太說，她自己想留著用，我替你另外借一張好不好？」

沒有聽完他的說話，我就覺得我自己的臉已經熱而且紅，一股火氣從心裏直衝上來，當時我真想給他一個耳摑子。這是實話，我的火氣真有這麼大，但是我的手仍舊一動也不動，牠根本不知道怎麼打，一種不可知的力量在內部鎮壓着。我心裏打算罵他一頓，可也不知怎麼罵法才能叫人痛快。我想說：

「你若是不肯借，你就說你不肯借不好嗎？既已答應了人家，又和人約好了日子，這時候人家來拿了，又說出不借的話來，你是個孩子嗎？你這個人——」

但是我沒有說，安靜地看着他。
「我另外替你借一張——」他再說，他的臉色卻也紅得可憐。

他祇說另外替我借一張，卻不說另外借一張給我，他不是有好幾張寫字檯嗎？
我暫時不接他的話，我看着他，我看着他的

眼睛，我想經過他的眼睛看出他這種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謝謝你，不用了，」我知道面子上人應該說的話，「再見！」
於是我走了出來。

不給車錢吧，拉車的人總不能與我善罷甘休，只好把車錢付給他，人家到底也白等了那麼半天的。女傭人跟着我白跑了一趟，心裏很不痛快，又見我臉色不對，於是裝出笑臉現着一付尷尬的樣子來對我搭訕着：

「真正——阿要觸霉頭！」
回家後，我的母親看見我這樣垂頭喪氣，竟自到房問那女傭人去。如果這時候還要來問我，說不定我就會哭起來。

事情過後，我還怕汪滋難以爲情，曾經去拜望他，卻沒有會見，又會寫信給汪蘭，也至今沒得回音。這真是莫測高深了。隨即我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這時候姨母的房子已經拾落好了，姨母親自來告訴我們搬家的日子，並且關照我在搬去住的前一天先把自己的東西檢點檢點。

我終於要搬了，沒有桌子，沒有箱子。但是這些瑣事我連想都不高興想，不是說「船到橋門自會直」嗎？等到十分需要桌子的時候，桌子自會來的，再說，爲了一張桌子，受上些氣惱，也太不值得了。

「離開自己的父母，你要格外地聽話些。」
我要搬了，我的父親把一肚子的真話歸聚在這一句話裏，叫我自己去體會。



維他多勁

延年益壽 補腦第一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五一

長篇
小說

三眠 (五)

勁風

「前事述略」大學國文主任徐逸民，戰前境遇頗佳，戰興，抱定澹泊明志主張，以待時清。巨秦遍地不安定的生活，有如驚濤駭浪，把他全家捲入了隱貧的漩渦。太太素稱賢能，然因病，染上了嗜好；四個兒女，頗擬兼學就業，圖分家庭擔負；逸民於是決意實驗某種計劃，據說十星期左右，即可致富。殊不知人皆鬼域，逸民剛一出馬，即遭連兩番波折。十餘星期的期限，已去了一半。惟逸民智機絕倫，堅毅沉着，並不因小遇波折，遂萌退志，反而提起精神，勇往直前，再接再厲！

三·黑影

這裏別有天地！

與其說這是世界上的一隅，不如說是地獄的模型展覽。這裏也有燈光！強力的電燈，和五彩的霓虹光，燦爛耀目，發出誘惑的彩色，但這種彩色映照所及的範圍內，籠罩着厚厚一層可怖的氣氛，因為在這氣氛之中，人們十之九都面無人色；灰白，失望，喪氣，嘆息。雖也有一兩個興高采烈的，却矜矜得像發了狂的人，行動是那樣的浮躁，不自主，這，正是表顯他們已經失去了靈魂，只是一塊行尸走肉。

在這罪窟的許多單位中之一，大門側邊，我們發現了可愛的士琪！在這些人影，不，在鬼影憧憧的路側，

一塊較暗的街角沿上，她靠着牆邊站着。她的姿態表現着胆怯，同時也表現着勇敢。

往來的人，雖是心有專注，但也有些比較心閑的，都向士琪投射着一種驚奇懷疑的眼光；這很足以證明她並不是他們的一類。

「小妹妹……」也有這種下作冒失的東西，胆敢向她招惹，但一見她正色凜凜的氣派，下半段話不由的嚇得自己咽了下去。

士琪當然不把這些東西放在眼下，她心目中只有一個目的，所以她的眼光只專注射在這偷罪窟的大門上。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城市時裝的，鄉下土氣的，都由這門大門香進吐出。進去的，都好像負着某種重大使命似的，倉匆匆地隨着人羣魚貫而入；出來的却好像戰場上負了傷的小兵，顛蹙着，踉蹌着，溜了出來；有些又好像做了很大的虧心勾當一樣，來不及的跨出了大門，便混入人羣中，向較暗的街面，沒入了去。

「何苦來！」士琪似乎覺這些靈魂失魄的一羣嘆息着。

同時她也表現着焦急，全身的重量，時而換到左腳，時而換到右腳。猜想她站在這裏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

「噫！」很尖銳的一聲驚呼，亂破這淒淒汚穢的空氣。

「噢，姐姐……」士琪跟尋這尖脆的聲喚，發現了士琪從對街人流中閃出身來，向她這邊撲奔了過來。她站在原地沒有挪動，好像這塊小所在是她的崗位，又像她的堡壘，只抬起一隻手向她姐姐招着。

「噫，琪，……你瞧……」士琪一面跑，一面說着。

「姐……！」她的聲音也有些抖顫了——好像剛在學飛的小鳥兒，一股勇氣的展開翅膀飛起，却沒料到會落到了這片穢惡的叢林中來似的。

「你……這是怎麼說……？」士琪雙手捂住胸口，喘息着。

「我待了半天哪，二哥一直不出來，真急死了。」

「現……他也來哪？真胡鬧……。」

「他昨晚對我說起，又不許我告訴人，我因為不放心，所以跟了來！」

「到底爲了什麼哪？」

「上星期我們商量過的話，你忘了，姐？」

「什麼話……？」士琪一面問，一面搜索着，「哦……」她似乎記起了上星期的事，「噫，那不過說說罷哪，誰叫你們！」

「爲什麼說說就算了？」士琪似乎不滿意，預備辯論了。

上星期。

四個孩子在這四五個星期內，都嚴謹地守着逸民給他們的「君子協定」十個條件。他們的舊曆常按着日程，出外上課，在家操作。對於逸民的行動，四個人並沒敢探問。在前個三四星期內，他們只注意到逸民略有

些失常。他們認為這僅僅是在忙於進行計劃中必有的情形。

直到上星期某天晚上，盧莽的九氣把他們從夢中驚醒了之後，他們才探得了一些關於逸民的消息。這是士琪的謀略——在樓梯上黑地裏，士琪叫他們，哥哥姐姐都回臥室，她獨自一人，輕輕地探探着下樓來，伏在門後暗處裏，把逸民和九氣的對話都聽了去。

第二天趁逸民沒回家以前，四人會商了一陣。根據士琪的報告，他們對於逸民的進行，仍舊百分之百的通過了一信任案。「這是當然的，因為他們信任逸民，他們的爸爸，是一個奇人——無論將來是成功或是失敗。

可是在幾個孩子談話中間，他們發現了一個要點，關於他們父親精神上的的一個要點。逸民素日是一個近乎樂天觀念的人。對於任何問題，都是本着研究的心理去看，去實驗，精神上老是那麼寧靜，安適態度上老是那麼瀟灑自如。

這固固然碰着了一個人生轉變的大問題，但依照他的個性，決談不到有什麼叫他的精神突起變化的可能。這是他的朋友和孩子們信任得過的。可是在孩子們眼光中，逸民在神情上，似乎有了這麼一點點改變似的。

「我不相信爸爸是因着遇見了什麼打擊。」這是士琪的意見。

「可是他的神情之中，好像很不安定。」這是士琪的疑點。

「也許是擔着心，怕不能按期實現他的計劃？」這是大哥士玉的猜想。

「那是你們把爸爸看得太平庸了，」小病夫士瑞嘆了一口氣。「他要是話說出來了口，必是有十分的把握，有了把握，一定把一切風險早打算在內了，所以決不至於爲了受一點小小波折，就會放在險境上的。我看……！」

「對了，」士琪插口了，「照爸爸的行動看，他仍是那麼有頭緒，一點也不發愁，焦急……只是好像有些傷感……好像有什麼事……或丟掉了甚麼……叫他很傷心似的……！」

「對，」姐姐也插口了，「是傷心，決不是事業計劃上的，好像是一個情人，失戀了似的……。」

大哥看了士瑞一眼，沒有說甚麼。

「失戀……？」士琪裝着有些奇怪的样子。也許想趁機會打趣他姐姐幾句，一時又怕引起了她傷心，所以頓住了。確實，士琪這時候似乎是正嚐着失戀的苦杯似的。惟有同病，才能知道彼此的痛苦。

「爸爸是四十多的人哪，」士琪一片天真的發揮着。「四十多的人，有妻子兒女一大堆，還能又走上『戀愛』的路？」

「噯，」大哥這學者也插口了，「琪妹，有一本書你想必沒念過！」

「我知道是什麼書。」士琪接口了，她自命是紅樓夢裏面角色，所以很留心這一類的事，書也比較看得多。「我知道你說的是你書桌上放着的那本『The Second Youth』對不對？我略翻過了幾頁，好像是說，男子的『第二個青年週期』是在四十歲以後……男子過了四十歲，要是環境不十分滿意……。」

「你胡說，」大哥好像老教授對付孩子的口氣，「我說的是Men Begin At Forty是戰前銷路最暢的一本書……。」

「這與爸爸的事有什麼關係？」士琪耐不住了。

「我因爲看了那本書，所以感覺到爸爸這時候，雖說因爲愛我們，願意替我們犧牲了他平日的安寧生活，志願，但我覺得他好像一支『孤軍』……單獨的奮鬥着，沒有商量，沒有鼓勵，沒有安慰，——冷冷清清，獨個子的狼命的前進着……！」

「雖然。男子四十到五十，確然是一個危險的時期。自暴自棄和那些未老先衰的陳尸，當然自認距死不遠了，只是等死。只有那稟賦較厚的，心志高大的，體質強旺的，到了這個『第二個青年週期』的時期，一切修養到了分際，他們打算要動了，要正式幹事業了。可是，也如同第一個週期的青年們對於愛的追逐一樣，他們在這生命的第二週期青年內，也需要安慰，鼓勵，親切，體貼，尤其是在遭着打擊，煩惱，或耗費心血，廢食不安的時候。

「這叫我們有什麼辦法呢？」大姐，這多情的角色，感覺到十分失望似的。

「爸爸常說『書』就是他的情人……」士琪有些老氣橫秋的意思。

「那只有希望媽……」士琪低聲的自言自語着。

「唉……！」四個孩子一聽見提到母親，同聲的嘆息了。

他們往下討論着「她」的事。他們想了許多計劃要把她拯救轉來。可是大哥很諷刺的說他們是做着一「天方夜譚」中的奇夢。

「可是我們至少應當知道她究竟在幹什麼，不是嗎？」士琪主張着。

「這嘛……」士理又把話吞下去了。有病的人，心思是比平常人要警覺些，並且多半有些神經過敏。

這是上一星期的一番小經過。可是誰也沒料到士琪預備去實地做一回英雄。他從那位三叔婆家中探聽出了母親的行踪，佈置了一個周密的計劃。臨到要進行的頭天，才告訴了士琪幾句話，因為她是他的同調，比較說得來。

第二天，那位長久沒上門的建生，士理同學，士琪的朋友，忽地光臨了。

「噢，建生！」士琪感覺到十分的興奮，同時也表示着有些怨怒。

「因為事情忙，功課也忙，抽不出空來看你。You See Very Sorry。」

因為他說他是擅香山的華僑，祖國的語言不大熟習，所以每句話，多少得換入幾個外國字。

「這也沒關係，」士琪冷冷的回覆了一句，但士琪是富於感情的人，說了這句話，立即感覺到太冷，於是立刻湊了口氣。「也是由於我太忙，不是嗎？不然，我還是不能去看你？」

「可是未必非得我對你，Don't you see？」上回我Linda來了，給我帶來了很多錢，我Father給的，還有

很多你喜歡吃的Chocolate，本想給你送來，都被那羣同學搶破搶壞了，略。」

「今天怎麼會有功夫來……」可惜士琪士理都有事去了，不然留你在這裏便飯……」士琪瞧着客堂的鐘，已經指到六點半了。

「不，Linda，你爸爸也許就回來，我害怕跟他談話，因為他老是在問着功課上的話……」哦，我就是來要告訴你，關於琪同Champion的事。」Champion是士琪在學校裏所得的綽號。

「他們什麼事？」士琪本來有些奇怪，因為兩個人從來沒在外面耽擱得這麼晚。

「我上法界看朋友去，一個同學，在中國地界轉角，看見了他們一個前走，一個遠遠的跟着，向Den那些地走去。我很奇怪的。」

「什麼Den？」士琪不明白。

「唔，」建生打着手式，「就是這個。」士琪這才明瞭Den是什麼可是一時想不出道理來，也沒有記起上一星期會談的那些話。建生又扯談了幾句，告辭走了。

建生長得高高的個子，肩背寬厚，紫紅色的皮膚，明星模樣的輪廓，是青春期的女子最合理的對象。無奈這位建生，老是那麼滑溜溜溜的，像士琪這麼老實忠厚，那裏是他的對手，又那裏提得他住？

士琪送建生到院子門外，建生跨着富有彈力的大步，吹着多個河的情調的口哨，頭也不回的去了。士琪依在院子門口，直瞧到建生轉了身，消逝了，才猛地想起

忙及地將簡單的晚飯安排好，士琪也湊巧由學校回來，士琪只囁了幾句話，便按着方向，往D的方面趕。至於到了地點以後的問題，她絲毫也沒計及。

這真是一種新奇的探險。要是叫一個沒有打獵經驗的人，忽地投到一座險惡森林之內，他所經受的恐怖驚駭，也許可以與士琪這時所遭遇的情景頗相彷彿。這裏有驚鳥的飛撲，有惡獸的吼叫；甚至一棵樹枝的顫動，一片枯葉的音響，都可造成極大的恐怖，叫身受的人，戰慄不已。

人們是那樣的猙獰，他們的眼光是那樣的歹毒，一眼投射過來，你的心靈便感得一震，他們的聲音是那樣的刺耳，口內充滿了污穢，惡咒，滲夾在那含混不清，滿口惡話的語句中，從口裏噴了出來，你覺得空氣中，都噴的沾了毒藥。這裏可說從來沒有過新鮮空氣的流動。

在士琪的幻想中，這些似人的獸，都好像有意的在威嚇她，有的甚至攫拿作式張牙舞爪，向她預備撲過來。她只能很機警的左右逃避着。唯一的希望，就是巴不得立刻找着士琪士琪。

士琪在大街上一面走，一面左右張望，正是日落昏昏的當口，燈光雖明，但天空尚有落日的餘光映照著，兩種光的激鬥反而叫地面上顯得昏暗朦朧。她細心向前探尋着，轉過了一二條街面直到穿出了這罪窟的圈子，行人漸稀的地方，重又回到走着。這樣往返約有二三次，却始終沒看出士琪隱身的所在。她有些失望，認為他們姊妹二人，也許鑽到窟內去了。

正在焦灼的時候，一團黑影面面相覷，似乎有一個人影，這才發覺了這會邊士琪的兩位。姊妹二人見面問答了幾句，士琪剛想發揮她的理論，士瑛早把話岔開了。

「眼面新的問題，就是怕爸爸在家會……最好把琪弟找出來，一回回去。」

「我進去試試聽，……姐，你可得緊守在這兒，離住門口進出的人，眼睛皮兒都不能眨呀！」

「那，恐怕不好，……這是什麼地方！又沒車過，知道有些什麼規矩？」士瑛是一種老實的打算。

「我親眼瞧見二哥進去，也沒人攔他！」

「他是個男孩子，跟在人背後，容易混過，我們……」

「我們不是人嗎……？」

「這不是抬槓的時候，琪，……我們得小心一些兒事。」

「這很困難，聽說裏面地方很大很亂，我們只能一人進去闖，一人守在這兒，……否則二哥要是走了出來，還沒人知道呢！」

「這個……」士瑛透著很困難。

「這麼難，姐，我進去試試，不到半個鐘頭出來一次——不替我找不到進去再找一次，……要是沒有危險，第二次你也成……。」

「這也不是妙法兒，」士瑛是不輕易決斷的人，換句話，也許她是屬於優柔寡斷的類型。

「唔，姐，你太婆婆媽媽哪！」

「不是，我還有個疑問，……他準知道媽是在這一個屋子裏嗎？」

「這，我也不清楚，據他昨天的口氣，似乎都打聽明白了……要不，我想他決不至於這麼冒失……二哥近來變得更沉着了！」

「好，那麼我們假定媽是在這兒，再假定他在裏面已經找着了媽，也許在那兒守着媽……否則何至待這麼久，大概也有二三個鐘頭呢……！」

「那這好辦，只要兩人在一塊兒，更容易找着……」

「還是我進去試試，你太猛些個……！」

「不成，你那眼睛不成。」雖然，士瑛是一雙近視眼，又因為怕損了美觀，竟不肯用眼鏡。

「要不，咱們倆一路進去，也有些商量——看事行。」

士瑛被姐姐纏得脾氣來了。她預備再守候幾分鐘，只等一個機會——有什麼整齊一些的婦女要進去的時候——就可隨着一齊混進去。這純潔羔羊的心田裏，從來不會有個這種積惡經驗的痕跡，何從知道這種地方是沒有一切正當限制的？

士瑛似乎看出了士琪的心事，便攔住了士琪的一隻手。

「姐……！」

「什麼？」

「你怎麼這麼胆小？」

「不……！」

「瞧，天道無私，你的手這麼涼……還帶着哆嗦。像小母親一樣，她把姐姐攔過來貼着自己，正預備假裝過去。」

「二哥……！」又尖又脆的一聲，把正朝門外走着的一羣，都吸引住了。

晚上十點敲過之後，因為害怕爸爸知道他們的秘密，四個孩子，躲在三層樓士瑛姊妹的臥室裏，熄了燈，要聽士瑛的報告。

「陌生」的面孔，自然有「釘子」（眼線之流）釘在身後，尤其是單身客人。這釘子的使命一直執行到你上了手，做了幾番交易，不會現出「不規則」的行動的時候，方算完畢。否則必須要看到你一個水落石出。萬一看得密眼，你就得有麻煩上身了。

士瑛就遭到了這種麻煩。他的目的是在探尋母親的踪跡，以備下手挽救的地步，因此不費「釘子」多少心血，就發覺他的來意「不善」。

「這釘子」小脚色」便把他當了「生意」報告了上一層，所謂緝察的，由緝察的示意讓他「出聲」。

「做什麼？」士瑛發覺肩背上給人重重的拍了一下。

「唔唔」眼睛珠子彈了出來，「有事體，做什麼，唔事體，唔。」手向門外一指「……夾起尾巴滾滾滾個蛋……！」

（未完）

SHANGHAI PENCIL CO.

品出譽榮廠筆鉛海上

牌星三 牌星五



標商冊註



有到
處售

號四二之路淮家徐界租法海上

號之〇〇八六話電

324 ROUTE DE ZIKAWEI SHANGHAI
TEL. 68003

做廠係國人集資經營精製三星牌各種高等鉛筆拷貝鉛筆價廉物美
美全國書業界暨各業均樂於採用認為質地優良為國製鉛筆業之
翹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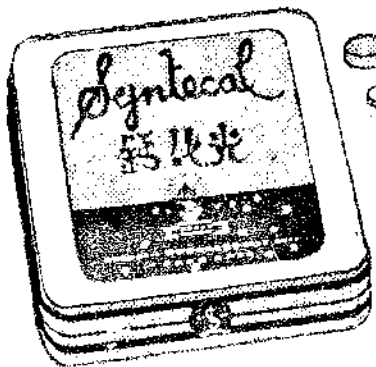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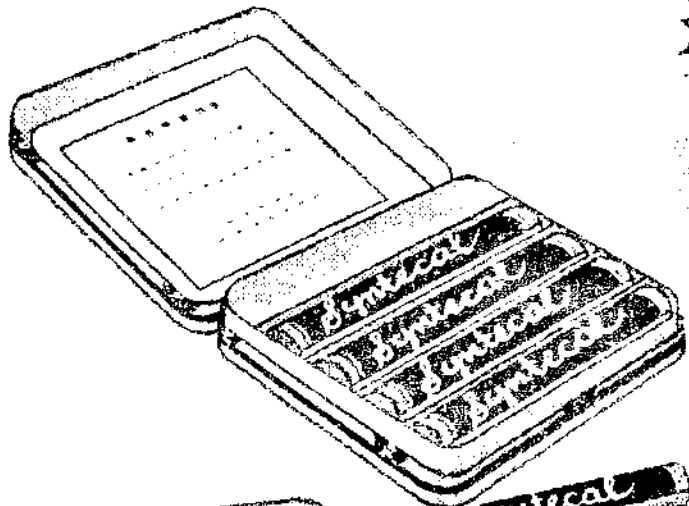
出	300	普	通	鉛	筆	3240	高	等	製	圖	鉛	筆
品	330	高	等	鉛	筆	339	大	橡	皮	頭	鉛	筆
種	333	高	等	鉛	筆	345	拷	貝	鉛	筆	筆	
類	324	高	等	製	圖	鉛	筆	369	全	紅, 全	藍, 紅	藍

光化鈣



Syntecal

效
健腦壯骨
固齒益肺
增加體力
補血助消化
充進新陳代謝
會和神經興奮
新年送禮
最為相宜



上海光化製藥廠出品

地址：上海（博覽會場）二一八號
電話：一三二八一